

田 参

I 246.4

IZ L - (3)

蜀山劍俠傳

墨珠樓著

蜀山劍俠傳十五集繼續出版請閱者注意

旧多  
I 248.4  
HZ L (13)  
04

# 蜀山劍俠傳

還珠樓主著

第一回 重返珠宮一女無心居樂土  
言探弱水仙源悵望阻歸程

第二回 虎嘯龍翔衝波戲源  
山崩海沸熔石流沙

第三回 光騰玉柱貝闕獲奇珍  
彩煥金章神奴依女主

第四回 茫茫熱海巧拯同枝  
烈烈狂飈生擒異獸

第五回 都火梵唄毒煉少林僧  
撒手烟雲驚逢鐵傘道

第六回 揮寶扇祥光驅邪祟  
服真水脫骨換靈胎

天津人民圖書館  
藏書圖記

24433

第七回

本是雙清翻成投懷燕  
劇憐同病難爲比翼鷗

第八回

犯珠宮一妖授首  
遊少室二女尋真

# 張記租書處

南市榮業大街九號三十二號

## 第一回

重返珠宮一女無心居樂土  
言探弱水仙源悵望阻歸程

給他一頓亂刀砍死。再將他一顆狼心取出來敬神吧。三女聞言。果然取了三把快刀。一齊下手。俞利十年爲惡。一旦遭報。當冬秀停手時。已是十層死了九層。僅止知覺未斷。那還禁得起這一頓板刀麵。幾下便自斷氣。冬秀恨猶未消。幫着三女。一陣亂砍。三女力猛手沉。不一會。砍成了一堆血肉。才將首級割下。從爛腸破肚之中。用刀尖將一顆心挑了出來。命老鐵將首級持去。掛在長竿之上。示衆。賊心用來祭靈。餘下賊黨。等候明日掃墓之後。再行發落。分派已畢。佬石已命宮中廚房。將酒食備好。設在偏殿之中。冬秀傳命。衆人散去。衆人那裏肯散。有那在宮牆外面擠不進來的人民。因隔得太遠。沒有看清公主的容貌。還想請求到殿階下面瞻仰。冬秀幾經命老鐵父子。向衆申說。天已不早。公主以後總算久留。終須相見。大家可以回去。各安生理。此時正在進膳。無須如此爭。衆人方才散了大半。那些烏兵。便由老鐵父子率領。各自歸隊。除惡行素著者外。餘人概行寬免。初鳳姊妹。雖然入世不深。

(1)

注：後面如將租書証  
意失去概不退押金

見冬秀處理井井有條。也都佩服。贊不絕口。初鳳在席間。笑對冬秀道。我姊妹三人。因受恩母遺命。不回海底。難免誤却仙緣。況且烏上之事。一槓不知也。難治理。我看姊姊。是個幹才。何妨便代我們。作了烏中之主。一則省得姊姊水中上下不便。二則也符烏人之望。豈非一舉兩得。冬秀笑答道。漫說我無此德能。昨日俘虜。今作烏王。難以服衆。縱然三位恩姊錯愛。如今賊首妖婦雖死。還有妖道。和一些餘黨未歸。適才在地窖中。擒兪賊時。妖婦已然驚醒。如非二恩姊。下手得快。出其不意。將他刺死。那滿宮中的無情毒火。轉眼燒到面前。如何抵擋。後來雖斷他是個障眼法兒。妖道是他丈夫。想必比他利害。三位恩姊。如不在此。留下妹子一人。孤掌難鳴。到時豈不也和兪利一般。任人宰割。況且全烏人民。思念故主。一念忠誠。三位恩姊一去。就說他們不真個相率投海。難道又任他等妖道回來。墜入水火之中麼。初鳳聞言。沉思了一會。便問二鳳三鳳。兩人怎樣。二女俱都附和冬秀的主張。三鳳更是堅決。初鳳好生憂急。少時用完酒宴。冬秀因地宮血跡污穢。便命老鐵父子。將宮中許多婦女。全數放出。本烏有家的還家。無家的。等到明日令行撰配。祇留下四名伏侍的宮女。另率人將

宮中幾具賊黨尸首。抬出掩埋。打掃乾淨聽用。當晚便請三女。離了別殿。宿在王宮之內。出殿時節。島民聞信。齊集別殿宮牆外面。夾道歡呼。一路上香花禮拜。燈爛輝煌。自有一番歡樂氣象。及至到了王宮。水起別殿之中。又更華麗非常。真是堂上一呼。階下百諾。起居飲食。無不精美。人情大抵喜新厭舊。海底紫雲宮。雖是仙宮。一則三女在那裏。生息多年。過慣了。不以爲奇。二則比時仙書未得。還有許多靈域奧區。未曾開闢。三則人間繁富。尙係初來。三女不能辟穀。海底仙藥。猶未發現。每日祇吃異果海藻。衣服更談不到。一旦嚐了人間滋味。又穿了極美觀的衣服。未免覺着人間。也是一樣有趣。除初鳳質厚心堅外。餘人俱有樂不思蜀之想。初鳳一再重提前事。二鳳三鳳。雖不會公然反抗。均主暫留。初鳳見勸說不聽。便對二女道。你們既願在這裏。明日祭墓之後。我祇好獨自回去。紫雲宮中。異寶不現。決不再來。冬秀姊姊。不能涉水相隨。下去須吃許多苦頭。你二人須記取恩母之言。紅塵不是久戀之鄉。務要早回。以免惹些煩惱。自誤仙根。二女不假思索。滿口應允。冬秀勸了一陣。見初鳳執意不從。祇好由他。因二鳳三鳳願留。已是喜出望外。便不深勸。四女在宮中宿了一宵。次



日一早起身。宮牆外面。已是萬頭鑽動。人山人海。冬秀安心顯示島上風光。早命老鐵父子。準備舊日愈利所用儀仗。前呼後擁。往方母墓地而去。因爲方母葬處。地勢偏僻。愈利本沒把此事放在心上。島民又祇知往方良夫婦廟中敬獻。方良死後。無人修理。墓地上叢草怒生。蓬蒿沒膝。三女自免不了哭奠一場。冬秀知三女對於世俗之事。不甚通曉。仍然代他三人傳令。吩咐如何修葺。祭墓之後。又往昨晚所去的廟中。祭奠方良。三女想起父親死時慘狀。不由放聲悲哭起來。冬秀恐島民看出破綻。再三勸慰才罷。祭畢出來。初鳳當時便要告別。冬秀道。大恩姊當衆回宮。恐爲島民所阻。不如晚間無人。悄悄動身的好。初鳳道。你們祇不想隨我回去便了。如想走時。何人攔阻得住。你可對他們說我姊妹三人。已選你爲島主。留下二妹三妹。暫時相助。我宮中無人照料。卽須回轉。他如相攔。我自自有道理。冬秀沉思了一會。知他去志已決。無法挽留。祇得在廟前山坡上。略改了幾句意思。向衆曉諭道。三位公主。原奉方老爹一命。來爲你們除害。事完便要回去。是我再三挽留。如今大公主極須回轉。海底仙府。向方老爹覆命。留下二三兩位公主與我。爲全島之主。命我代向全島人民告辭。

異日如有機緣。仍要前來看望。烏民因昨日三女已允暫留島不歸。先以爲初鳳覆命之後。仍要回來。還不怎樣。及至聽到末兩句。聽出初鳳一時不會再來。不由騷動起來。交頭接耳。紛紛議論。沒等冬秀把話說完。便自一唱百和。齊聲哭喊。請大公主。也留島中爲王。不要回去。冬秀見衆喧嘩。哭留正在大聲開導。忽見初鳳和二鳳三鳳。說了幾句。走向自己身前。剛道得幾句。姊姊好自珍重。除了妖道餘黨之後。須代我催二妹三妹。卽速回去。便不枉你我交好一場。說罷。脚一頓處。平空縱起一二十丈。朝下面衆人頭上。飛越而過。接連在人叢中。幾個起落。便自奔到海邊。冬秀連忙同了二鳳三鳳趕到時。初鳳已然縱身入海。脚踏洪波。朝着岸上烏民。含笑舉了舉手。便自沒入波心不見。烏民見大公主已去。挽留不及。一面朝海跪送。又恐二三位公主。也步大公主的後塵。紛紛朝着二鳳三鳳跪倒。哭求不止。冬秀知烏民不放心。忙拉了二鳳三鳳回轉。烏民見二三位公主真個不走。才改啼爲笑。歡呼起來。二鳳三鳳當日同了冬秀回宮無話。第二日冬秀命老鐵。用幾隻小舟。將俞利手下數十個黨羽。放入舟內。各給數日糧食。逐出島外。任他漂洋浮海。死生各憑天命。一面問了島中

舊日規草。重行改定。去惡從善。使島民得以安居樂業。因知妖道邪法利害。如等他回來。勝負莫測。仗着二鳳三鳳。精通水性。想好一條計策。派佬石選了幾十名精幹武士。駕了島中兵船。請二鳳三鳳。隨了前去。暗藏艙中。由投降的俞利心腹大官中。再選一可靠之人。充作頭目。假說俞利壽日。酒後誤食毒果。看看危急。妖婦因島中出了妖怪。不能分身。接他急速回去。有要事商議。等他到派去的船上。由二鳳三鳳下手。將他刺死。再傳俞利之命。說從妖婦口中。探出妖道謀爲不軌。祇殺他一人。命妖道船中所有餘黨。全數回島。聽候使命。等這些餘黨。回到島中。再行分別首從發落。以便一網打淨。佬石領命。便同了二鳳三鳳。自去不提。事也真巧。冬秀如晚一天派人。事便無擠。那妖道原本定在俞利生日那天。趕回慶祝。偏巧在洋裏。遇上一陣極大的颶風。連括了三日。妖道本領。原是平常。本人雖能御風而行。却不能連那兩隻大船。也帶了走。僅懸着一點妖法。將船保住。躲入一個島灣裏面。避了三天。容到梅裏風勢略定。俞利妖婦。業已就戮了。因爲俞利壽日已過。這次出門。從洋船上。打劫了不少玩好珍奇之物。另外還有兩個美女。滿心高興。打算把那兩個女子真陰探去。先自

已拔了個頭籌。再回島送與俞利享受。歸途中祇管同了盜船中兩個爲首之人。盡情作樂。一絲也不作忙。這一面二鳳三鳳。隨了佬石。到了船上。見茫茫大海。無邊無岸。走了半日。還看不見個船影子。一賭氣跳入海中。先想趕往前面探看。無心中堆着船底。走了一段。覺出並不費什大勁。前行了一陣。仍不見盜船蹤影。姊妹二人嫌船行太慢。便回身推舟而行。這同去的人。原是俞利舊部。雖說爲三鳳姊妹的恩威所服。畢竟同是在島中生息長大。盜船中人。大半親故。有幾個胆大情長一點的。因知出海行劫的這一夥餘黨。大半首惡。妖道平時作威作福。不把人放在眼裏。死活自不去管他。餘人這次要回島去。決無倖理。未免動了臨難相顧之心。各自打算。到時與各人的親故。暗透一個消息。好讓他們打主意逃生。及見二鳳三鳳下水以後。船便快一陣。慢一陣。末後竟似弩箭脫弦一般。衝風破浪。往前飛駛。頃刻之間。駛出老遠。這隻兵船。俞利新製成不久。能容二三百人。又長又大。比起妖道乘在洋裏行劫之船。還大兩倍。衆人見二鳳三鳳下水。便沒上來。不知他姊妹三個幼食老蚌精液。生就神力。在底下推舟而行。以爲是使什仙法。妖道平時呼風行船。還沒他快。個個驚奇不

置。不由有些胆怯起來。又行了一陣。佬石在舵樓上。用鏡筒漸漸望着遠方船影。恐二鳳姊妹還要前進。迎上盜船。出水時被妖道看破。動手費事。船行疾如奔馬。又無法命人下去。打招呼。正在爲難。恰巧二鳳姊妹。推得有些力乏。花的一聲帶起兩股白浪。自動竄上船來。佬石便將前面已見船影出沒。恐是盜船。請二鳳姊妹。藏入艙底。二鳳姊妹。眼力極強。聞言定睛往前面一看。果然相隔里許開外。洪波中。有一隻船。隨着浪頭的高下隱現。船桅上豎着一桿三角帶穗的旗。正與島中之旗相似。佬石知是那盜船無疑。一面請二鳳姊妹藏好。一面忙作準備。兩下相隔半里。便照舊規。放起兩聲相遇的火花信號。妖道正在船上淫樂。聞報前面有本島的船駛來。知道島中兩隻大兵船。業已隨着自已出海。新船要等自己回島之後。才行定日試新。即便駛出海來。便猜島中必有事故。忙命水手對准來船。迎上前去。佬石因新降之人。不甚放心。再四重申前令。誥誡衆人。兩位公主。現在舟中。稍有二心。定殺不宥。容到船臨切近。除那頭目外。暗禁衆人。不可到對船上去。自己却裝作侍從。緊隨那頭目身側。以防萬一洩了機密。衆人中縱有生心得。一則害怕二位公主。二則佬石精幹。防閑甚

緊。暫時俱是無計可施。佬石監視着那頭目。說俞利誤服毒果。昏迷不醒。島中無人主持。偏巧島岸邊。又鬧海怪。現奉牛仙姑之命。用新製好的兵船。前來接他一人回去。答救島主。至於那隻盜船。最好仍命他在海中打劫。無須駛回。妖道對於俞利。原未安着什麼好心。幾次想將俞利害死。自立爲王。反是妖婦嫌妖道醜。貪着俞利。說此時害死俞利。恐島民不服。時機未至。再三攔阻。妖道有些懼內。便就攔下來。此時一聽俞利中毒。不但沒有起疑。反以爲是妖婦弄的手脚。接他回去篡位。因盜船上。多半是俞利手下死黨。恐同回悞事。故此止住他們。不消幾句話。便自哄信。依了妖道本心。當時恨不得駕起妖風趕回。一則那頭目說。仙姑有話。新船務要帶回。一則也捨不得那隻大船。恐人看破失去。反正那裏離島。已不甚遠。見原乘兩船中俞利的黨羽。已在竊竊私語。知已動疑。滿心高興。也不去理他們。竟自隨了頭目老鐵。縱過新船。海上浪大。兩船相併。本甚費事。妖道過船。這邊船釣一鬆。便自分開了。妖道想起還有那搶來的兩名美女。二次又縱將過去。一手一個。夾縱過來。盜船上人見他什麼都是倚勢獨吞。又聞俞利中毒之言可疑。個個都是敢怒而不敢言。妖道也是運數該

終。過船之後。越想得意。不等人相勸。便命將酒宴排好。命那頭目作陪。兩個美女行酒。左擁右抱。快活起來。他這裏淫樂方酣。船中二鳳姊妹。早等得又煩又悶。三鳳更是心急。不等招呼。拿了一柄快刀。便自走出。二鳳恐有失閃。連忙跟出。妖道醉眼糲糊。方在得趣。忽見側面隔艙內。閃出一個絕美女子。一些也沒在意。回身指着那頭目笑道。你來時在海上。得了彩頭。却不先對我說。此時才放他走出一面說着。迎開懷抱中女子。便打算起身去搜抱三鳳。說得遲。那時快。三鳳早縱到席前。舉刀當頭就斫。妖道眼看一亮。寒風劈面而至。方知不好。膝蓋一抬。整個席面飛起。朝三鳳打去。口裏剛說得大胆兩字。正準備行使妖法。沒防到二鳳乘妖道回頭。與那頭目說話之際。早從三鳳身後。竄到妖道身後。手起快刀。一聲打作。朝妖道頭頸揮去。妖道防前不顧後。往後一退。正迎在刀上。猛覺項間一涼。恰似冰霜過頸。連嚙呀都未喊出。一顆頭顱。便自滴滴溜溜。離腔飛起。推直撞天花板上。吧答的兩聲。咕嚕一滾落在船板上。頸腔了裏的鮮血。也順着妖道屍身倒處。泉湧般噴了出來。妖道一死。佬石便命將船頭掉回去。追兩隻盜船時。偏巧兩隻盜船。正疑妖道夫婦鬧鬼。並未疑到旁處。俱

打算暗自跟在大船後面。回島看個詳細。並未遠走。反是見大船回頭來追。以爲怒了妖道。有些害怕。可又不敢公然違抗。見了大船上旗令。勉強停住。因妖道索日手段凶辣。未免懷着鬼胎。及至船臨切近。聽說妖道伏辜。大稱心意。一些也沒費事。便隨了大船回轉。那些與盜船上有親切關係的幾個。因爲佬石監察甚嚴。誰也不敢暗中遞個消息。見他們俱都中了道兒。祇叫不迭的苦。那裏離島。原祇大半日路程。去時正當順風大起。無須二女下手推行。照樣走得甚快。事已大定。佬石早請二女。換了濕衣。在中艙坐定。監着兩隻盜船。在前行走。盜船中人。雖然遠遠望見後船中艙坐的二女。因洋裏不比江河。三船雖同時開行。前後相隔。也有半里遠近。觀望不清。俱以爲大船來時。在洋裏得的彩頭。沒有在意。船行到了黃昏時分。便抵島上。冬秀早將人埋伏停當。船一攏岸。等人上齊。一聲號令。全都拿下。當時將二女接回宮去。將盜船上劫來的兩名美女。交給執事女官。問明來歷擇配。一千餘黨。押在牢內。當日無話。第二日冬秀。同了二鳳三鳳升殿。召集島中父老。詢明了這些餘黨的罪惡。有好幾個本應處死。因第一次處治那些首惡。也替網開一面。特意定了兩種刑罰。由他們



自認一條。第一種是和處置上次餘黨一般。收去各人兵刃。酌給一些食糧。載入小舟。任其漂洋浮海。自回中土。各尋生路。第二種朋去雙足。仍任他在島中生活。祇另劃出一個地方。與他們居住。非經三年五載之後。確係看出有悔過自新的誠念。不能隨意行動。這夥人平時家業。俱在島中。拋捨不開。再加海中風狂浪大。鯊鯨之類又多。僅憑一葉小舟。要想平安。回轉中土。簡直是萬一之想。自然異口同聲。甘受那刑足之刑。不願離去。冬秀原是想襲那島王之位。知道全島並無外人。大抵非親即故。想以仁德。收服人心。又恐這夥人。狼子野心。久而生變。明知他們知道孤舟浮海。九死一生。料到他們願留不願走。才想了這兩種辦法。一經請求。便即答應。吩咐老鐵父子。監督執刑。這時俞利黨羽。已算是一網打淨。島衆歸心。二鳳三鳳。祇知享福玩耍。一切事兒。俱由冬秀去處理。由此冬秀隱然成了島中之王。他因島民崇拜方氏父女之心。牢不可破。自知根基不厚。除一意整理島政外。對於二鳳三鳳。刻意交歡。用盡方法。使其貧戀紅塵。不願歸去。日子一多。二鳳二鳳。漸漸變了氣質。大有此間樂不思蜀之概。自古從善政之後。爲善政難從稗政之後。爲善政易。島民受俞利十多年的

茶毒稍爲蘇息。已萬分感激。何況冬秀也。真有些手腕。恩威并用。面面皆到。加以有二鳳三鳳的關係。愈發懷德畏威。連冬秀也奉如神明了。冬秀和二鳳三鳳。在安樂島上。一住三年。真可稱得起政通人和。百廢俱新。他以一個弱女子。隨了老親。遠涉洋海。無端遇盜。遭逢慘變。全家被殺。自身還成了俎上之肉。眼看就受匪人的摧殘蹂躪。比時之心。但能求得一死。保全清白。已是萬幸。救星天降。不但重慶更生。手穆大仇。還作了島中之主。真是做夢也不會想到。滿想留住二鳳姊妹。仗他德威。勵精圖治。把全島整理成一個世外樂園。自身永久的基業。偏偏聚散無常。事有前定。那二鳳三鳳。先時初涉人世。對於一切服飾玩好。貪戀頗深。年時一久。漸漸習慣自然。不以爲奇。第三年上。不由想起家來。冬秀本因二鳳姊妹。雖然應允留島。却是無論如何誘導勸進。不肯卽那王位。對於島事。更是從不過問。再知他姊妹三人。情感甚好。年時久了。難免不起思歸之念。心裏發愁。後來更從三鳳口中。打聽出他姊妹二人。不問島事。乃是初鳳行時再三叮囑。並說他姊妹三人。既教冬秀一場。他又是凡人。不能深投海底。率性好人做到底。由二鳳三鳳。留在島中。助他些時。等過了三年五載。二鳳

三鳳。縱不思歸。初鳳也要出海來接。現在三鳳自己去留之計。尙未打定。二鳳已提議過好幾次了等語。冬秀一聽。越發憂急起來。人心本是活動。二鳳姊妹。比時尙未成道。又在年輕。性情偏浮。起初想留。固是連胞姊相勸。都不肯聽。此時想去。又豈是冬秀所能留住。一任冬秀。每日跪在二女面前哭求。也是無用。最終祇允再留一月。冬秀明知自從初鳳走後。從未來過。此時二鳳三鳳。要暫留烏中。尙且堅持不許。此時二女回去。豈能准其再來。平時聽二女說。紫雲宮裏。祇沒有人世間的服食玩好。若論宮中景緻。烏上風光。豈能比其萬一。再加工中所生的瑤草奇葩。仙果異卉。那一樣也是人間所無。二女這三年中。對於人世間的一切享受。已厭。萬難望他去而復返。正在日夜愁煩。這日升殿治事。猛想初鳳三年。沒有信息。莫非宮中金庭玉柱間的壞寶。已然被他發現。有了仙緣遇合。不然他縱不念自己。兩個同胞姊妹。怎麼不來看望一次。起初祇爲海底波濤險惡。厭力太大。自己不精水性。不能出沒。洪波這三年來。日從二鳳姊妹。練習最深時。已能深入海底數十丈。何不隨了二鳳姊妹同去。拚着死一個大苦頭。有他二人將護。能不致送命。倘苦冒着奇險下去。能如願相償。得在

地闕仙宮修練。豈不比做小小島國之主。還強百倍。冬秀自暗打主意既定。立時轉變爲喜。下殿之後。便往二女宮中奔去。到了一見二女正在抱頭痛哭呢。冬秀大吃一驚。忙問何故。二鳳還未答話。三鳳首先埋怨冬秀道。都是你定要強留我們在島上。平日深怕我們走。連那一片地方。都不讓去。如今害得我們姊妹兩個。全都回不去了。二鳳道。這都是我們當時執意不聽大姊之勸。早些回去。才有這種結果。這時埋怨他。有何用處。說罷。便朝冬秀。將今日前往海中探路之事說出。原來二鳳早有思歸之念。直到三鳳也厭倦紅塵。提意回宮去時。二鳳因冬秀始終恭順誠謹。彼此心意。又復相投。情感已無殊骨肉。明知此次回宮。初鳳定然不准再來。此行縱然不算永別。畢竟會短離長。見他終日泣求。情辭誠懇。不忍過拂其意。心想三年都已留住。何在這短短一月。便答應下來。這日冬秀與二女談了一陣離情別緒。前去理事。二鳳猛想起。自從來到島上。這三年功夫。冬秀老恐自己動了歸心。休說紫雲宮。這條歸途。沒有重踐。除帶了冬秀。在海邊淺水中。練習水性。有時取些海藻。換換口味。外連海底深處。都未去過。此時因想反正來去自如。姊妹情好。何必使他耽心多慮。况且淺水

中的海藻。一樣能吃。也就罷了。昨日無心中。想取些肥大海藻來吃。做巧紅海岸處所產。都不甚好。多下去有數十丈。雖說比往日採海藻的地方。要深得多。如比起紫雲宮深藏海底。相去何止數十百倍。當時海藻。雖曾取到。兀自覺着水的厭力很大。上下都很費勁。事後思量。莫非因這三年來。多吃烟火。變了體兒。地闕仙府。歸路已斷。越想越害怕。不由急出了一身冷汗。便和三鳳說。久未往海底裏去。如今歸期將屆。程途遼遠。今日趁冬秀不在宮中。何不前往深海底試一試看。三鳳聞言。也說昨日潛入。感海被水力厭得氣都不易透轉等語。二鳳聞言。益發憂急。姊妹兩個。偷偷出宮。住海岸走去。到了無人之處。率性連上下衣一齊去淨。還了本來面目。以爲這樣。也許好些。誰知下海以後。祇比平時。多潛入了有數十丈。頗覺力促心跳。再往深處。竟是一步難似一步。用盡力氣。勉強再潛入了十來丈。手足全身。都爲水力所迫。絲毫不受使喚。照這樣休說紫雲宮。深藏海心極深之處。上下萬尋。無法歸去。就連普通海底。也難達到。幼時生長遊息在貝闕珠宮。不知其可貴。一旦人天迴隔。歸路已斷。仙源猶在。頗是可望而不可即。怎不悲憤急悔。齊上心來。拚命潛泳了一陣。委實無法下

去。萬般無奈。祇得回上岸來。狼狽狽。回轉島宮。正在抱頭痛哭。恰值冬秀趕來。本想冒着奇險。與二女同死。聞言不禁驚喜交集。猛的心中一動。眼含痛淚。跪在二女面前。先把當日來意說了。然後連哭帶訴道。妹子罪該萬死。祇爲當初見島中人民。初離水火。沒有主子。難免又被惡人迫害。動了惻隱之心。再三留住二位恩姊。祇說島中人民。能以永享安樂。那時再行回宮。也還不遲。不想竟害得二位恩姊。無家可歸。如今已是悔之無及。妹子受三位恩姊大恩。殺身難報。落到這般地步。心裏頭和萬把刀穿一般。活在世上。有何意味。不如死了。到還乾淨說罷。拔出腰間佩劍。便要自刎。三鳳一見。連忙劈手一掌。將冬秀手中劍打落。說道。你當初原也是一番好意。二姊說得好。此事也不怨你一人。我祇恨大姊。不是不知道。我姊妹不能久居紅塵。不論黃庭玉柱中所藏寶物。得到手中沒有。也該來接我們一回才是。此時我們入世未深。來去定能自如。那怕我們不聽他話。仍咬定牙關不回去。今日也不怨他。總算他把姊妹之情盡到。何致鬧到這般地步。他怎麼一去。就杳無音信。連一點手足之情都沒有。我想凡事皆由命定。我姊妹三個。雖說恩母是個仙人。從小生長仙府。直到如今。

也。僅祇氣力大些。能在海底遊行便了。並無別的出奇之處。命中如該成仙。早就成了。何待今日。既是命裏不該成仙。率性就在這島上。過一輩子。一切隨心任意。還受全島人民尊敬。也總比常人。勝強百倍。大姊如果成了仙。念在骨肉之義。早晚必然仍要前來接引。否則便聽天由命。我姊妹二人。永留此島。和你一同作那島王。譬如我父親。沒被兪賊所害。我們二人。自幼生長在島上。不遇恩母。又當如何。冬秀見苦肉計。居然得售。臉上雖然做作悲容。暗自心喜。正想措詞答話。二鳳先時祇管低頭沈吟。等三鳳話一說完。便即答道。三妹不怪人。便淨說氣話。當得什用。你又沒見着大姊。怎知他的心意。大姊爲人。表面雖然沉靜。却最疼愛我們。斷不會忘了骨肉之情。況且我二人不歸。恩母轉劫重來。也不好交代。焉知不是當初。見我二人執迷不返。特意給我們一些警戒。依我看。黃庭玉柱中寶物。如未發現。他不等今日。必然早來相接同歸了。三年不來。仙緣定已有了遇合。不是在宮中修煉。便是等我們有了悔意。迷途知返。再行前來接渡。以免異日。又落塵網。我們仍還要好回去主意。才是正理。三鳳道。這般等。等到幾時。反正我們暫時仍做我們的島主。他來接引。更好。不來接引。也

於事無礙。我們已不似從先。一入水。便能直落海底。那裏都可遊行自在。有什好主意可打。二鳳道。話不是如此說。來時路程。我還依稀記得。我們此時知悔。大姊也是一樣深隔海底。未必知道。依我之見。最好乘了島中兵船。我們三人。假作航遊爲名。將島事託與老成望重之人。一同前往紫雲宮海面之上。以免一路上。都在水上遊行。泅乏了力。又無有歇腳之所。等到了時。我和你便先下去。能拚死命。用力直達海底宮門更好。否則老在那所在游泳。大姊往日常在宮外。採取海藻。祇被他一看見。我們祇是吃不住水中厭力過大。別的仍和以前一樣。祇須大姊上來兩次。背了我們。將水分開。即可回轉宮去。再如他的寶物已得。仙法練就。那更無須爲難。說不定連冬秀也一齊帶了。同回海屋。大家在仙府中。同享仙福。豈不是好。三鳳聞言。不住稱善。當下便催冬秀。速去準備。預定第二日一早。便即起程。論年歲冬秀原比二女年長。先時相以姊姊相稱。祇因受恩深輕。又反二女受島民崇拜關係。冬秀執意。要當妹子。所以年長的。到做了妹妹。閒話表開。冬秀當時聞言。情知未必於事有濟。但是不敢違拗。立刻集衆升殿。說二位公主。要往海中。另覓桃源。開闢疆土。此去須時多日。命老



鐵父子監國。代行王事。一切分派停當。第二日天明。便即同了二鳳姊妹上船。往紫雲宮海面進發。島民因冬秀私下常說。大公主曾在暗中降過。說已稟明方老爹。派二三兩位公主。監佐島政。再加親見二鳳姊妹。屢次出入洪波。俱是到時必轉。日久深信不會再走。况且此次又與冬秀乘船同出。除集衆奔樂。歡送外。一些也沒多疑。二鳳以爲當初由宮中起身。在海中行路。不消兩個時辰。便達島上。行舟至多不過一日。誰知船行甚慢。遇的還是順風。走了一日。才望見當初手戮藍二龍的荒島。三鳳好生氣悶。又要下船推行。二鳳攔道。我們此來。一半仍是無可奈何。拿這個解解心煩。打那不必的主意。遇好玩玩的所在。便上去玩玩。多的日月已過。也不忙在這一兩日。我們原因多食烟火。才致失去本能。正好乘這船行爲幾天功夫。練習不動煙火。專吃生的海藻。蓄勢養神。也許到時。氣力能够長些。此時心忙則甚。說時又想起那荒島側礁石下面的海藻。又肥又嫩。和宮門外所產。差不甚多。反正天色將晚。率性將船攏岸。上去採些好海藻。吃他一頓飽的。月兒上來再走。也還不遲。當下便命人將船往荒島邊上行去。一會船攏了岸。二鳳姊妹。命船上人等。各自飲食。在船上

等候。同了冬秀。往荒島上走去。繞到島側港灣之內。二鳳姊妹。便將衣服脫下。交與冬秀。雙雙跳入水內。遊向前海。去採海藻。冬秀一人。坐在灣側礁石上面。望着海水出神。暗忖二鳳姊妹。歸意已決。雖然他二人本能已失。無法回轉海底。但是還有一個初鳳。是他同胞骨肉。豈能就此置之度外。早晚終是免不了一走。目前島政修明。臣民對於自己也甚愛戴。二女走不走。俱是一樣。無奈自己受了人家深恩大德。再加朝夕相處。於今三年。情好已和自家骨肉差不多。自己一個孤身弱女。飄零海外。平時有二女同在一處。還不顯寂寞。一旦永別。縱然島國爲王。有何意味。又想起二女以前留島。俱非本心。全係受了自己鼓動。起初數月。還可說是島民無王。體上天好生之德。使其去憂患而享安樂。就是爲了自己打算。也還問心得過。後來島事大定。不論自己爲王。或另選賢能。均可無事。比時如放二女走去。二女本質受害還淺。也許能回轉海底仙府。不該又用權術。拿許多服食玩好。去引三鳳留戀。假使真個因此誤了二女仙緣。豈非恩將仇報。想到這裏。不由又愧又悔。呆呆的望着水面出神。正打不起主意。忽聽椰林內。隱隱有羣獅嘯聲。猛想起昔年與三女。在此宰割藍二龍。受羣

獅包圍衝襲。險些喪了性命。三鳳那大力氣。還被獅爪。斷去一臂。後來多虧一虎面龍身的怪獸。將獅羣趕走。雖在方良舊居石屋中。尋了刀劍藥。將三鳳斷臂醫好。因當時流血過多。骨筋受損。至今沒有復原。現在二鳳姊妹。下去了好一會。天都快黑。怎還不見上來。仗着自己已然單會水性。如果羣獅襲來。便跳下水去。也不致違背獅吻。心中雖然胆怯。還不怎樣害怕。又待了一會。獅吼漸漸沉寂。有時聽見一兩聲。彷彿似在遠處。便也不做理會。遠遠海心一輪明月。業已湧出波心。祇來路半天空裏。懸着一片烏雲。大約畝許。映着月光。雲邊上幻成許多層彩片。雲心仍是黑的。除這一片烏雲外。餘者海碧大青。上下清光。無涯無際。四外靜蕩蕩的。祇聽海浪拍岸之聲。匯爲繁響。覺得比起避難那一年晚上。所見的景色。雖然一樣的清曠幽靜。心境却沒這般閒適。

## 第二一回

虎嘯龍翔衝波戲浪  
山崩海沸熔石流沙

屈指一算時日。正是被難遇救的那一天晚上。整整三年。真是再巧也沒有。正在對着月光。

回首前塵。心中感慨。猛聽海水響動。月光下照見前面港灣轉側處。海水忽然裂了個丈許寬的巨縫。浪向兩旁分開。當中一股黑影。高出水面。約有丈許。直向離身不遠的海岸邊沖來。轉眼到達。嘩嘩連聲大響。海波分處。那股黑影業已衝上岸來。等到全身畢現。才看出那東西長有十丈。形狀似龍非龍。與那年所見虎面龍身之物相似。却要長大些。祇頭沒有看清。晃眼功夫。竄入椰林之內。方自吃驚。浪花湧處。又竄起兩條白電。持刀定睛一看。正是二鳳姊妹。一見面。便同聲齊問。冬秀見着那東西麼。冬秀見二女回來。心中大喜。便將適才所見說了。二鳳姊妹聞言。更不答話。急匆匆各持兵刃。往林內追去。冬秀也隨後追趕。追了半里多路。人獸都沒有追上。恐有獅羣在暗中潛襲。獨個兒有些害怕。祇得仍回水邊等候。過了半個時辰。二鳳姊妹。方自回轉。三鳳急得直跌脚道。都怪我不好。我們已合力將他擒住。偏生我這隻手臂。前年爲獅所傷。使不上勁。就在二姊緩手取海藻的功夫。被他掙脫逃走。又不該顧拾這把牢什子刀。沒有追上。這東西先前不知怕人。好捉。如今吃了苦頭。想必見人便躲。一上岸就跑得沒了影子。知道那月。才擒得到呢。說時甚是惶急。冬秀不明二

女要生擒那東西則甚。正要想問。又聽二鳳道。三妹總是性急。這東西既以海藻爲糧。這鳥不大。一面有污泥阻路。祇肯費功夫。總擒得到。好在我們無心中。已發覺他的短處。有了制他之法。此時空愁。有什用處。說罷。便將採來的幾片海藻。大家分吃。三人坐在石上邊吃邊說。說海中遇怪之事。原來二鳳姊妹。到了水底。遊向前年取海藻之處一看。那裏還有。暗想前年這地方。海藻甚多。並且這東西。生長極繁。就算被海底魚類吞食。像這方圓約有十里的一大片。也不會被他弄盡。算計不是事隔三年。記憶不真。看錯了地方。便是前面還有。想着想着。不覺遊出老遠。間或遇上一些。也都不甚肥嫩。還不如安樂島海濱所產。不值一取。便丟了不採。又往前走有數里。忽見前面翠帶飄動。遊魚往來上下。如同穿梭一般。心中高興。便將腰中所佩的刀。拔在手內。準備上前割取。二女天生異稟。幼服老蚌靈液。兩目在水中視物。如同白日之下。觀察甚是敏銳。剛往前穿行沒有幾十步。忽見海藻叢中。直打水漩。漩起兩三丈大小的圓圈。四外合上下的水。依舊靜沈沈的停着。漩圈以內。却是空的。二鳳因這種海底空漩。生平從未見過。先疑是那裏有什海眼。漩圈上的水。却又不往下壓。好似

有什麼無形無質的東西，將海水憑空托住。心中奇怪。那一片地方的海藻，又有格外的長大肥多。目光被藻帶阻住。見不甚清。翠影披拂中。彷彿裏面伏着一個帶角有鱗的東西。却沒見他行動。二鳳比三鳳來得機警。猜是海中蛟龍海怪之類。不敢輕易涉險。正想拉着三鳳同走。不去生事。偏巧三鳳看上當中兩片極肥嫩的海藻。頭往前一低。兩手一分。早平着身子。冒冒失失的往漩圈之內。衝了進去。水中祇能以手示意。不能說話。二鳳一個未拉住。見三鳳已自衝進。恐妨有失。連忙跟踪而入。眼看三鳳在前。一手提刀。正往那相中的兩片肥大海藻上斫去。就在這一晃眼的功夫。忽從三鳳身旁海藻叢中。竄起一條龍形怪物。也沒傷人。逕往側面穿去。連頭帶尾。長有十丈開外。形態甚是長大得駭人。二鳳姊妹。常在海中遊行。怪魚如虎鯊鯨鱈象之類的利害東西。也常遇着。似這樣似龍非龍的東西。却是罕見。先時也不敢輕易招惹。及見那東西徑行之處。水漩也自跟着行動。離那東西的頭部四外十來丈左近。水竟自然避開。等到緩緩遊向側面海藻叢中。才想起似在那裏見過。細一尋思。正與前年在荒島上。趕走獅羣。給姊妹三人解圍的虎面龍身怪身相似。如不虧他。那

些惡獅。何止百數。姊妹三人。豈不膏了獅吻。當時因爲忙着尋報父仇。也沒再尋那怪獸的下落。後來連問島人。俱說從未見過。日久也就不再提起。不想這東西還有分水之能。因這怪物以前會給自己解過圍。又未見他有傷人之意。不由把恐懼之心。減了一半。再往他伏處一看。四外海水。依然常空漩着。姊妹二人。同時想起這東西。既有分水之能。看上入又頗馴善。倘能將他制伏。駕馭着回轉紫雲宮。豈非一樁妙事。當時因有求歸海底心切。也不暇計及危險。互相一打手勢。伏着那東西行得蠢緩。自己天賦本能。未曾喪盡。水底遊行。比魚還快。決計跟縱過去。試探行事。誰知行近漩圈之內。那東西本似在翹首閉目假寐。偶一睜眼。見有人來。又復警覺。避向別處。一連多次。俱是如此。二女見他走得正快。有時遇見片肥大的海藻。便順嘴咬去嚼吃。雖說避入。并不見有什惡意。不由胆子越來越大。追逐了好些時候。漸漸越追越近。末一次三鳳見那東西愛吃海藻。又察覺他轉折時姿態。祇須避開他後面。不致被長尾掃着。便無妨礙。即使惹翻了他。也有法躲。便和二鳳打了個手式。仍由二鳳從側面去驚他。決計衝入空圈之內。試試。自己找了幾片肥大海藻。繞出他的前面。猛的

迎頭堵去。右手緊握劍柄戒備。左手便準備那兩片大海藻。向怪物嘴上遞去。這時三鳳因爲身臨切近。身在空處。脚已踏實在海沙上面。看清那怪物後半身。仍在水內。祇頭部前半身周圍沒水。二鳳身子離水。便又能和在水中一般。自在起落。那怪物却又生得高大。昂起頭來。離地足有兩三丈高下。三鳳見兩下相差太甚。雖說怪物不傷人。面對面的看了那般獷惡兇猛的形態。未免也有些胆怯。再加身子正在水中。不敢過於大意。就這遲疑之間。那怪物已低頭張開大嘴來咬。三鳳一害怕。忙把身子往後一退。不料一脚。正踏在海底淤沙裏面。將一條玉腿。陷進半截。急切間。拔不出來。那怪物已自張開血盆大口。緩緩遊了過來。三鳳無法。正帶刀準備抵敵。覺着左手一動。怪物的頭忽然停住。不往下落。定睛一看。漂來那兩片海藻。比手中刀。要長出好幾倍。三鳳因是情急用力。無心中左手也舉了起來。那怪物本不傷人。竟是奔了三鳳手中的海藻而來。恰好迎個正着。那怪物竟和養馴了的家畜一般。就在三鳳手裏嚼吃。吃到一半。三鳳將手一鬆。被他啣了。就轉身。同時二鳳也從側面衝入空圈以內。三鳳忙叫道。二姊留神。這異盡是極粘膩淤泥。我已被陷在此。這東西很馴



善。你快將他轟開。放水進來。我好脫身。原來海底那一灘并非淤泥。乃是鯨魚的糞。日久年深。沉固海底。又粘又膩。三鳳正踏在上面。所以急切間。無法脫身。二鳳一聽三鳳之言。忙繞到怪物身後。舉手中刀背。朝怪物腰間打去。怪物正吃三鳳手中海藻。猛然身痛一回頭。便朝二鳳拱去。來勢甚疾。二鳳恐他野性發作。身子又站在無水之處。逃避不速。見怪物血口開張。朝自己衝來。不及躲閃。一着急順勢橫着刀臂。朝怪物臉上打去。這一下。正打在怪物鼻尖上面。二鳳才悔下手匆忙。沒用刀斫。用了刀背。這一下怎能將怪物斫傷。勢必益發將他觸怒。更難抵敵。想到這。猛的靈機一動。順着刀背。在怪物鼻間一按之動。就勢騰身一躍。跪上怪物頭間。騎了上去。說也奇怪。那樣長大。生相凶惡的東西。吃二鳳一刀背。打在鼻上。竟自將頭一低。乖乖地全身伏付下來。二鳳先不知這一刀背。正打在怪物的癢處。見他如此馴善。心中正自奇怪。百忙中舉目朝前一望。三鳳仍在淤泥中掙扎不出。心想將怪物轟開。好使三鳳脫身。好在自己已騎上怪物頭間。又怕他反咬。又舉刀背。往怪物頸側拍去。原想將他趕走。誰知怪物。自鼻間受了一刀背。竟自伏身地上。動也不動。二鳳連連喝拍。過

有一會。怪物才自行起去。往側面海藻叢中遊去。好似不知身上還騎着人一般。照舊吃他的海藻。怪物一離開。海水依然湧至。三鳳一得了水。拚命用力一掙。便將脚底鯨鯊掃脫。見二鳳已騎在那怪物身上。將他制伏。這一喜真是非同小可。連忙奔了過去。二鳳知那怪物水陸兩棲。適才赤身下海。沒有帶着繩索。想把怪物趕到海岸上去。見那怪物。一任自己用刀背在身上亂拍亂打。他祇顧低頭吃那海藻。不做理會。全不似頭一下。一打下去。便貼伏不動。正在無計可施。猛的一任勁。刀背斜了一些。也不知斫在怪物什麼地方。那怪物一護痛。登登野性發作。便在水裏亂轉亂旋起來。這時正值三鳳趕到。怪物又將頭一昂一低。便要作勢往三鳳身上撞去。二鳳猛的想起前事。身子騎在怪物頸間。本够不着怪物的頭面。怪物這次將頭一昂。正好够着。便將身往前一伏。起手中刀背。朝怪物頭臉上連打。偏巧頭一下。就打中怪物癢處。立時全身癱軟。臥伏下來。二鳳這才看出那怪物的鼻子。是他短處。等怪物停了一會。就抬起照這又給他一下。果然依舊貼伏。心中大喜。忙喊三妹。你莫上來。祇用你手中兵器。按着他的鼻子。他便不動。三鳳聞言。便用刀背去按緊怪物的鼻子。怪物

睜着一雙怪眼。望着三鳳。一些也不動。似有乞憐之容。三鳳因他以前有救命之恩。心中老大不忍。手剛鬆了一會。怪物便將頭昂起。刀背一按。重又跪倒。二鳳說道。你祇隨我到岸上。將你練習熟了。送我姊妹到紫雲宮去。我們決不傷你。說罷。因怪物喜吃海藻。便命三鳳。緊緊那怪物的鼻尖。不要行動。我去給他取點海藻來。一面說。跳下身。奔往海藻叢中。挑那又肥又大的海藻。割了好些走回。正要騎將上去。三鳳見怪物鼻尖。爲刀背所壓。酸得眼淚長流。不由又動憐惜之心。便叫二鳳。給他些海藻吃。自己並將手鬆開。這次因爲按的時間稍大。待了好一會。怪物才將頭昂起。緩緩伸將過來。二鳳姊妹。見他比先前。益發馴善。不由疏了防範。二鳳將手中刀。夾在背。兩手分待海藻。一片一片的。遞去喂他。怪物先就二鳳在手中零的慢慢嚼吃了兩片。猛的張開血盆大口。竟往二鳳右手中那一束多的咬去。二鳳不及躲閃。被地全數咬住。以爲他貪吃多的。左就是喂給他吃的。也沒怎樣在意。怪物咬住整束海藻一甩。便脫了二鳳的手。大口一張一張。落了滿地。二鳳那知他的用意。一面低頭去拾。口中還罵道。我把你這貪多嚼不爛的畜生。沒的糟踐好東西。一言未了。雖知那怪物。竟

使下心機。趁二鳳去拾海藻。三鳳看他吃得出神之際。猛一伸頭。張開大口。直撲三鳳。三鳳見勢不佳。忙橫刀背去。按他鼻子時。已自不及。被怪物將頭一偏。嘴張處。恰巧將三鳳的刀咬住。人力那裏敵得住神獸。吃怪物咬着祇一甩。便自脫手飛去。接着扭轉身分水逃走。三鳳方喊大姊快來。怪物已逃出老遠。回身時節。差點沒被長尾掃上。三鳳忙就地下將刀拾起。同了二鳳。緊緊追趕。二女水行。雖比水物迅速。無奈怪物這次有了機心。邊走邊擺動那條長尾。水浪排盪如山。不能近前。加上頭昂水外。即使追上。人也够不着他的鼻子。繞來繞去。追逐到了二女下水之處。一不小心。吃怪物動身時節。一尾掃到。幸是二女在水中。比魚還要靈活。忙將身往下一沉。緊貼海底。沒被打中。等到起身。怪物已逃到岸上。連忙追上岸去。已然竄入椰林深處。沒有追上。三女在海岸邊上。算計怎樣。才能將那怪物擒住。因這東西。身軀龐大。下手不易。商量了一陣。終無善法。最後由冬秀二鳳。回轉大船。携了繩索用具。酒菜之類。準備就在海邊露宿。不將怪物擒住不休。去時二鳳一問島上人等。因適才與怪物。是在海中爭鬥。除浪大一些。並無別的動靜。二鳳暗喜。便命大家不許上岸。祇在船上候

命。便即回轉。二鳳三鳳。除飲一點酒外。已決計不再服食煙火之物。冬秀多服海藻。不慣。便做了菜飯。一人獨吃。二鳳姊妹。不時前往。椰林之內窺探。盼那怪物出現。不覺到了半夜。這時海岸上。月白風清。美景如畫。上下天光。一碧無際。椰林高達二三十丈。碧蓋亭亭。影爲月光照射地上。隨着微風交舞。再加上獅吼虎嘯之聲。時遠時近。越覺添了許多野趣。三女面向海岸。且談且飲。言笑方酣。冬秀一眼望見。適才所見來上那路片烏雲。忽然越散越大。變成一個長條。像烏龍一般。一頭直垂海面。又密又厚。映着雲旁邊的月光。幻成無數五色雲層。不時更見千萬條金光紅線。在密雲中電閃一般亂竄。美觀已極。海濱的雲。變幻無常。本多奇觀。猶以颶風將起以前爲最。像今晚這般奇影。却是自來安樂島三年之中。從未見過。不禁看出了神。三鳳見他停杯不飲。面向着天凝望。笑問道。一年四季。好月色。多着呢。我們商量事。你却這般呆望則甚。冬秀指道。你看這雲。映着月光。却成了烏金色。有多好看。一言未畢。便聽呼風起。海潮如嘯。似有千軍萬馬。遠遠殺來。岸上椰林。飛舞擺盪。起伏如潮。晃眼之間。月光忽然穩起。立時大地烏黑。伸手不辨五指。猛覺脚底地皮。有些搖晃。二鳳姊妹。

和冬秀。俱是年輕。閱歷甚少。從沒見過什麼大陣仗。方在驚疑惶問之際。猛而又聽驚天動地一聲大震。脚底地皮。連連晃動。冬秀首先跌倒。二鳳聞聲。方將他勉強扶起。尙未站定。一股海浪。已象山一般。劈面打來。三女支持不住。同又跌倒。扎勉強掙起來。高一腳。低一腳的。往後退去。那一片轟隆爆炸之音。已是連響不絕。震耳欲聾。三女退還沒有幾步。適才坐談之處。忽然平地崩裂。椰林紛紛倒斷。滿空飛舞。電閃照處。時見野獸虫蛇之影。在斷林內。紛紛亂竄。這時雷雨交作。加上山崩地裂之聲。更聽不見虫獸的吼嘯。祇見許多目光。或藍或紅。一雙雙一羣羣。在遠近出沒飛逝罷了。海岸上斷木石塊。被風捲着。起落飛舞。打在頭上。立時便要腦漿迸裂。還算是二鳳姊妹。天生着一雙神眼。看得甚真。善於趨避。沒有被他打中。除身上被驚砂碎石。打了不少外。尙爲受着大傷。驚慌逃竄了一回。二鳳猛想起這般地震狂風。岸上飽受驚駭。爲何不倒水壓趨避。就便因保全那一條生命。想到這裏。連喊數聲。俱爲風號地裂之聲所亂。三鳳冬秀。對面無聞。二鳳一善急。只得一手一個。拉了便往前竄。這一來。三鳳冬秀。也都恍然大悟。一同趕到海邊。冒着浪頭。竄下海去。遊出港灣。到了前海。

探頭出去四下一找。那裏還有大船影子。三人在水的深處。雖然水力大出幾倍。還不怎樣難支。身一露出海面。那如山如岳的海浪。便都一個跟一個。當頭打到。人力怎生禁受。最苦的。還是冬秀頭。剛出海。見大船不知去向。再往回頭一望。一股絕大火焰。像火塔一般。直冲霄漢。算計海中。祇有安樂島一片陸地。這場地震。定是火山爆發。全島縱不陸沈。島下生命財產。怕不成爲灰燼。自己費盡心血。落了仍是一場空。苦海茫茫。置身無地。心中好不酸痛。正自難過流淚。就這定睛注視的功夫。一片百十丈高的海浪。忽又當頭飛來。若非二鳳姊妹。知他水性體力。相差太遠。隨時護持。就這一浪頭。已自送了性命。二鳳眼快。見浪頭來。忙抱着他往下一沈。倏倏避過。同時二鳳也看出安樂島火山崩炸神氣。便將冬秀交給三鳳。比了手勢。休要忘動。打算遊往回路。看個動靜。前行不及十里。海水漸熱。越往前。越熱的利害。探頭出去一看。遠遠望去。那裏還有島影。純然一個火峯。上燭重霄。海面上和開了鍋的水一般。不時有許多尸首飄過。那爆炸之聲。合大風之聲。海嘯聲。紛然交闐。鬧得正歡。除火光沸浪外。什麼也觀察不清。漸覺身子浸在熱水中。燙得連氣都透不出來。不敢再事逗遛。

祇得往回遊走。直沈到了海底。身子雖覺涼些。那海底的沙泥。也不似素常平靜。和漿糊一般昏濁。直到遊回原處。才略好些。三女聚到一處。先時到不怎樣。祇冬秀一人。不能在水底久延時刻。過一陣。便須由二鳳姊妹。扶持到海面上。換一換氣。冬秀浮沈洪波。眼望烏國。火焰霄舉。驚濤山立。耳邊風鳴浪吼。奔騰澎湃。轟轟交匯成了巨閩。宛如天塌地陷。震眩昏迷。已是六神無主。傷心到了極處。反而欲哭無淚。只呆呆的。隨着二鳳姊妹。扶持上下。一點思慮都無。過有半個時辰。烏上火山。忽然衝起一般綠烟升。到空際似。花炮一般幻。成無量數。碧熒熒的火星。爆散開來。接着便聽風浪中。起了海嘯。音聲越發洪厲。這時二鳳姊妹。剛扶着冬秀。洄升海面。換了口氣。往下降落。降離海底。還有里許淺深。見那素來平靜的深水中。泥漿湧起。和開了鍋的灰湯一般。捲起無邊黑花。逆行翻滾。方覺有異。水又忽然燙了起來。二鳳猜是海底。受了火山震蕩所及。同時溜塌。倘如被熱浪困住。怕又活活燙死。水裏又講不得話。暗悔眼看烏國地震中崩。如何不早打主意。還在左近逗遛。靈機一動。忙打手勢。與三鳳。一人一邊。夾了冬秀。便往與火山相背之路。急行逃走。果然那水。越來越熱。海水奇鹹。



夾以奇臭。祇可屏息疾行。那能隨便呼吸。逃出去還沒有百里。休說冬秀支持不住。早已暈死過去。就連二鳳姊妹。自幼生息海底。視洪濤爲用途的異質。在這變出非常。驚急駭竄之中。與無邊熱浪。拚命鬥搏。奪路求生。經了這一大段的途程。也是累得筋疲力竭。危殆萬分。好容易又勉強掙扎了百多里路。看見前面沈沈一碧。身圍海水。由熱轉涼。漸漸逃出了熱浪地獄。才趕緊洄升海面。想找一着陸之處。援救冬秀回生。即便歇息。緩一口氣。誰知距離火山。雖遠下有二三百里。祇是海嘯山鳴之聲。較比小些。海水受了震波衝擊。一樣風狂浪大。上下茫茫。河天相接。惡浪洶湧。更無邊際。那有陸地影子。二鳳姊妹。情切友聲。雖然累得難支。仍然不捨死友。總想縱不能將冬秀救轉還陽。也須給他擇一好好地地方埋骨。不能由他尸骨。在河裏漂流。葬身魚介腹內。姊妹二人。都是同一心裏。雖然受盡辛苦。誰都不肯撒手。所幸脫了熱浪層中。無須奮力逃生。上面水浪雖大。深水中到還平靜。不甚費力。二女在水中。一面遊行。不時升出海面。探看前途。有無島嶼。又將冬秀衣服。撕了一塊。塞在他的口內。每上海面一次。便給他吐一次水。先時見冬秀。雖然斷氣。胸際猶有餘溫。隨後胸際逐漸

冰涼。手足僵硬。兩拳緊握。指甲深陷掌心。面色由白轉成灰綠。腹中灌了許多海水。也鼓脹起來。知道回生之望已絕。好不傷心流淚。水中走了好一會。始終不見陸地影子。祇好改換念頭。打算在海底暗礁之中。擇一洞穴。將他埋藏在內。萬一異日能回轉紫雲宮。再作計較。二女在海面上。商量停當。便直往海底潛去。尋找冬秀埋骨之所。誰知自從海嘯。起了熱浪。逃出之後。因水底泥沙翻起。俱在海水中心行走。始終沒有見底。越往前。海水越後。二女通未覺得。及至往下沈有數里深淺。漸覺壓力甚大。潛不下去。後退不能。前近水勢越深。爲難了一會。猛想起這裏水勢這般深法。莫非已到了紫雲宮的上面。正在沈思。忽見前面有許多白影閃動。定睛一看。乃是一羣虎鯊。大的長有數丈。小的也有丈許。正由對面穿來。這種鯊魚。性最殘忍凶暴。無論人魚。遇上皆無倖理。海裏頭的魚介。遇見他。都沒有命。專門弱肉強食。饑餓起來。便是他的同類。也是一樣相殘。海中航行的舟船。走近出產鯊魚地帶。人不敢在海沿行走。一不小心。便會被他吞吃了去。二女以前也常時相遇。知道他的利害。故此偶然出行。多帶着海蝦前爪。以被遇上利害魚介之用。一則天生神力。遇上可以抵禦。卽或

遇上成羣惡魚。仗着遊行迅速。也可逃讓。偏巧這時二女力已用盡。人既困乏。到了極處。再加上島居三年。多食煙火。祇本來異質。喪耗太多。迥非昔比。手上還添了個累贅。那禁得起遇上這麼多。又這麼凶惡的東西。不禁驚慌失色。就這轉眼功夫。那鯊羣何止百十條。業已揚鬣鼓翅。噴沫如雲。巨口開張。銳牙森列。飛也似穿將過來。離身祇有十丈遠近了。二女見勢不佳。連忙轉身便逃。就口之食。鯊魚如何肯捨。也在後面緊緊追趕。二女本就力乏難支。洵行不速。加上手挾冬秀礙手。不消頃刻。業已首尾相啣。最近的一尾大虎鯊。相去二女身後。僅止二三尺光景。在這危機一髮之際。三鳳心想。事在緊迫。除了將冬秀尸體。丟將出去爲餌。姊妹兩個。再往斜刺裏。拚命逃走。或再還有一線之望外。別無生理。想到這裏。更不尋思。左手朝二鳳一打手勢。右手一鬆。逕自兩手分波。身子一屈。伸之際。用足平生力量。直往左側水底斜穿下去。二鳳姊妹。本是一人一邊。挾着冬秀尸體。並肩相聯而行。二鳳正在忘命而逃。見三鳳把手一揚。左側冬秀身體。便往下面一沈。再看三鳳也自往斜下面逃走。二鳳知道他是打算棄了冬秀尸體逃走。暗忖冬秀與自己連共患難。情逾骨肉。漫說臨難相

棄。於心不忍。而且這些虎鯊。非常凶狠。除了像昔年相遇。用蝦爪將他二目刺瞎外。無論遇上人魚。向例不得止。與其將冬秀棄去。仍免不了葬身魚腹。何如大家死活。都在一起。二鳳想頭甚好。却不料三鳳一去。冬秀尸體。失了平衡。更覺洄行起來。遲緩費事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就在二鳳存思一瞬之間。後面那尾大虎鯊。業已越追越近。前唇長刺鬚。有一次業已挨着二鳳的脚。二鳳覺着脚底微痛。百忙中偶一回顧。身後虎鯊。唇上刺鬚高翹。開口開張。露出上下兩排。又尖銳。又長的白牙。正向自己咬來。同時身子。受了魚口吸力。也自有此後退。稍遲絲毫。便要被他吞嚥了去。手中兵刃。早已失去。更是無法抵禦。不由嚇了個亡魂皆冒。手中拉着的冬秀。受了鯊魚口裏呼吸衝動。又往側面沈去。拉行更覺費勁。奇危絕險中。猛的靈機一動。情知再回頭轉身逃走。已是無及。忙就冬秀尸體下沉之勢。一個金鯉撥浪委式。往下一穿。那虎鯊追了好一會。俱是平行。眼看美食。就可到口。鼓翼揚翼。疾如穿梭般。竄近二鳳身前。剛張口想咬。却不料二鳳急中生智。逕自整個翻滾。恰巧將魚頭讓過。二鳳原是死中求活。也不知自己究竟脫險了沒有。斜肩單手。拉着冬秀尸身。往下一衝。兩腿一拳。

用盡平生之力。雙足踹水。往上登去。這一下正登在魚項上面。二鳳覺着脚底踹處。堅硬如鐵。以爲身離魚身已近。暗道一聲不妙。情急逃命。也無暇再作尋思。兩手一分水。不由將手中冬秀也脫了手。兩脚越發用力。拚命往下一衝。疾如電射。往海心深處逃去。鯊魚來勢太猛。身子又非常長大。雖然遊行迅速。轉側究是不便。容到折身追尋。二鳳逃走已遠。後面許多凶惡同類。見前面美食。快到爲首大魚口中。個個情急。大魚再一翻身。海面上浪花激盪。高湧如山。水心中也如雲起霧騰。聲勢浩大。後面羣魚。在波濤雲湧中。沒看清美食。已自逃走。以爲落在大魚口中。俱都忿怒。本有奪食之心。蜂擁一般趕到。內中另有兩條長大不相上下的。恰被爲首這條大的。突然翻轉。一魚尾打中。彼此情急。各懷忿恨。後兩條不肯甘伏。朝爲首那條。張口便咬。無心中又將後面幾條轟動。彼此圍擁上來。撞在一起。此衝比突。口尾並用。咬打不休。

## 第三回

光騰玉柱具闕獲奇珍  
彩煥金章神奴依文主

反到捨了美食不追。逕自同類相殘起來。這些惡魚。個個牙齒犀利。勝如刀劍。無論魚大魚小。咬上便連鱗帶肉。去掉一大塊。這一場惡戰。由海面直打到海心。由海心又打到海面。祇見血浪山飛。銀鱗光閃。附近里許周圍海水。都變成了紅色。這些惡魚。拚命爭噉。強傷弱亡。不死不休。這且不去管他。且說二鳳。死裏逃生。一穿便下有里許。想起逃時情急撒手。冬秀尸體。必已葬在惡魚口內。三鳳在先。祇想往向海心逃走。也不知他的生死存亡。心裏一痛。不禁回頭。往上一看。祇見上面水雲團滾中。有無數條白影閃動。看出是羣鯊奪食惡鬥。越猜冬秀沒有倖免之理。祇不知三鳳怎樣。正在難受。尋擇方向逃走。猛的又見頭上十多丈高下處。有一人影。飄飄下沉。定睛一看。正是冬秀尸體。後面並無惡魚追下。不禁悲喜交集。忙卽回身上去。接了下來。冬秀尸體。既然無恙。上面魚羣所奪。更是三鳳尸體無疑。越想越傷。心中忿怒。欲待拚命回身。與三鳳報仇。一則手無寸鐵。二則上面惡魚太多。就是平時遇見。除逃避外。也是束手無策。事已至此。徒自送死無益。祇得一手拖了冬秀尸體。尋覓方向逃遁。行沒多遠。又見一條人影。從斜上面。穿梭一般。飛閃過來。遠遠望去。正是三鳳。不由喜

出望外。正待迎上前去。再往三鳳身後一看。後面還跟着一條兩丈長短的虎鯊。正自追逐不捨。兩下相隔。也僅止十丈遠近。這條虎鯊。比起適才所遇那些大的。雖小得多。若在平時。祇須有一根海蝦前爪在手。當兵刃。立時可以將他除去。無奈此時姊妹二人。精力用盡。彼此都成了驚弓之鳥。那裏還敢存敵對的心思。三鳳先時。原是捨了冬秀尸體。一個斜翻。往水底穿去。這時爲首那條大魚。已近二鳳。噴起浪雲水霧。將後面羣鯊。目光蔽住。三鳳逃得又快。本沒被這些惡魚看見。偏巧三鳳。心機太巧。滿想二鳳。也和他一樣無情。不顧死友。冬秀尸體。勢必引起羣魚爭奪。便可乘空脫身。所以往下逃的時節。立意和冬秀尸體。背道而馳。却沒料到。忙中有錯。驚慌昏亂中。祇顧斜行往下。方向却是橫面。並未往前衝去。下沒多深。後面魚羣。便自追到。互相殘殺起來。這東西專一以強凌弱。鬥得多時。較小一點的。不死即逃。內中有條小的。遊行較低。因鬥勢猛烈。一害怕。便往下面穿去。本想轉頭往回路逃走。一眼望見前面三鳳人影。不由饒吻大動。又無別的同類與他爭奪。不比適才魚多食多。現成美食。如何肯捨。鋼鬚一揚。便往前而追來。幸而三鳳發覺還早。一看後面有魚追逐。這才

想起逃時忘了方向。連忙加緊逃遁。幾次快要追上。都仗轉折靈巧避開。一路上下翻折。逃來逃去。忽見二鳳帶了冬秀尸體。在脚前橫側而往前遊行。不等近前。忙打手式。二鳳也在此時。發現了他。姊妹二人。不敢會合。互相一打手勢。一個左偏。一個右偏。分頭往前逃走。後面惡魚。見前面又添出兩人。貪念大熾。益發加緊往前追趕。逃了一陣。二鳳姊妹精力早已用疲。尤其二鳳手上。拉着一個冬秀尸體。更是累贅遲緩。追來追去。三鳳反到抄出前面。那惡魚追趕三鳳不上。一見側面二鳳相隔較近。人還多着一個。便捨了三鳳。略一撥轉。朝二鳳身後追來。二鳳這時。已累得心跳頭暈。眼裏金星直冒。猛一回望。見惡魚已是越追越近。心想平時逃走。必被惡魚追上。祇有拚命往下潛去。祇能到底。尋着有礁石的地方。便可藏躲。如今已逃出了老遠。不知下面深淺如何。明知水越深。壓力越大。未必潛得下去。但是事已萬分危險。人到急難中。總存萬一之想。想到這裏。拚命鼓起勇氣。將兩手插入冬秀脇下。以防前胸阻力。用手一分浪。頭一低。兩脚登水。亡命一般。直往海底鑽去。二鳳原是一時情急。萬般無奈。反正冬秀回生無望。樂得借他尸體護胸。去抵住前胸阻力。即使他受點傷也



比一同葬身惡魚腹內強些。先以爲下去一定甚難。下沒十丈來。忽見下面的水。直打漩渦。旋轉不休。此時因惡魚正由上往下。追趕甚急。也未暇想起別的。仍是頭朝下。脚朝上。往下穿去。因那裏已逃出了紫雲宮。左近深海地面。水的壓力阻力。並不甚大。却是漩子漩得又大又急。身子一落漩中。竟不由自主。跟着漩子旋轉起來。二鳳猜定下面。必是海眼。祇一漩進去。休想出來。先還拚命掙扎。甚是焦急。轉一想葬在海眼之中。總比死在惡魚腹內強些。何況精力交敵。縱想逃出漩渦。也是萬辦不到。立時把心一橫。率性翻轉身。抱住冬秀尸體。兩脚平伸的先緩過一口氣。死心塌地。由着水力旋轉。不再掙扎。準備與冬秀同歸於盡。眼花撩亂中。猛見離身十多丈的高處。那條惡魚。也撞入漩渦。跟着旋轉起來。想是知道利害。不住翻騰轉側。似想逃出。又不能夠的神氣。二鳳被水漩得神昏頭倒。呼吸難過。死生業已置之度外。看了兩眼。越看上面魚影越真。自知無論是海眼。是惡魚。終於不免一死。便也不去理他。又被漩下十數丈。越往下漩子越大。正以爲相隔海眼不遠。猛的一想。剛才起頭身外忽然一鬆。昏惘中。恍惚已離水面。身子被人抱住似的。接着一陣天旋地轉。便自暈死。

過去醒來一看。身已落地。臥在海底礁石之上。存身之處。並沒有水。周圍海水。和晶牆一般。上面水雲如蓋。旋轉不已。一眼看見面前不遠。站定地。雲前所見的虎面龍身怪獸。靜靜的站在當地。張着大嘴。嚼吃幾片海藻。鼻子裏還穿着一條帶子。因爲適才在漩渦中動念。便是想起此物。一見便知所料不差。猛又想起落下時節。兩手還抱着冬秀未放。怎的手中空空。那惡魚也不知何往。本想掙扎起身。祇是飽笑驚恐。勞乏太甚。周身骨節作痛。身子和癱了一般。再也挪動不起。這時二鳳已猜出適才上面漩渦。是怪獸分水作用。惡魚虎鯊不見。必已逃出漩去。知道怪獸不會傷人。但盼他不要離開。祇能和那日一般。騎上他的頸項。休說不畏水中惡魚侵襲。說不定還可借他之力。回轉紫雲宮去。想到這裏。精神一振。又打算勉強站起。身才轉動。立覺骨痛如折。不由嘜呀了一聲。重又跌倒。耳邊忽聽一聲。二妹醒了。聽去其音甚熟。接着從礁石下面。竄上一條人影。側目一看。來的女子。果是初鳳。穿着一身冰縐霧縠。背後斜插雙劍。依然是三年前女童模樣。祇是容光煥華。儀態萬方。項前還掛着一顆茶杯大小的明珠。彩輝斂灑。照眼生華。心中大喜。正要開言。初鳳已到了面前。說道。我

因跟縱靈獸到此。剛將他制伏之後。忽見前面海水中。人泅影子。隨見水漩亂轉。你頭一個。抱了冬秀妹妹尸體落下。我剛接着。那惡魚也落了下去。被我一劍殺死。因不見三妹同來。又有惡魚追趕。便將你和冬秀妹子尸體。匆匆分開。口裏各塞了一粒丹藥。飛身上去尋找。不想他也失去知覺。誤入漩渦裏面。正往下落。我將他接了下去。與冬秀妹子尸體。放在一起。連給他二人服了好幾粒仙府靈丹。雖然胸前俱有了溫意。如今尚未完全醒轉。正要再給你些靈丹服。不料你已緩醒過來。此丹是我在紫雲宮。金庭玉柱底下。晝夜不離開一步。守了一年零三個月。才得到手。照仙籙上所載。凡人服了。專能起死回生。脫胎換骨。你和三妹。祇是驚勞過底。尚無妨礙。冬秀妹子。不但人已氣絕。還灌滿了一肚海水。精血業已凝聚。靈丹從有妙用。暫時恐難生效。所幸靈獸現已被我制伏。祇等將三妹救醒還陽之後。我們三人。帶了他的尸首。回轉紫雲宮去。見了金鬚奴。再作計較吧。說罷。便將二鳳扶起。二鳳一聽金庭玉柱問寶物。已然出現。初鳳既能獨擒靈獸。本領可知。不由喜出望外。身上疼痛。便好了許多。急於回宮之後。再行細說。當時也不暇多問。由初鳳扶抱着。縱下礁石一看。果然

適才追逐自己的那一條虎鯨。身首異處。渾橫臥石。側海沙之內。齒牙開張。森利如劍。通體長有二丈開外。形態甚是凶惡。若非遇見初鳳。怕不成了他口中之物。想起前事。猶覺胆寒。繞過礁石側面。有一洞穴。甚是寬廣。冬秀尸體。便橫在洞口外面。三鳳已然借了靈丹之力。醒轉。正待掙扎起身。一眼看見兩個姊姊走來。好不悲喜交集。一縱身。便撲上前來。抱着初鳳。放聲大哭。初鳳道。都是你們當初不聽我勸。才有今日。我如晚來一步。焉有你三人命在。如今宮中異寶靈藥。全都發現。又在無心中。收了一個金鬚奴。他不但精通道法。更善於辨別天書秘籙。因感我救命之恩。情願終身相隨。仗他相助。地闕金章。我已解了一半。因等你們三年不歸。甚是懸念。因金鬚奴避他仇家。須等數日後。方能出面。我便留他守宮。獨身從水底。趕往安樂島。探望你們下落。出宮不遠。見海水發熱。正覺奇怪。後來看出安樂島那一面。海嘯山崩。先疑心你們三人。遭了劫數。後來一想。金章仙籙上。曾有三鳳同參的偈語。你二人又能出沒洪波。視大海如坦途。事變一起。難道不會由水裏逃走。冬秀妹妹。縱然難保。你二人決不會死。才略放了一點心。算計你二人。必在海底潛行。找了好一會。也未找到。忽

然遇見那條靈獸。仙籙偈語中。也會有他。並曾註有降伏之法。這獸名爲龍鰲。專能分水。力大無窮。我便照仙籙預示。將他擒住。居然馴善無比。不多一會。便見你二人。先後降落。業已驚勞過度。暈死過去。話說過來甚長。你們先回宮去。再作長談吧。說罷。便走過去。抱起冬秀尸體。姊妹三人。高高興興。往怪獸龍鰲身前走去。初鳳先將繫龍鰲的一根絲絛。從礁石角上解下。將手一抖。那龍鰲竟善知人意。乖乖扒伏下來。初鳳抱着冬秀尸體。先縱上去。騎在龍鰲項間。然後將二鳳三鳳。也拉上去騎好。重又一抖手中絲絛。那龍鰲便站起身來。昂首一聲長嘯。放開龍爪。便往前面奔去。所到之處。頭前半步的海水。便似品牆一般。壁立分開。四圍水雲亂轉。人坐在上面。和騰雲也似。晃眼功夫。便是老遠。不消多時。已離紫雲宮不遠。二鳳三鳳一看。三年不歸。宮上面已換了一樣境界。海濼格外森茂。翠帶飄拂。沈沈一碧。希奇珍介。往來如織。宮門却深藏在一個海眼底。下。就是神仙到此。也難發現。漸漸行近。初鳳將冬秀尸體。交給三鳳抱住。自己跳下騎來。手拉絲絛。便往當中深漩之內縱去。那靈獸龍鰲。想已識得。也跟着主人身後。把頭一低。鑽了下去。水便分開。下有四五十丈。路越寬廣。又

進十餘丈。便到了避水牌坊面前。再走進十餘丈。便達宮門。初鳳一拍金環。兩面通明如鏡的水晶宮門。便自開放。一個大頭矮身。滿頭金髮。下披及地。金鬚黑面。身穿黑衣的怪人。迎將出來。伏跪在地。初鳳命他領了靈獸。前去安置。從獸背上。接過冬秀。姊妹三人。一同回到宮里。二鳳三鳳。連經災難。自身身爲異物。不想珠寶宮闕。依然舊地重來。再加所服靈丹妙用。周身痛苦若失。俱都心喜欲狂。三鳳連聲喊大姊快引我們去看看金庭玉柱。初鳳道。你也是此地主人。既然回來。何必忙在一時。我們且先談別後之事。等金鬚奴回來。想法救了冬秀妹子。再去不遲。說罷。便將回宮苦守。怎樣發現仙籙奇珠之事。一一說出。原來初鳳自從在安樂島。苦勸兩個妹子不聽。祇得獨個兒。回轉紫雲宮去。同胞骨肉。自幼患難相依了十多年。一旦離羣索居。形影相弔。踽踽涼涼。心中自是難受。但是一想起老蚌臨終遺命。和前途關係的重大。便也不敢怠慢。每日照舊在後宮金庭玉柱間守視。除了有時出宮。取些海藻外。一步也不離開。眼看玉柱上。五色光霞。越來越盛。祇不見寶物出現。直守了一年零三個月。仍無影響。一面惦記着柱中異寶。一面又盼望兩個妹子回來。這日想到傷心處。跑

到老蚌藏蛻的池底。抱着遺體。一經悲號。老蚌立時現形。容態如生。與在宮時一般無二。祇是不能言笑。初鳳痛哭了一場。回時本想探些宮中產的異果來吃。剛一走近金庭。忽見庭內彩霧蒸騰。一片五色光霞。燦如雲錦。照耀全庭。與往日形狀有異。不禁心中一動。跑將進去。一看。當中一根最大的玉柱上。光焰激灑。不時有萬千火星。似正月裏的花炮一般噴起。猜是寶物快要出世。連忙將身跪倒。叩頭默祝不已。跪有幾個時辰過去。柱間雷聲般般響了一陣。光霞忽然斂淨。連往日所見都無。正在驚疑之間。猛的一聲爆音過處。十九根玉柱上。同時冒起千萬點繁星。金芒如雨。灑落全庭。接着當中玉柱上。又射出一片彩霞。定睛一看。十九根大可合抱的玉柱。俱都齊中心裂開一個孔洞。長短方圓。各個不同。每孔中。俱藏有一物。大小與孔相等。祇當中一根。孔洞特長。裏面分着三層。上層是兩口寶劍。中層是一個透明的水晶匣子。下層是一個珊瑚根雕成的葫蘆。不知中藏何物。再看其餘十八根玉柱內所藏之物。有九根俱是大大小小的兵器。除有三樣。是自己在安樂島見過的寶劍弓刀外。餘者形式奇古。通不知名。另外八根玉柱孔內。四根藏着樂器。兩根藏着兩個玉匣子。

一根藏着一葫蘆丹藥。一根藏着三粒晶球。這些寶物。都是精光閃耀。幻彩騰輝。知道寶物業已出現。驚喜欲狂。恐玉柱開而復合。重又隱去。匆促間。也不暇一一細看。卽忙先取了出來。運往前面。寶物太多。連運幾次。方得運完。且喜無什變故。先拔出寶劍一看。一出匣。便是一道長約丈許的光華。尤以當中大柱所藏兩口。劍光如虹。一青一白。格外顯得珍奇。便取來佩在身旁。將其餘兩口放開。再看別的寶物。那一件也是光華燦爛。今人愛不忍釋。祇是多半不知名稱用處。算計中柱所藏。必是個中翹楚。那珊瑚葫蘆。小的一個。雖也是珊瑚所製。却是質地透明。有蓋可以開啓。看出藏的時丹藥。惟獨中柱這一個。雖一樣是珊瑚根所製。却是其紅如火。通體渾成。沒有一絲孔隙。拿在耳邊一搖。又有水聲。不知麼樣開法。那透明晶匣裏面。盛着兩冊書。金籤玉笈。朱文古篆。是一細長方整的水晶。看得見裏面。拿不出來。書面的字。更認不得一個。那兩玉匣長約三尺。寬有尺許。也是無法打開。想起老蚌遺命。異寶出現。不久自有仙緣遇合。且等到時。再作計較。紫雲宮深藏海底。不怕人偷。除幾件便於攜帶的。取來藏在身上外。餘者俱當陳列一室。妥放在自己室內。寶物到手。越盼兩個妹。



子回來。欲待親身去尋。又恐宮中寶物無人照看。又不能全帶了出去。雖說地勢隱秘。終是不妥。盤算了多日。都未成行。每日守着這許多寶物。便是一一把玩。便是拔出寶劍來亂舞一陣。這日舞完了劍。見那盛書的晶匣。光彩騰耀。比起往日。大不相同。看着奇怪。又捨不得用劍。將晶匣斫破。想了想。沒有主意。便往老蚌藏骨之處。默祝了一番。回是無心中。繞向後園。走過方良墓地。採了點宮中的奇花異果。東供上一個人。坐在墓前出神。想起幼年。目覩老父被害情形。假使此日父母。仍然健在。同住在這種洞天福地。仙書異寶。又到了手。全家一同參修。豈非完美。如今兩個妹子。久出不歸。枉得了許多寶物。不知用處。仙緣遇合。更不知應在何日。越想。心裏越煩。不知不覺中。竟在墓前軟草地上。沈沈睡去。睡夢中。似見方良走來。喚道。大女。門外有人等你。你再不出去。將他救了進來。大事去矣。初鳳見了老父。悲喜交集。往前一撲。被方良一掌。打跌在地。醒來却是一夢。心想老父死去多年。平日那等想念。俱無夢兆。適才的夢。來得古怪。連日貪玩寶物。也未往宮外去採海藻。何不出去看看。如果夢有靈應。遇上仙緣。豈非大妙。想到這裏。便往宮外跑。初鳳自從安樂島回來之後。平時在宮

中。已不常赤身露體。僅有時出採海藻。一則嫌濕衣。穿在身上累贅。二則回時。忘了多帶幾身衣服。恐被水泡浸壞了。沒有換的好。在海底不怕遇見生人。爲珍惜那身衣服。總得將他脫了。方始由海眼裏。洩了上去。這此因爲得了夢兆。走得太忙。走過宮門外。避水牌坊。方才想起要脫衣服時。身子已穿進水中。反正渾身濕透。又恐外面。真個有人相候。便不再脫。連衣洩升上去。鑽出海眼一看。海底白沙如雪。翠帶搖曳。靜影參差。亭亭一碧。祇有慣見的海底怪魚珍介之類。在海藻中。盤旋往來。那裏有什人影。正好笑夢非作准。白忙了一陣。反將這一身絕無僅有的衣履打濕。隨手拔出身後寶劍。打算挑那肥大的海藻。準備回宮享受。劍才出匣。便見一道長虹也似的光華。隨手而起。光到處。海藻紛紛斷落。祇嚇得水中魚介。紛紛驚逃。略挨着一點。便卽身裂血流。死在海底。初鳳先時在宮中舞劍。祇覺光霞閃爍。虹飛電掣。異常美觀。却不想這劍。鋒利到這般地步。生物遇上。立地身死。不願誤傷無辜魚介。見劍上一繞之間。海藻已然斷落不少。正想將劍還匣。到海藻叢中拾取。猛覺頭上的水。往下一壓。抬頭一看。一件形如蠶繭的黑東西。已自當頭打下。離頂祇有尺許。忙將身往側一

偏無心中。舉起右手的劍。往上一撩。劍光閃處。恰好將那蟲虻。齊頸斬斷。落在地上。低頭一看。罅口內忽然冒起一溜紅光。光斂處。現出一個金髮金鬚。大頭短項。凹目闊口。矮短短渾身漆黑的怪人。跪在初鳳前面。不住叩頭。眼光望着上面。渾身抖戰。好似十分害怕神氣。初鳳有了夢中先人之言。祇有心喜。并沒把他當怪物看待。因水中不便說話。便給怪人。打了個手勢。往海眼中鑽了下去。怪物一見有地可藏。立時臉上轉驚爲喜。回身捨了那來時存身的破罅。連同碎瓦。一齊拿了。隨了初鳳便走。過了遊水牌坊。又回身伏地。聽了一聽。才行走向初鳳身前。翻身跪倒。重又叩頭不止。初鳳這時方想起他生相奇怪。行踪詭秘。有了戒心。先不帶他入宮。一手按劍。喝問道。你到底是人是怪。從實招來。免我動手。怪人先時見了初鳳。手持那口寶劍。掣電飛虹。又在海底遊行。感激之中。本來含有幾分懼意。一聞此言。抬頭仔細向初鳳。望了一望。然後說道。恩人休怕。我乃南明礁。金鬚奴。得天地乾明離火之炁而生。一出世來。便遭大難。幸我天生異稟。長於趨避。修煉已歷數百餘年。迭經異人傳授。能測陰陽萬類之妙。祇因生來的火質。無處求那天一真水。融會坎離。不免多傷生物。爲造物

所忌。日前閒遊海岸。遇一道人。門法三口。被他用法。鑷禁制。打算將我葬入海眼之中。由法鑷中所儲巽地罡煞之氣。將我形骸消化。不想遇見恩人。劍斬法鑷。破了禁制。得脫活命。情願歸順恩人門下。作一奴僕。永世無二。不知恩人意下如何。初鳳不知如何答對方。在籌思。那怪人又過。我雖火性。生來好鬥。却有良心。休說恩人。於我有救命之恩。而且此時我大難未完。還須恩人。終始庇護。方可解免。如不見信。願將我所煉一粒元丹奉上。存在恩人手內。如有二心。祇須將此元丹。用這劍毀去。我便成了凡質。不能修爲了。說罷。將口一張。吐出一粒形如卵黃的金丸。遞與初鳳。初鳳接過手中。見那金丸。又輕又軟。彷彿一毀便碎似的。見他語態真誠。不似有什詭作。又因適才夢兆先入之見。便問道。我姊妹三人。在這紫雲宮中修煉。本須一人守門服役。你既感我救命之恩。甘爲我用。也無須以你元丹爲質。祇是那道人。有如此本領。倘如尋來。怎見得我便想抵敵過他。求我護庇。那怪人道。小奴初見恩人。在這海底修煉。也認是他闕真仙。適才冒昧觀查。方知恩人。雖然生具異質仙根。並未成道。原難庇護小奴。祇是小奴一雙火眼。善能識寶。不但宮中寶氣霞光。已然外露。就是恩人隨身

所帶連這兩口寶劍。那一樣不是異寶奇珍。實不瞞恩人說。以小奴此時本領。休說甘與恩人爲奴。便是普通海島散仙。也非我主。祇緣當年小奴恩師。介道人。羽化時節。留下遺言。應在這兩日內。超劫離世。得遇真主。由此自有成道之望。先見海岸所遇道人。異樣。以爲是他。不想幾乎遭了毒手。恩人收留。雖說助小奴成道。便是恩人。也得益不少。既承恩人見信。將元丹賞還。越令小奴感恩不盡。此後小奴也不敢求在宮中居住。祇求在這宮外避水牌坊之內棲息。聽候使命。但不驅逐出去。那道人的鱗一破。必然警覺。用水遁入海尋找。不知海眼下面。還有這樣地闕仙府。以爲小奴已然遁往別處。免爲所擒。於願足矣。初鳳道。他既當你遁走。你還怕他尋來。則甚。怪人答道。小奴先不知他。便是那有名狠心的鐵傘真人。此人皮氣最怪。人如惹惱了他。當時雖然逃走。他必發誓追尋三年五載。如不過期。遇上必無伴理。一則這裏深藏海底。便是小奴。如非恩人引路。當時也未看出。可以隱身。二則恩人有許多異寶。就是尋來。也可和他對敵。所以非求恩人。疵護不可。初鳳因聽他說善能識寶。正和己用。祇是心中不無顧慮。一聽他自請不在宮中居住。更和心意。當時便答應了他。等過些

日子。察透他的心跡。再將寶物一件一件取出。命他辨別用法。過有月餘功夫。道人始終不曾尋上門來。那金鬚奴處處都覺出忠心勤謹可靠。初鳳先問他可會劍法。金鬚奴答稱。所會祇是旁門。並非正宗。初鳳要他傳授。金鬚奴早已看出初鳳形跡。因知他仙根仙福太厚。又因前師遺傷。自己成道。非靠他不可。恐他疑忌。也不說破。一味裝作不知。祇是盡心指點。初鳳自是一學便會。漸漸將各樣寶物。與他看了。也僅有一半知道名稱用法。初鳳俱都記在心裏。最後初鳳取出當中玉柱所藏的水晶寶匣。金鬚奴斷定那是一部仙錄。非用他本身純陽乾明離火。化煉四十九日。不能取出。除此之外。任何寶物。皆不能破。初鳳因許久無法開取。聞言不信。試用手巾寶劍。由輕而重。連斫了幾十下。劍光過處。祇斫得匣上雷焰飛揚。休想損傷分毫。祇得將匣交他去煉。金鬚奴領命。便抱了品匣。坐在避水牌坊下面。打起坐來。一剎時胸前火發。與匣上彩光融成一片。燒將起來。初鳳連日看出。俱無動靜。直到四十九天上。金鬚奴胸前火光大盛。匣上彩光頓滅。忽聽一陣龍吟虎嘯之聲。起自匣內。掙的一聲。兩道匹練般的彩光。冲霄而起。金鬚奴也跟着狂嘯一聲。縱身便捉。一道彩光。已是化

虹飛走。另一道被金髮奴捉住。落下地來。晃眼不見。初鳳趕過去一看。乃是上下兩函。薄薄的兩本書冊。金鬚奴微一翻閱。喜歡得直進。隨又連聲可惜道。這是地闕金章。可惜頭一函。紫府秘笈。被他化虹飛走。想是我主僕命中。祇該成地仙了。初鳳忙問究竟。金髮奴道。這仙籙。共分兩部。第一部已然飛走。微倖小奴手快。將這第二部地闕金章捉住。此書一得。不但我主僕地仙有分。宮中異寶的名稱用法。以及三位主人穿的仙衣雲裳。俱在宮中何處存放。一一註明。便是小奴數百年來朝夕盼望。求之不得的天一真水。也在其內。豈非天賜仙緣麼。初鳳聞言。自然越發心喜。這些日來。業已看出金髮奴心地忠誠。委實無他。便也不再避忌。問明了仙籙上所指示的各種法寶名稱用法之後。逕領他同入宮內。前去辨別。原來這紫雲宮。乃千年前一位叫做地母的散仙舊居。不但珠宮貝闕。仙景無邊。所藏的奇珠異寶。更不知有多少。自從地母成道。超升紫極。便將各樣奇珍靈藥。天書寶劍。封藏在金庭玉柱之中。留待有緣。不想却便宜了初鳳姊妹。金庭當中。頭一根玉柱。珊瑚葫蘆內所盛。便是峨眉派諸仙。打算用來煉化神泥的。天一真水。初鳳同金髮奴。先認明了各樣寶物。首先照

仙籙所註藏衣之處。將旁柱所藏的兩個玉匣。用仙籙所載符咒。如法施爲打開。一看。果然是大小二十七件雲裳霞裾。件件薄如蟬翼。光彩射目。霧縠冰紈。天衣無縫。不由心花怒放。忙喚金鬚奴避開。脫去濕衣。穿將起來。穿完。金鬚奴走進。跪請道。小奴修煉多年。對於天書奧妙。除第三乘真訣。須主人到時自行參悟外。餘者大半俱能辨解。不消十年。便可一一煉成。至於各種異寶。仙籙上也載有符咒用法。短時間內。亦可學會。祇可惜上乘劍術。不會載在仙籙之內。暫時祇能仍照小奴所傳旁門真訣修煉。是一憾事。小奴託主人福庇。對於成道。有了指望。一切俱願效指點微勞。但求第七年上。將那珊瑚葫蘆中的天一真水。賜與小奴一半。就感恩不盡了。初鳳此時。對於金鬚奴。已是信賴到了極點。當時便行答應。便問他。既需此水。何不此時就將葫蘆打開取去。金鬚奴道。談何容易。此水乃純陰之精。休說頭一部天書業已飛去。沒有解法。葫蘆弄他不開。即使能開。此時小奴災劫。尙未完全避過。又加主人道力尙淺。無人相助。取出來。也無用處。既承主人恩賜。到時切莫吝惜。就是戴天大德了。初鳳道。我雖得了如許奇珍至寶。如不仗你相助。豈能有此仙緣。縱然分你幾件。也所心



願。豈有分你一點仙水。助你成道。到時會吝惜之理。如非你那日再三自屈爲奴。依我意思。還要當你師友一般看待呢。金鬚奴愀然道。主人恩意隆厚。足使小奴刻骨銘心。祇是小奴命淺福薄。不比主人仙根深厚。有此遇合。已出非分。怎敢忘居雁行。實不瞞主人說。似主人這般心地純厚。小奴原不虞中途。有什變故。祇是先師昔日偈語。無不應驗。將來宮中尚有別位仙人。祇恐數年之後。俱知此水珍貴。萬一少賜些須。小奴便功虧一簣。事先呈明。也是爲此。初鳳搶答道。無論何人到來。此宮總是我姊妹三人爲主。你有此大功。就是我恩母回來。我也能代你呈說。怎會到時反悔。金鬚奴聞言。重又跪謝了一番。從此初鳳。便由金鬚奴講釋那部地闕金章。傳授劍法。初鳳早就算將兩個妹子。接回宮來。一同修煉。因金鬚奴說。二位公主。早晚俱能重返仙鄉。一則他二位。該有此一番塵劫。時尙未至。二則這部天籙。說不定何時化去。我們趕急修煉。尙恐不及。萬一因此誤了千載良機。豈非可惜。初鳳把金鬚奴奉若神明。自是言聽計從。却不料金鬚奴。既因前師遺偈。知道三鳳。是他命中魔障。不把天籙煉完。決不敢接回三鳳。以免作梗。更因初鳳。是自己恩主。那天籙不久必要化去。意

欲使初鳳修煉完成。再接二鳳姊妹。好使他的本領。高出儕輩。將來二鳳姊妹回宮。再由初鳳傳授。也可增出他們對初鳳。多一番崇敬之心。省得又和在安樂島時諸事梗命。他對初鳳。雖極忠誠。此舉却是含有私心。初鳳那裏知道。無奈人算不如天算。金鬚奴枉自用了一番心機。後來畢竟還是敗在三鳳手裏。可見事有前定。不由人謀。這且不言。初鳳和金鬚奴。主僕二人。在紫雲宮中。先後煉了年餘光景。一部天籙。祇煉會了三分之一。二鳳姊妹。仍是不歸。屢問金鬚奴。總說時尚未至。初鳳先還肯聽。後來學會了不少道法之後。心想安樂島相隔並不甚遠。當日恩母行時。曾命我姊妹三人。報仇之後。急速一同回轉。此後不要擅出。雖然他二人不聽良言。沈迷塵海。一別三年。島中難保不有仇敵餘孽。沒有除盡。萬一出點什麼不幸的事。豈非終身大憾。天籙既由仙人遺賜自己。想必仙緣業已註定。如果仙緣淺薄。自己在這裏。一樣來要化去。看他不住。難道去接他們這一會。就出變故。於是行意漸決。金鬚奴先是婉勸。後來竟用言語。隱示要挾。不讓初鳳前去。雙方正相持不下。這日金鬚奴領命出宮。採取海藻。剛出漩渦。忽覺海底。隱隱震動。正由安樂島那一面傳來。知道紫雲宮

附近。除近處一座荒島外。數千百里陸地火山。祇有安樂島這一處。猜定是那裏火山崩陷。發生地震海嘯。算計二鳳姊妹。一樣能在海底遊行。山崩以後。無處存身。不去接也要回來。祇得長嘆一聲。取了海藻。回轉宮去。紫雲宮貝闕仙府。深藏地底。初鳳在宮中。並未覺察外面地震。吃完海藻。待了一會。又提起去接二鳳姊妹之事。以爲金鬚奴。又要以去就力爭。誰知金鬚奴。並未和往日一般攔阻。祇請主人速去速歸。初鳳心中大喜。立即持了雙劍。帶了兩件寶物。起身往安樂島趕去。

## 第四回

茫茫熱海巧拯同枝  
烈烈狂飈生擒異獸

行沒多遠。便即發覺地震。初鳳不常出門。還不知道就是安樂島海嘯。火山崩陷。震况又那般強烈。又往前走有數十里。忽覺海水發熱。迥異尋常。漸漸望見前面海中。風狂浪湧。火燄冲天。默計途程。那日去時。沿途並無陸地。那根火柱。正是安樂島的地界。這一驚非同小可。連忙加速前進。好在身旁帶有寶珠。寒熱不侵。漸行漸近。祇見黑雲如墨。煙羅蔽空。狂飈中

那根火柱。突突上升。被大風一捲。化成無數道火龍。分而復合。海中駭浪滔天。驚濤山立。沿途所見浮尸斷體。零碎物品。隨着海水逆流捲走。更覺聲勢浩大。觸目驚心。初鳳一心惦記同胞骨肉憂危。心胆皆裂。祇顧疾行前進。海水已是熱如沸湯。行近安樂島一看。已成了一座通紅火山。樹木房舍。俱都成了灰燼。那裏還有一個人物的影子。左近礁石。遇火凝化。成了白漿。流在海內。猶自沸滾不休。若換常人。休語這樣燦石流金的極熱溶液。便是落在那比沸湯還熱的然水之內。也都煮熟熟爛了。初鳳雖因帶有寶物。不畏炎威。這般狂烈的火勢。畢竟見了胆怯。繞着火島邊沿。遊行了半週。煙霧瀾漫中。望見山地都被火化成了軟包。不時整塊陷落。估量自己。既難登攀。島上此時也決無生物存在。冬秀想已遇難身死。二鳳姊妹俱都會水。如還未死。定然逃向別處。此時在火焰中尋找他二人下落。豈非白費心力。他二人如已逃出。必往紫雲宮那一面逃去無疑。祇是來時。又未相遇。看來凶多吉少。越想越傷心。暗恨都是金鬚奴攔阻自己。如早兩天。將他們接回宮去。何致他二人遇此大難。事已至此。留此無益。祇得往回路。仔細去尋找他二人的下落。初鳳那知他二人同冬秀。事前

出遊。無心脫險。並未在島上遇難。祇是所去之處。偏向一角。不是正路。一個由正東往西南。一個由正西往東北。二鳳姊妹。又因冬秀累贅。時上時下。本質已弱。不敢老在狂飈駭浪中。掙扎。初鳳目力雖佳。偌大海面。那能上下觀查得纖細不遺。常言說得好。事不關心。關心者亂。初鳳一路搜尋。仍是沒有尋見二鳳姊妹影子。真是心亂如麻。不由悲痛已極。眼看行離紫雲宮不遠。猛想起昨日自己曾出宮外。到海底採取海藻。並未發覺地震。看適才海面浮尸神氣。這火山震裂。爲時尙不甚久。如今自己在海中遊行。已比從先快有十倍。他二人說不定還未到達這裏。這一路上。海水上熱下涼。他二人也決不會在海面遊行。自己祇顧注意四外。却未深尋海底。他們如能逃到了紫雲宮。定會回去。最怕是逃時受傷。中途相左。需要自己接應。想到這裏。復又翻身。往火鳥那一面的海底尋去。一會功夫。走出有百十里路。忽見前側面。水中漩渦亂轉。頗與紫雲宮外漩渦相似。暗忖莫非這裏面。又有什麼珠宮貝闕。救妹心急。雖在存思。並沒打算入內去觀察。誰知那漩渦。竟是活的。由橫側面倏地改道。連往自己衝來。來勢是更非常迅疾。方在詫異。已被漩渦包上。初鳳也沒去理他。仍自前進。

猛的身子一空。已出水外。向前站定一個虎面龍身的怪物。後半身仍在水內。前半身相隔數丈的水。上下左右。全都晶牆也似的辟開。定睛一看。正是那年安樂島。爲獅羣所困。起來相救。逐走猛獅的怪獸。靈機一動。想起日前天籙上。曾說此獸。名爲龍蛟。角能辟水分波。生來茹素。性最通靈。專與水陸猛獸惡魚爲敵。遇上必無倖理。又能口吐長絲。遇見強敵。或到緊迫之時。便吐出來。將對方困住。那絲和細瀑布相似。通體晶明。却是又粘又膩。不經他自己吸回。無論多利害的東西。沾上休想解脫。僅鼻間有一軟包。是他短處。知道他底細的人。祇須將他鼻端。用東西緊緊按住。立時蹲扒地上。渾身癱軟。再也動彈不得。相遇時可如法將他制服。用一根絲縲從他天生鼻環中穿過。便可順從人意。要東便東。要西便西了。此獸一得。不但可充紫雲宮守戶之用。還可借他分水之力。採取海眼中的靈珠異寶。並說這種天生靈獸。千載難逢。極爲少有。異日相遇。不可錯過等語。那龍蛟遇見生人。并不走開。也無惡意。祇顧低頭選海底所產的。肥大海藻嚼吃。初鳳心裏還惦記着兩個妹子的安危。下落。急於將他收服。忙將腰繫一根長縲解下。拔劍在手。走上前去。仰頭用劍。指着龍蛟大喝道。

昔日我姊妹二人。被困獅羣。多蒙你趕來相助。頗感大德。似你終日在海陸遊蕩。難成正果。我姊妹所居紫雲宮。乃是珠宮貝闕。仙家宅第。如肯隨我回去。乖乖降服。將來造化不小。否則我奉仙籙金敕。少不得親自動手。我這仙劍。利害非凡。那時你受了重傷。反而不美。那龍蛟原是因安樂島地震山崩。熱浪如火。存不住身。逃到當地。見海藻繁茂。動了饑吻。正在嚼吃。初鳳剛一說。便住了嘴。偏頭朝下注視。好似能通人意。留神諦聽。等到初鳳話一說完。條地撥轉身。住側面逃去。初鳳記准仙籙之言。如何肯放過去。連忙隨後追趕。一口氣追了有二三十里途程。因他以前曾有解危之德。祇打算好好將他收服。不願加以傷害。始終沒有用劍。總想趕在他頭裏。給他鼻端一下。那龍蛟何等通靈。先前在安樂島海底。已吃過二鳳姊妹的大苦頭。知道人要取他的要害之處。一面昂首飛逃。一面將身後長尾。亂搖亂擺。竭力趨避。不使頭半身與人接近。初鳳既決計不肯傷他。這東西又如此生得長大。在水中穿行。又是異常迅速。初鳳追了一陣。祇在他身側身後打旋。有時趕到他頭前。剛一照面。便即撥頭。又往側面穿去。打算去按他的鼻端。簡直成了夢想。長尾過處。排盪起的水力。何止數

千百斤。如換常人。休說被他長尾打中。單這強大水力。也被據壓成爲肉餅了。似這樣上下左右。在這方圓二三十里以內。往返追逐。初鳳老不能得便下手。好生焦急。未後一次。正要趕過龍蛟頭前。龍蛟因敵人追逐不捨。也發了怒。猛的將頭一偏。身子往傾一穿。長尾一擺。朝準初鳳前胸打到。兩下都是勢子太疾。初鳳一個躲避不及。眼看就要打中。這一下如打在身上。任是此時初鳳得了仙籙傳授。也是禁受不起。初鳳正想飛身越過龍蛟頭前。給他一個迅不及防。縱上去。照鼻端來那一下。沒料他這次改了方式。沒等人越過頭。竟自旋身掉尾打來。一轉側面。便覺水力如山。從側面壓到。那條長尾。已離身甚近。知道再像先前一樣。沉身海底躲避。萬分不及。忽然急中生智。不但不能下沈躲。反順着水的排力。一個黃鶴冲霄。往前面上方飛起。升約十餘丈高下。恰好長尾從腳下掃到。不過半尺。居然躲過。百忙中。再低頭一看。龍蛟身形。已自掉轉。頭前尾後。長蛇出洞般。一顆大頭。昂出水分。波辟浪。往前飛走。暗忖。這樣前後追逐。何時可以將他制服。並且還有危險。怎不騎在他的身上。慢慢挪向前面。豈不比較可以安全下手。念頭一轉身子。往下一落。正騎在龍蛟後半身近尾。



之處。那龍蛟見敵人騎上身來。身子搖擺得益發利害。前穿更速。走了一陣。倏地將長尾一起。往自己背上打去。初鳳知他野性發作。想將自己打死。此舉正合心意。便也將身一起。着他長尾之勢。一個鯉魚打挺。穿出前面水落外。順在龍蛟項上。更不怠慢。一手攀着龍蛟頭上長角身子朝前一探。左手舉劍。逕向他鼻端按去。眼看龍蛟開口張處。剛噴起半個晶明水泡。被這一按。立時將嘴閉緊。渾身抖戰。扒伏在地。絲毫不動彈。初鳳知己將他制伏。低頭一看。大鼻孔中。果有天生的環眼。忙回左手。解下雲裳上的一根絲縑。右手長劍。仍然按緊他的鼻端不放。身子從他頭上滑了下去。滑到鼻前。用雙脚勾住他的長角。再將絲縑從鼻環中穿過。打了一個緊結。然後鬆手。跳下身來。龍蛟鼻端所按之劍。一丟。他緩緩站起身來。一雙虎目。淚汪汪望着初鳳。大有可憐之容。初鳳見他已然駭服。迥不似先前桀敖神態。甚是心喜。試將絲縑輕輕一抖。龍蛟跟了就走。激一使勁。便即扒下身來。知他鼻間負痛。忙即停手。又見他經行之處。每遇肥大海藻。便即偏頭注視。猜他定是腹飢思食。雖然救妹情殷。畢竟初得神物。心中珍惜。便即對他說道。我兩個妹子。也從安樂島逃去。如今不知去向。

你可卽速在此飽餐一頓。我自左近先去尋找他們。如找尋不着。我再回到此地。騎你同去尋找。找着之後。同歸仙府。隨我修煉。日後也好謀一正果。說罷。就在海藻肥盛之處。尋了一個海底潛礁。將絲絲繫好。正待穿入水中。先在附近搜尋。猛一抬頭。看見水上面雲亂轉中。有一條白影。隨着漩渦旋轉而下。心中一動。忙卽縱身上去。接下一看。正是二鳳和冬秀。摟抱在一齊。業已氣絕身死。僅祇二鳳胸前。還有餘溫。冬秀已是骨僵手硬。死去多時。二鳳既然無心相遇。三鳳想必也在近處遇難。同懷良友。俱遭浩劫。雖然身藏靈藥。可以希冀還生。到底心酸。況且三鳳下落。還無把握。怎不難過。悲痛中。匆匆取出身藏靈丹。給二人口中。強塞了幾粒進去。手足之情。終比外人厚些。因要上去。尋找三鳳。恐龍蝦無心移動。海水漫來。將二鳳冲走。便將二鳳尸身。放在繫絲絲的礁石之上。冬秀尸身。却安置在礁石左側。崖洞外大石上面。剛放好。又二次待要穿上水去。又見上面水雲中。白影旋轉。祇得比起二鳳下來時。長大得多。旋起來時。疾時緩。好似在漩渦中。掙扎神氣。心中奇怪。定睛一看。竟是一條大虎鯊。知道這種惡魚。非常殘忍。定是追蹤二鳳。冬秀尸體到此。不禁大怒。說時遲。那時

快。就在初鳳注視尋思之際。那條惡魚。已從水漩中。落了下來。雖然失水。見了人。還想吞嚥。大嘴剛一張開。初鳳隨手就是一劍。劍光過處。立時齊頸。斬爲兩截。初鳳斬魚之後。便即飛身往水漩中。穿了上去。行沒多遠。便見三鳳。順水漂來。因離海底甚近。上面水的壓力太大。不易翻浮上去。適才逃命時節。用力過度。忽然昏迷。又灌了一肚子海水。業已氣絕身亡。所幸人已尋到。還可設法挽救。當時驚喜交集。匆匆抱了回轉。因二鳳存身之處太仄。便與冬秀尸身。放在一處。同時塞了靈丹。先將他姊妹二人救轉。回到宮中。互說經過。初鳳因他二人。當初不聽良言。今番已受了許多險難。祇溫言勸慰了幾句。不再埋怨。一面談說。早將玉匣中仙衣雲裳。取了出來。與他二人更換。又將宮中異果海藻之類。取些與他二人吃了。二鳳一聽宮中金庭玉柱。果然發現。得了許多奇珍異寶。還有一部仙籙。照此虔修。便可成仙了道。不由心喜欲狂。祇三鳳性情褊狹。雖然心喜。總以爲姊妹俱是一樣。却被大姊佔在頭裏。好生後悔。不該在安樂島。貪戀了這三年。以致鬧得幾乎耽誤仙緣。葬身魚腹。所幸天書尚在。祇要虔心修煉。仍可和大姊一樣。否則豈不大糟。她祇管如此想。誰知事偏不如人意。

以致日後魔劫重重。幾乎又鬧得身敗名裂。此是後話不提。且說冬秀畢竟是個凡體。元氣在水中。傷殘造盡。仍無回生之望。初鳳見他回宮這久功夫。面色已逐漸由蒼白。轉成紅潤。祇是仍未醒轉。雖不似二鳳姊妹般。骨肉關心。終以昔日共過患難。出生以來。所交的第一個朋友。既有幾希之望。不願使其獨個兒化爲異物。欲待尋金鬚奴商量解救之策。却自從宮外一見。將龍蛟交他前去安置。一直沒有進來。龍蛟置放何地。也未來覆命。心中詫異。便由二鳳姊妹。各自觀賞宮中所有奇珍異寶。起身前去尋喚。剛剛轉過外面宮廷。便見晶牆外面。金鬚奴獨自一人。滿面含愁。背着雙手。徘徊往來於避水牌坊之下。時而仰天長嘆。時而舉手搔弄頭上金絲般的長髮。好似心中有萬分爲難。又打不起主意神氣。初鳳因他自從來到紫雲宮。每日恭謹服役。總是滿面歡容。祇適才初動身去救二鳳姊妹時。臉上有些不快。似樣般愁苦之色。從未輕見。不禁懷疑。知道這宮中晶壁外觀通明。內視無視。率性停步不前。暗中觀察他的舉止動作。待了一會。見他盤旋沉思了一陣。并無什麼異狀。忽然跪在地下。朝天默祝了一番。然後起身垂頭喪氣。緩步往宮前走來。恐被他看出不便。便開了

宮門迎將出去。問道：你怎的這久時候不進宮來？龍蛟安放何處？我還等你來商量。救轉一個朋友。金鬚奴躬身答道：那龍蛟乃是靈獸。稍加訓練。便可役使。已暫時先將他繫在宮後瓊樹之下。那裏有不少花果。如今正貪着嚼吃。小奴也知同來的另一位姑娘。仙根本來不厚。周身骨脈臟腑。俱被海浪壓傷。非小奴不能救轉。既是主人好友。不能坐觀。怎奈適折之恩。師所賜錦囊。不救此女。縱難飛升紫闕。還可在這闕珠宮之內。成爲地仙。如救此女。雖有天仙希冀。但是極其渺茫。十有九難望成就。而且此女正是小奴魔劫之根。稍一不愜。即此地仙亦屬無望。但是他又與三位主人。非常有益。如此遲疑不決。在宮外盤算好些時。主人想已看見了。初鳳聞言驚道：我看你動靜。並無別意。祇緣你向來忠謹。平時總是滿臉高興。自我今日去接二位公主起。你便一時愁過一時。心中不解。我和你分雖主僕。情逾師友。他們三人。兩個是我妹子。一個受我兩次救命之恩。你日後縱有錯處。我已無不寬容。他們還敢怎的使你難堪。至於有什災劫的話。我等同學這部天書。本領俱是一樣。你的道力經驗。還比我們勝強得多。休說外來之災。據你說。祇須道成以後。行法將宮門封鎖。天仙俱難飛

渡。就使自己人。有什爭執。也未必是你敵手。何況還有我在。從旁化解。你祇管愁他則甚。金鬚奴道。如今主人。道法尙未煉成。那裏得知仙緣。俱有定分。這一部天籙。雖然一樣。並無二冊。但是修過中篇。主人能自通解時。便無須由小奴講解。那時上面的符偈語。便視人的仙緣根淺。以時隱現。主人學會以後。也須遵照上面仙示。不能因小奴以前有講解傳習之功。私相授受。便是二三兩位公主的道行本領。也比主人。要差得好幾倍。怎能由人心意。小奴明知祇一推說返魂無方。日後便少許多魔障。一則爲主不忠。有背前誓。將來一樣難逃應驗。二則小奴以荒海異類。妄覬仙業。命中註定。該有這些災難。逃避不脫。就按先恩師遺偈之意。也無非使小奴。預先知道前因後果。敬謹修持。以人定勝天罷了。初鳳聞言。總覺他是過慮。雖然着實寬勉了幾句。並未放在心上。當下又問解救冬秀之策。金鬚奴道。這位姑娘。服了許多靈丹。元氣已然可以重生。將來體質。祇比先還好的。不過他受水力壓傷太重。五官百骸。無法運轉。此時他已然有了知覺。言有不得。甘受苦痛。比適才死去。還要受罪。小奴既已情願救他。不消三日。便可復原。請主人先將金庭玉柱靈丹。再取一十三粒。用宮後仙

池玉泉融化。給他全身敷。上暫時先止了痛。小奴自去採取千年續斷。和紅心補碎花來。與他調治便了。初鳳因這兩種靈藥。俱未聽見金鬚奴說過。以爲他要出宮採取。便問道。你常說你的對頭。鐵傘道人。尙要尋你。此去有無妨碍。可要將宮中法寶。帶兩件去。作防身禦敵之用。金鬚奴笑道。小奴此時出宮。天胆也是不敢。主人那裏知道。這兩種靈藥。全都在我們這紫雲宮後苑之內。其餘靈藥尙多。小奴起初也是不知底細。自主人今日走後。獨自詳看天書。才行悟得。這千年續斷。與人間所產不同。除紫雲宮外。祇有陷釜島有出產。雖比這裏年代還久。用處更大。但僅由列仙傳說。自爽無人發現。這紅心補碎花。却是這裏獨一出產。別處無有。這兩種靈藥。一有接筋續骨之功。一有補殘生肌之妙。再加用了若許地闕靈丹。豈有不能回生之理。初鳳喜道。我以前僅覺後苑那種奇修花卉。終年常開。可供觀賞。不想竟有這般妙用。如此說來。其餘那些花草。也都是有用的了。金鬚奴道。雖不全。也大半俱是塵世所無。初鳳又問道。你說那紅心補碎花。我一聽名兒。便曉得是那生着厚大碧葉。花形如心。大似盆鉢。一莖並開的小紅花。續斷名兒古怪。可是那翠葉長梗的矮樹。却非續

斷。乃是玉池旁和藤蔓相似的小樹。出產甚少。祇有一株。這兩種靈藥。取用法。俱都不同。少時取來。一見便知。此時救人。以速爲妙。說罷。二人分手。初鳳便照金鬚奴所說。先取玉泉。化了靈丹。與冬秀敷勻全身。一摸胸頭。果然溫暖。撥開眼皮一看。眼珠靈活。那似已死之人。祇是通融柔若無骨。軟癱在牀。知道全身大半爲水力壓碎。不知身受多少苦痛。好生代他難過。敷完靈丹。金鬚奴早採了藥來。在外相候。初鳳將他喚了進來。問明用法。先將週身骨節。合縫之處。用續斷搗碎成漿。塗了。再取紅心補碎花。照樣搗碎。取出丹汁。由二鳳三鳳。幫同給他全身擦遍。然後取了一襲仙衣。與他穿了。未滿三日。冬秀逐漸還原。他的五官百骸。早已有了知覺。在將醒未醒之際。已然得知究竟。這一來不但起死回生。而且得居仙府。有了升仙成道之望。自然是喜出望外。祇於初鳳姊妹。感激到肝腦塗地。由此每日與二鳳三鳳。隨着初鳳。照仙籙傳授修煉。閒來時。便在宮中各處遊玩。貝闕珠宮。仙景無邊。到也享受仙家清福。祇是一件美中不足。仙籙上所有道法。俱是循序漸進。四女的天資稟賦。有了厚薄。所學的程度。也因之有了高下。除初鳳生具仙質。六根無滓。靈府通明。一學便悟。又是首



先入門。自然領袖羣倫外。二鳳因受紅塵嗜欲污染。多服煙火。本質雖差。僅祇所學。日期較晚。不如乃姊。學時還不十分顯出費力。三鳳自爲獅惡。傷了一臂。流血過多。體氣已有損耗。再加這幾年的塵欲銅蔽。他的私心又重。休說初鳳。比起二鳳。已是不及。冬秀更是本來凡體。從患難百死之際。微倖得遇仙緣。他爲人雖是聰明好勝。饒有機智。因爲心思太雜。於修道人。反不相宜。先時同學。不甚覺得。日子一多。所學益發艱深。漸有相形見绌之勢。他不想自己爲資稟有限。反以爲是初鳳同金鬚奴。對他和二鳳姊妹。有了厚薄。不肯盡心相傳。初鳳於已有幾次救命之恩。還不敢心存恨意。對金鬚奴。却是嫌隙日深。祇是胸有城府。不會外露罷。偏巧他的仙緣有限。又過了數月。初鳳對於那部地闕金章。已能自己參悟。無須金鬚奴從旁解說。並且書上的字。也是時隱時顯。除初鳳外。連金鬚奴。有時也不能看出字來。由此初鳳。日益精進。他主僕五人。原本定有功課。每當參修之時。俱在子夜。照例由初鳳領了四人。跪祝一番。然後捧了仙籙。在宮庭當中圍坐。初鳳先分別傳了二鳳姊妹。與冬秀的煉法。然後由金鬚奴持劍侍側。自己對書虔心參悟。等自己習完。再將可傳的。傳給金鬚奴。

修煉。這日習到天籙的末一章。剛剛通悟。還未煉習精熟。上面的字。忽然隱去。末章後頁。忽現出數行偈語。將初鳳姊妹三人。和冬秀的休咎成就。略爲指示。并有初鳳照所得勤修。不久便可成爲地仙。以後欲參上乘正果。全仗自己修持。積修外功。萬不可少。餘人仙緣較淺。全視各人。自己能否虔心參悟。力求正果爲定。不可妄多傳授。因而自誤等語。初鳳看完。剛剛起身跪謝。那書忽從手上飛起。化成一片青霞。籠罩全庭。頃刻消散。初鳳知道自己道將學成。仙籙先期化去。便將書上偈語。當衆說了。二鳳雖然失望。知道仙緣註定。還不怎樣忿怨。冬秀和三鳳。俱知金鬚奴火煉玉匣。搶去天籙之事。這次天籙飛去。見他滿面笑容。躬身侍立在側。並未動手。若無其事一般。猜他已將天籙學全。必有防他化去之策。却故意不讓大家學全。由他化去。情知所學。還不及初鳳的一半。原想祇有書在。日久自和初鳳一般。能以自己參悟。這一化去。雖說初鳳厚愛同懷。情重友聲。也未必敢違了天籙偈語。私相授受。越想越恨。越想越難受。竟自放聲大哭起來。經初鳳勸他了一陣。才行悶悶而罷。冬秀更因哭時。金鬚奴未來解勸。好似面有得色。越發把他恨在心里。光陰易過。轉眼十年。二鳳雖然

比起初鳳。相差懸遠。因爲始終安分度修。到也不在話下。惟獨三鳳。和冬秀。俱是好強爭勝之人。除平常苦心練習。魔着初鳳傳授外。總恨不能。有點什麼意外緣遇機會。以便出人頭地。初鳳受他二人纏繞不過。也曾破例傳授。二人意總未足。幾次請求初鳳。准他二人出海雲遊。尋訪明師。以求正果。初鳳記着老蚌之言。歸期將屆。再三勸阻。好歹也等恩母回來。再行出外。冬秀表面上。還不違抗。三鳳那裏肯聽。姊妹二人。鬧了好幾次。終竟三鳳。帶了冬秀。不辭而別。他二人走沒多日。老蚌居然重回地闕。初鳳二鳳。自是心喜。接進宮中。一問經過。才知老蚌。蛻解後。便投生到浙江歸安縣。一個姓仇的富戶家中爲女。因乃母生時。夢見明珠入懷。取名慧珠。生後一直靈根未昧。七歲上。父母雙亡。正遭惡族欺凌。遇見天台山白雲庵主。明悅大師。看出他的前因。度往庵中。修煉道法。一十二年。大師因他不是佛門弟子。命中祇該享受地闕清福。始終沒有給他剃度。傳了許多小乘法術。圓寂之時。指明地點。命他仍自回轉紫雲故里。他領了遺命。同幾封密偈。尋到紫雲宮海面。用小乘佛法。叱開海水。直達宮中。與初鳳等相見。此時慧珠。已是澈悟前因。一見祇有三鳳不在。便問何往。初鳳便將

姊妹三人。安樂島報完父仇。以及二鳳三鳳。貪戀紅塵。在島上一住三年。自己勸說不聽。回宮苦守玉柱。開放得了許多奇珍。後來收金鬚奴和龍鮫。救回二鳳姊妹和冬秀。三鳳性傲不聽約束。日前與冬秀私自出走。說去尋師學道。會命金鬚奴出宮追趕。也未尋回等事。一說了。慧珠道。三鳳真想不開。我常聽師父說。我們這座地闕仙宮。深居地肺。爲九地靈府之一。祇須等你將那部地闕金章中修道之法煉成以後。我同你姊妹二人。帶了宮中異寶。再出去將外功積修圓滿。那時重歸仙府。縱不望飛升紫闕。一樣可求長生不老。永享地闕清福。比起天仙。相去能有幾何。他這一出去。萬一誤入岐途。豈非自誤仙業。你說那冬秀一個尋常凡女。遭遇仙緣。也這等不知自愛。跟着胡行。尤其大是不該。我本想回宮以後。從你煉法。道未煉成。不再出世。他這一走。我便放心不下。祇好趁他二人。迷途未遠以前趕去。將他們追了回來。以免一落左道旁門。便無救藥。我經此番塵劫。僅學了點小乘法術。在我未把天籙道法煉成。元神重孕嬰兒之後。本不願出海問世。祇因你的道力。雖已有了根柢。無奈自幼隱居海底。塵世閱練太淺。對於目前正和各派中人物。無什聞知。恐遇上時。難以辨

別。二則三鳳心性。既變得如此倔強。先不聽話而去。豈肯出海之後。再隨你回來。有我同去。畢竟要聽話些。我雖無什高深本領。但是自幼隨了師父。雲遊天下。那一派的人物。差不多都有一半面之緣。就是不認得的。也能一望而知。再者師父臨飛升以前。曾傳我內照前知之法。爲日尚淺。縱難及遠。對於目前物事。一經湛定神明。歸心返視。便能略知未來。適才聽你說話之際。我因思念三鳳。潛心默參。一行吉凶得知他二人。已離海岸。漫遊中土。行蹤當在嵩岳秦岱之間。頗有因禍得福之象。故此非去不可。不過尚有一事爲難。地闕仙府。根本重地。況有許多不能全數攜帶的寶物在此。雖說深居海底。暗藏地肺。外人不易知曉。終須留一自己人在此。以防萬一。二鳳留守。自是當然。但他法力淺薄。最好留下金鬚奴。與他同守。再加神獸龍蛟。守護宮門。定可無慮。無奈金鬚奴他對我說。魔障將臨。去留於他均有妨害。此人功高苦重。恐誤了他的功果。令人委決不下。正說之間。金鬚奴忽從門外走進。面帶愁容。朝着慧珠跪下道。小奴近些日來。忽然道心不靜。神明失了主宰。算計先恩師遺囑。暗示。想是大難快要臨頭。就是主人。此次不出外。小奴也請假。暫離此地。以求免禍。具闕仙府。

非無外魔覬覦。但是尙非其時。照小奴默參運數。約在諸位主人將來二次出遊歸來之後。方有一番紛擾。過此仙府卽由主人用法術封鎖。從此碧海沈沈。仙濤永靜。不到百年後。末次劫運降臨。不會再與生人往還。此時休說還有二公主。與龍蛟留守。縱使全數離開。也絕無一些事變發生。到是小奴魔劫重重。依次將臨。明知逃到那裏。都難避免。不過與主人同行。一旦遇上外魔。不能與之力抗。再有主人德庇。還可脫險。祇有這內欲一起。却難強制。一個把持不住。不但敗道喪生。還負了主人再造深恩。思來想去。祇有同行。稍好一些。望求主人俯允。感恩不盡。此時慧珠道行尙淺。便是初鳳。雖然今非昔比。對於金鬚奴的出身來歷。和天生的異稟。也是一樣茫然。因知金鬚奴素來忠誠。又善前知。與慧珠二鳳商量了一番。便放放心心。由二鳳在宮中留守。又將龍蛟喚來。囑付了幾句。命他就在避水牌坊下面。看守門戶。不許擅自離開一步。那龍蛟本是神獸。自經初鳳姊妹。這些年訓練。已是通靈無比。聞言點首長鳴。轉身自去。慧珠初鳳。便帶了金鬚奴。出宮訂升海面。同駕遁光。先往嵩岳飛去。

## 第五回

都火梵唄毒煉少林僧  
撒手烟雲驚逢鐵傘道

到了嵩山。遍尋三鳳冬秀二人踪跡。一點影子也無。慧珠隨師多年。熟習寺廟中規條。因來時算出二女。是往嵩岳一帶。估量尚未遠去。便命初鳳。帶了金鬚奴。在少室等候。以免驚駭俗人耳目。獨向少林寺一帶庵觀中。尋覓禪友。打聽下落。那少林寺在元明之際。正是極盛時代。能手甚多。慧珠原從後山趕向前山。因寺中方丈悟能。以前曾有一面之緣。打算尋他。詢問門下僧徒。在每日樵蘇挑水之時。可曾見過像二女打扮的女子。不料行近少林寺。還有三數里遠近。見前面懸崖陟立。上出重霄。崖側一條深澗。擋住去路。寬有二丈。正待飛身越過。忽聽木魚之聲。起自天半。心中詫異。抬頭一看。懸崖危壁上面。附着一片灰雲。雲影裏映現着一株古老怪松。斜坐崖隙。那梵唄之聲。便從那裏發出。慧珠知道當地異人甚多。見那僧人。故炫精奇。來路不正。不願招惹。裝作不知。逕自縱過澗去。身才立定。便聽洪鐘也似的一聲阿彌陀佛。眼前現出一個紅衣赤膊。面貌極其凶惡的番僧。左手持着一柄鐵禪杖。

背着一個大盆般的鐵鑄。右手單掌當胸。指着慧珠道。此山豺虎甚多。女檀樾孤身獨行。意欲何往。可要和尙護送一程麼。慧珠知他來意不善。暗中留神。合掌當胸答道。弟子因來此遊玩。中途失去兩個伴侶。欲往前面少林寺中探聽。有無人見。自幼曾學過少許薄藝。雖是獨行。到也不畏豺虎。前行不遠。即可達到。無須煩人保護。禪師好意。祇有心領了。番僧聞言。擗笑道。女檀樾竟與少林寺智能賊和尙。是舊相識麼。我奉大力法王之命。來此已有九日。每日早晚功課完畢。便到寺前尋他。他却縮頭不出。弄些障眼法兒。將寺門封鎖。不敢出面。本當衝了進去。又覺我和尙老遠到此趕盡殺絕。昨日我已遞了法牒。限他三日。將全寺讓出。由我住持。今日已是第二天了。還沒見他動靜。且等三日過去。仍沒回音。我便用佛家禪火。將全寺一火燒個精光。昨日我已。在寺前大罵。你那兩個同伴。不知輕重。竟敢出言和我。挺撞。被我略施佛法。將他二人。鎖在後山天蕩岩洞窟之內。預備這裏事完之後。將他二人。獻與法王享受。我看你生得比他二人。還要美貌。又是他二人的同伴。正好打做一路。乖乖由我送往岩洞之內等候。免得丟醜。慧珠一聽。以智能那般道行。竟由他在本山猖狂胡爲。



這個番僧。必非易與。如若力敵。恐怕不是對手。三鳳冬秀。被他攝去。又不知天蕩岩在後山什麼所在。莫如將機就計。等他料到岩前。再用師父所傳遁法。脫身回去。告知初鳳金鬚奴。想主意救人除害。想到這裏。剛要張口答話。那番僧已好似看出他心意。兩道濃眉。條地往上一皺。罵道。你這賤婢。目光不定。想在大和尚面前搗鬼。那裏能够。你們這些賤貨。好好善說。叫你隨我到天蕩岩去。定然不聽。非出乖露醜不可。說罷。將袍袖往上一舉。慧珠見勢不佳。暗道一聲不好。正待行法遁走。猛覺眼前一亮。一片黃雲。已將身子罩住。知道逃走不及。連忙手中捏訣。盤膝坐定。將小乘法術中的金剛住地之法。施展出來。先將身子定在山石上面。化爲一體。以免被敵人的妖雲捲走。然後虔神內照。一拍命門。放起一片銀光。將身子護住。這佛門小乘法術。專備修道人。在深山中修道防身之用。專一以靜制動。雖不善攻。却極善守。祇要心不妄動。神不亂搖。任你多利害的邪術。也難侵害。那番僧原是西藏大力法王。妖僧哈葛尼布的大弟子。所煉邪法妖術。甚是利害。因爲路過嵩山。想起少林寺方丈智能。爲人正直。劍術高強。法王手下紅衣妖僧。屢次吃他大苦。氣忿在心。又覬覦寺中那片基

業。仗着自己新近煉成了一種毒火紅砂。親往寺中尋仇。誰知智能早已得了能人報警。知道一時難以抵敵。一面用飛鉢傳書。各處求救。一面約束手下徒衆。禁止出外。緊閉寺門。外用法術封鎖。以待救援。番僧見全寺均被雲封。知道內藏奇門妙用。攻不進去。連在寺前。辱罵了幾日。始終不見人出來。又防中了誘敵之計。不肯輕易施展毒火。好不氣悶。那三鳳同了冬秀。離了紫雲宮。雖打算遊歷天下名山古洞。尋訪仙師。無奈一個是自幼深居海底。各地名山勝域。均無聞知。一個雖是自幼隨了父親保鏢。闖蕩江湖。僅知道一些有名的江湖好漢。祇於神仙居處。仍是茫然。二人先在海外閒遊了幾處島嶼。覺得景致平常。不似仙人所居。好生掃興。末後冬秀想起幼時曾聽父親說起。嵩山少林寺慣出能人異僧。名頭高大。有一次曾親見寺中一個和尚。放出飛劍。斬人於數十里外等語。不知事隔多年。寺中還有這種人能無有。便和三鳳說了。三鳳笑道。我們姊妹幾個。那個不會。何況我們深居海底。仙宮出入驚濤駭浪。大姊曾說你們本領道法。已和散仙差不多了。尋常能放飛劍的人。尋他有什么用處。冬秀道。話不是如此說。天外有天。人外有人。就拿金鬚奴說。他的本領。已比我二

人要強得多。如論道行。還遠在大姊之上。但是每一提起他那對頭。鐵傘道人。事已過去。還在胆寒。我們此次出門。原爲爭這口氣。不成無歸。有志者事竟成。且不必單說前往高山。我們把天下名山。人跡不到之處。全走一遭。早晚必能遇上。即使我們真個仙緣淺薄。開開眼界。長點見識。也是好的。三鳳本無目的。因在安樂島時。常聽冬秀說。中土山川雄秀。如何好法。早就神往。既然嵩山。常有異人劍仙來往。便先往高山一遊。到了再議行止。當下說定。同往嵩岳進發。一入中土。遇見繁華城鎮。也曾下落遊覽。就便訪問去嵩山少林寺的途徑。冬秀因二人所著。俱是仙家衣履。惹人注目。想起乃父在日之言。江湖上行走。不宜過事炫奇。雖說現在所學。已離仙人不遠。到底還怕遇見能手。一落地。首先將從紫雲宮中帶出來的兩枝珊瑚。向大城鎮中。去換些金銀備用。那珊瑚紫雲宮後園中。到處皆是。冬秀所帶。雖是兩枝極小的。在塵世上。已是無價之寶。手到便將金銀換來。先買了兩身尋常衣履。與三鳳一齊換了。有了前車之鑒。仗有靈丹辟穀。除打聽出附近有什名山勝蹟。必去登臨。外大都無什耽擱。不消數日。已達嵩山。先在山麓降下。商量了一陣。然後往少林寺中走去。比時少

林寺聲望。雖稱極盛。但是山徑崎嶇。猶未開闢。除慕名學藝。和有本領的人來往外。尋常人極少問津。二人在來路上。已屢聽人說起少林寺的威名遠震。寺中和尙。如何勤苦清規。有了先入之見。不由起了幾分敬愛之心。冬秀更是滿心。記着昔日江湖上。尋師訪友的步數。因同事中不接待女施主。原打算到了寺前。遇着本僧。略顯身手。將寺中尋了。引了出來。看看有無真實道法。再行定奪。起初以為這大一座叢林。縱不接待女客。進香的男子。必不在少。誰知入山。走了好一程。一個人影。俱未遇上。二人也未覺異。仍往前走。沒有頓飯光景。已然望見前面樹林隙裏。紅牆掩映。知離寺門不遠。正往前行。耳邊忽聽喝罵之聲。再向前走幾十步。便出樹林。半山岩上。現出一座大廟。牆宇高大。殿閣重重。看去甚是莊嚴雄偉。祇是廟門緊閉。廟前岩石上。坐定一個身背大鐵鉢。手持鐵禪杖的紅衣番僧。正在戟指朝着寺門大罵。三鳳還要前進。還是冬秀機警。忙把三鳳一拉。同時止步。躲在一株古樹後面。看那番僧動作。那番僧說話聲如洪濤。所罵之言。俱都不堪入耳。罵了一陣。想是罵得火起。猛將手中禪杖一起。一脫手。便化成一道半紅不黃的光華。龍蛇一般。直往寺門衝去。轉眼衝到。條

的寺前起了一陣粉紅色的雲煙。瀾漫開來。將全寺罩住。光華祇管左冲右突。休想進前一步。氣得番僧。口中喃喃。念那梵咒。滿頭鬚髮皆張。狀如醜鬼。仍是無用。祇得將手一招。收了回來。光華才斂。寺前雲煙也。跟着隱去。依舊大門緊閉。廟貌壯嚴。巍立在半山之上。沒有絲毫傷損。那番僧二次持杖大罵了一陣。又將禪杖化成光華飛起。在雲煙中衝突了些時。又重飛回。如是者好幾次。三鳳越看越氣。不憤。便向冬秀道。這賊和尚。同人家有何仇恨。他罵了這半天。人家關上門不理他。也就是了。爲何這般辱罵不休。待我去問他去。先時番僧。臉朝寺門。本不知道二女藏處。罵得正在起勁。忽聽女子說話聲音。便即迴身尋視。三鳳本是初生犢兒不怕虎。隨說是出走樹外。冬秀雖因生長江湖。除聰明機警外。歷練也甚尋常。在林後看出了神。三鳳說話時節。也未攔阻。及見番僧聞聲回視。知要出事。想拉三鳳。已自不及。祇得跟着迎了上去。三鳳指着番僧問道。廟中和尚。與你何仇。人家怕了你不出來。爲何還要苦苦辱罵則甚。番僧也未還言。睜着一雙怪眼。祇管上下打量二女。三鳳見他神色鬼祟。越發不耐。正要喝問。番僧癡笑着答道。聽你說話。你莫非與智能賊和尚相好麼。我奉法

王之命。到處尋找美貌女子。數日以來。並未尋着一個可意之人。不想無心相遇。識時務的。快快歸順。等我破了少林寺。殺了智能。帶你二人。去到法王那裏。叫你快活不盡。一言未了。三鳳早已怒忿填胸。按捺不住。嬌叱道。賊和尚。死在眼前。還敢胡說。說罷。左肩搖處。一道青光。直往番僧頭上飛去。冬秀見三鳳業已動手。知道番僧凶橫。決難善罷于休。也將飛劍跟着放出。上前夾攻。番僧見二女同時放出飛劍。哈哈大笑道。難怪賤婢猖狂。原來還會這些伎倆。禪師面前。須容不得你。隨說隨將手中禪杖拗起。化成一道半黃半紅的光華。疾如閃電。將二女飛劍接住。三鳳見飛劍無功。正想探懷取寶。番僧口中念動梵咒。倏地大喝一聲。手揚處。一片烏黑雲煙。飛向二女頂上。二女還未及施爲。已被雲煙罩住。猛聞一股奇癩之氣。立時頭暈眼花。再也支持不住。祇覺身子懸空。半晌方才落地。等到醒來一看。身子已在一個石洞之內。四外陰黑幾次。想行法衝逃。誰知番僧業已用了妖法。將石洞封閉禁制。洞壁比起百鍊精鋼。還要堅硬十倍。一任二女。用盡生平本領。休想損傷分毫。妖僧將二女困入少室石洞以後。因寺門有智能法術封鎖。攻不進去。心中貪戀二女美貌。本想先用一個。

又因法王這次所須有根基的少女正是兩名。恐日後知道怪罪。祇得作罷。仍回崖壁上面。算計寺中。不見人出。不是等候救兵。便是設有埋伏。想誑自己毒砂。決計再等數日。寺僧不肯投降。便用魔火。化煉全寺。逼地出來。那時再用毒砂。一個也難漏網。自己仍不攻進去。以免中了敵人奇門遁法。正在唸誦魔咒。忽見崖壁轉角。又走來一個絕色美女。慧珠本是千年老蚌轉生。麗質仙根。比起初鳳姊還。要尋美貌得多。番僧見了。如何捨得放過。便飛身下去。攔住去路。以爲也和前日兩個美女一樣。手到拿來。不想慧珠。雖不善攻。却精於守。坐在地上。身子竟似與山合體。生了根的一般。番僧連用妖法。但都未能將他攝走。兩下相持了大半日工夫。番僧想去少林寺前惡罵。不能分身。崖下面不比崖壁之上。可以遠觀。寺中虛實。又恐智能乘機逃走。就此罷手。心又不甘。好生委決不下。這一面慧珠。雖仗小乘佛法。用禪功入定。屏禦百魔。無奈這種法術。祇能防身。不能衝出妖雲氛圍逃走。除了靜以待變。外別無善策。還算自幼出家。心神澄定。不爲恐懼憂危所擾。否則心神一亂。真靈失了主宰。定遭毒手無疑。兩下正自相持。忽聽暴雷也似一聲長嘯。空中飛下四道光華。直取番僧。

見來得敵人。是三個絕色少女。和一個腦披金髮。相貌奇醜的怪人。三女當中。一個穿着一身仙衣霞裳。另外兩個。正是前日被自己擒住。囚往少室的女子。那封鎖少室的魔法。極其利害。不知怎能到此。心中大吃一驚。那仙女裝束的一個。劍光尤其利害。一面飛起手中禪杖。化成一道紅黃色的光華迎敵。一面口誦真言。打算行使妖法取勝。雖知新見一男一女的劍光。疾如電掣虹飛。自己一柄禪杖。竟自應付不開。急迫中大有有力難施之勢。知道稍一疎虞。被敵人飛劍。攻進身旁。不死必傷。不敢怠慢。連忙轉攻爲守。先將禪杖招回。護往全身。再作計較。這來的正是初鳳姊妹。和冬秀金鬚奴四人。原來初鳳金鬚奴。自慧珠走後。二人便在山頭閉關。等候慧珠回訊。初鳳忽然想起。金鬚奴得道多年。便問他嵩山可曾來過。少林寺中。可聽說有什能人。金鬚奴道。小奴生長極荒寒海之地。距離中土甚遠。先時所知。俱是海外散仙。後來因爲心懷遠志。也曾數遊中土名山勝境。訪求正道。這嵩山雖是舊遊之所。還在數十年前。來過兩次。比時少林寺。僅有幾個精通武藝的高僧。無什出奇之處。到是末次重遊此山。在少室絕頂。遇見兩個矮子。在那裏對奕。小奴不合欺他生得矮小。貌不



驚人。躲在他二人背後。暗用禁法。將世子移亂取笑。不料世子沒有移動。如非那兩個矮子。意在儆戒。不肯傷人。險些要了性命。就這樣。還吃他用劍光將小奴圍住。跪在他二人下棋的石旁。七天七夜。直等那一盤殘棋終了。才行釋放。後來一打聽。才知二人是有名的嵩山二矮。白谷逸和朱梅。年紀不大。學道日子。更是不久。却是得了真仙傳授。不但劍法高深。彼時已有半仙之分。祇恨緣慳眼拙。遇見真人。不去跪求渡化。反而意在戲弄。自我無趣。後悔了好些年。如今不知可在那裏隱居無有。除此以外。四川峨眉山還有一位極利害的正派劍仙。名叫長眉真人。宋初已然得道。祇爲發下宏願。要創立一個正派教宗。積修千萬外功。才行出世。所以至今。還未飛升。別的正邪各派。異人能手雖多。據小奴所知。當以此人爲目前。在世正邪各派。散仙中的魁首了。初鳳聽得高興。便想叫金鬚奴領往少室。一尋仙蹤。問他以前。曾經開罪。此去可有妨害。金鬚奴道。小奴被他二人收去劍光釋放時。曾聽他二人說。小奴雖是異類。平日尙知自愛。看去沒有惡意。自隨主人在海濱仙府。修煉天錄秘笈。不僅道行增長。心地愈覺光明正大。這類仙人。大都除惡獎善。自問無過。至多無緣不見。否則

不在此地隱居。決無別的妨害。不過我們離開這裏。恐老主人回來相尋費事罷了。初鳳道。這有何難。說能放出飛劍。將路旁大樹的皮。削去數尺。劃上幾行字跡。請慧珠回來。前往少室相晤。當下同了金鬚奴。同往少室飛去。劍仙迅速。相隔又近。轉瞬便即到。剛一落地。金鬚奴首先驚咳了一聲。同時初鳳也看出山頂四圍。隱隱妖氣籠罩。情知有異。再一尋找少室的門戶。竟是無門可入。初鳳猜是內中。必有妖人盤踞。暫問金鬚奴。洞中潛伏的人。雖然路道不正。一則他沒有招惹我們。不犯多事。二則我們俱是初次出門。不知外面各派中人深淺。萬一抵敵不住。豈非求榮反辱。還是回到原處去。等母親吧。金鬚奴聞言。仔細向四外看了一陣。答道。話不是如此講。仙家內外功行並重。主一。內功已然修成了十之八九。外功却一件未立。除惡去害。分所當為。這妖氣如此濃厚。洞中決非安分之人。如今我們明明算出三公主。現在此山。到此却遍尋無着。說不定陷落洞中。妖人之手也。未可知。再加我們既然到了他的門戶。他在洞中不會不知道。却不出洞。又將洞門用妖法封閉。情更可疑。主人不可大意。被他瞞過。萬一三公主真個被陷。夜長夢多。如爲妖人所害。那時悔也無及。

了。初鳳聽他說得有理。不禁着起急來。地闕金章中。原有撥雲破霧之法。連忙兩步立定。施展起來。不消頃刻。妖雲盡掃。現出洞門。入內一看。裏面還有一層門戶。門外有一玉屏風。將出入道口。堵得嚴嚴密密。試用手推了一推。覺出堅固異常。一心惦着同懷好友的生死下落。也不再尋洞中有無能人。左肩搖處。放起劍光。直往玉屏上射去。眼看劍光。飛近玉屏。倏地眼前一晃。現出一個矮子。一伸右手。便將劍光接去。初鳳大吃一驚。忙又將第二道劍光放出。才一飛近矮子面前。那矮子祇笑了一笑。一伸左手。又將第二道劍光接去。初鳳痛惜至寶。忙運玄功。打算收回。誰知一青一白兩道光華。祇管似龍蛇般。在矮子手上。亂掣亂動。一任初鳳。用盡心力。那裏收得回來。正自着忙。忽聽金鬚奴。在旁高叫道。主人快請住手。這位真人。便是我說的那位矮仙師。一言未了。猛的又聽那矮子笑道。你們既無本領。去破別人妖法。沒的將我們這座玉屏風毀去。你們賠得起麼。這劍還你。還不快些進去。救你妹子。說罷。影子一晃。兩道劍光。已然飛回。矮子踪跡。不知去向。再看當門的一座玉屏風。已於轉眼功夫。移向壁間。初鳳雖然道法已非尋常。因為初逢異人。似這般神龍見首也鬧了個迷

離悄悄。不知如何是好。金鬚奴畢竟知得事多。見初鳳還在遲疑。忙道。仙人已走。三公主定在裏面。還不快去解救。初鳳被他提醒。不暇答話。匆匆往洞內便走。行沒幾步。忽聽洞的深處。隱隱有兩個女子怒罵之聲。頗似三鳳冬秀口氣。心中忤的一動。忙即自先衝了進去。剛一起身。忽然一道劍光。從黑暗中劈面飛來。幸而初鳳劍術。煞有根底。知道來勢太猛。不及迎敵。忙用遁法避過。身剛立定。又是一道劍光。接踵而至。跟着衝出兩個女子。定睛一看。果是三鳳和冬秀二人。已是急得滿頭大汗。神色甚是狼狽。同時金鬚奴也由外趕到。彼此認清面目。俱都喜出望外。三鳳道。我們在少林寺前。被一個紅衣妖僧。用妖法困此洞內。已經二日。用盡法術飛劍。俱難脫身。本來都絕了望。準備妖僧再來。用劍自殺。適才猛覺洞壁虛軟。死中求活。拚命往前一衝。竟自空若無物。不想却是姊姊親來解救。二姊可同來麼。初鳳一聽。困他二人的。果非適才所見矮子。對頭是另一個紅衣妖人。一同出洞。各將前事一說。金鬚奴又重將矮子來歷。及適才所聽語氣。解說了一遍。這才明白封洞妖法。還是矮子所破。祇不知這洞。既是矮子清修之所。何以又容妖僧。將人困入洞內。因聽三鳳冬秀說那紅

衣妖僧正與少林寺中和尙爲難。又那艘好色作惡。恐誤往遇上。也遭了他的毒手。話一說明。便卽領了衆人。直往少林寺前飛去。行至中途。便望見下面妖雲蒸騰。低頭仔細一看。那紅衣妖僧。正站崖下。面前一幢雲霧。凝聚不散。金髮如日光利害。絕定雲中被困的人。正是慧珠。必有防身法術。所以尙未爲妖僧擒去。快救還來得及。三女聞言。同仇敵愾。忙卽招呼一聲。各自將手一揮。紛紛將劍光飛起。直取妖僧。論四人此時的這力法寶。初鳳雖然最好。也非妖人對手。偏是佔了人多勢衆的便宜。妖僧不及防。又是滿腹驕敵之心。這才闖了個手忙脚亂。縱有一身妖法。和毒火神砂。不但一時施展不開。收回護身時。略一心慌疏忽。還幾乎爲初鳳飛劍所傷。好生咬牙痛恨。一面暗想惡毒主意。報仇雪忿。且緩緩妖僧暗中施爲。那初鳳等四人。用劍光困住了妖僧。忙卽行法。驅散妖雲。與慧珠相見。母女難中重逢。自是驚喜交集。初鳳因妖僧有光華護住身體。不能將他除去。正待另尋法寶取勝。忽見妖僧身旁。飛起一團綠陰陰的妖煙。裏面夾着許多綠黃。火星。風捲殘雲般。往上直升。四人的飛劍光華。竟回他不住。眼看飛入空中。佈散開來。就要往四人頭上罩下。猛的思想。

起。仙錄上。曾載有各派邪法異寶中。有一種都天毒火神砂。利害無比。遇上須要速避。一沾身上。立時把道行打淨。化成膿血而亡。並未載着破法。所說形狀。與此相似。同時又聽慧珠金鬚奴。同聲高喊道。妖法利害。你們還不快躲。大家正自作忙。忽然身後一陣風聲吹到。眼前人影一晃。現出一道慧珠。見那僧人。穿着法衣。貌相甚是莊嚴。正是少林寺的方丈。住持智能。那道人。不認得。生得形容古怪。黑鼻凸眼。兩頰高聳。骨瘦如柴。面目手足。比墨還黑。一張闊嘴唇。却比胭脂還紅。微一張口。露出上下兩排雪也似白的密齒。三色相映。越顯分明。手持一柄丈許方圓的鐵傘。一縱到。便即將傘撐開。先時傘上起了一股濃煙。煙中火星。四外飛濺。布散開來。遮蔽了數畝方圓的地面。恰好連慧珠等四女一男。一齊護住。這時上面番僧的毒火神砂。也自天空佈散飛下。兩面剛一接觸。道人鐵傘上的火星。黑煙越發越濃。倏地往上一飛。立刻煙火消散。化成一片烏光。將毒火紅砂托住。往上直升。對面番僧。想已看出不妙。急得滿頭大汗。口中梵咒。念個不住。放出去的毒砂。兀自收不回轉。眼看被敵人那柄鐵傘。越托越高。而積越來越小。漸漸都附到傘上。凝在一處。猛聽道人大喝道。大

胆妖僧。我師姪智能。在此清修。與你有何仇恨。你每日上門欺人。他不與你計較。也就是了。你還倚強逞能。限他三日之內。獻出少林寺。否則便用魔火。並全寺僧徒煉化。你不過憑着老禿驢的妖勢。胡作非爲。有何本領道行。敢口出狂言。把數百年清淨禪林。化爲灰塵。今日祖師爺。特地從海外追來。領教你紅教中的妖火。到底有多大狠處。原來也祇如此微末伎倆。本當暫饒你的狗命。由你歸報老禿驢。前來送死。祇是情理難容。此時想逃。焉得能够。說罷。袍袖揚處。飛出七道尺許長的烏金華光。直取番僧。當道人初來時。初鳳姊妹。和冬秀三人。看出來了幫手。不但未將飛劍收回。反倒運用玄功。接揮飛劍。將番僧困了個水洩不通。妖僧一柄禪杖護身。已覺不支。加上毒火神砂。被道人鐵傘托住。飛入雲空。不見踪影。知被收去。越發心亂作忙。那再禁得起道人的黑門散仙。多年修煉的至寶。修羅神釘。看見七道烏光飛來。剛暗道得一聲不好。打算棄禪杖。不要頭借了遁光逃走。已是不及。被那七道烏金光華。分光直入。相次打在身上。噯呀一聲。翻身栽倒。道人更是狠毒。接着將手一指。那烏光便似七道小電閃一般。圍着番僧尸首。亂閃亂竄。不消頃刻。便刺一堆鮮血爛肉。才行收

了回去。慧珠忙領衆人上前參見時。忽然一眼看到金鬚奴。跪在道人身側。索落抖個不住。心中好生奇怪。智能見慧珠朝他行禮。祇打了個問訊。那道人竟連理也不理。慢騰騰先從身後葫蘆內。倒出一些狀紅色的藥粉。彈向番僧死尸的腔子裏。然後指着金鬚奴罵道。當年我在極海釣鰲。你竟敢無故壞我大事。後來被我用法鱗。將你封閉。原想將你永埋海底。萬劫不得超生。不想海底潛伏着你的同類。將我法鱗毀去。潛藏海眼之內。比時我因忙着擒鰲。不暇尋你算帳。你這孽畜。偏也靈巧。在我禁期之內。居然潛伏了九年。沒有出世。今日相遇。你以爲我的期限已過。可以饒你。誰知我那九首金鰲。自從被你驚走。再也不肯上鉤。累我多年。不能飛升靈空天闕。非用你這千年得道魚人的靈心。不能將那金鰲鉤住。你如知事。等我寶傘飛回。垂垂的。隨我回轉極海。由我取用。我恩開一面。當可助你轉劫托生。否則形神一齊消滅。化爲烏有。悔之晚矣。初見是道人裝束打扮。和所用的一柄鐵傘。又見金鬚奴伏地害怕神氣。已猜出他是金鬚奴的對頭。鐵傘道人聞言。正自驚惶無計。旁邊三鳳。始終不知番僧毒火利害。因看道人個個。已自不悅。還念在他有解圍之德。沒有發作。及



聽了道人這一席話。竟要強取金鬚奴的性命。平時和金鬚奴。雖有嫌隙。到底是自己人。不由敵愾同仇。勃然大怒。走上前去。對道人說道。這個金鬚奴。平日在海底潛修。從不出外生事。此番隨了家姊。來到崑山。也未做過一樁壞事。你執意要傷他的性命。是什原故。道人朝着三鳳。冷冷一看。答道。無知女娃。曉得天有多高。地有多厚。誰不知我鐵傘真人。言出法隨。休說你們這幾個小女孩了。便是各派羣仙。誰敢與我違拗。念你年幼無知。不屑與你計較。快些住口。少管閒事。以免自找無趣。三鳳正要發作。慧珠和初鳳。見智能那般恭謹。和金鬚奴害怕樣子。深知道人難惹。剛在彼此用目示意一同跪下。代金鬚奴乞命。一見三鳳神色不善。怕他闖出禍來。越發不妙。正要上前禁阻。忽聽叭的一聲。道人手捂着左臉。直跳起來。四下觀望。目露凶光。似有尋仇之意。心中不解何故。忙先把三鳳拉開時。道人右臉上。也叭的響了一下。登時兩面紅腫起來。氣得道人。破口大罵道。何方妖孽。竟敢暗箭傷人。少時叫你死無葬身之地。隨說。袍袖展處。早飛起一片紅雲。將身護住。睜着一雙怪眼。四處亂看。一眼望到地下跪着的金鬚奴。倏地縱起身來。駕遁光便要逃走。益發很怒如雷。口裏喝得一

聲。大胆孽障。往那裏走。袍袖伸處。一隻漆黑也似的鐵腕。平伸出去。數十丈長短。一隻手大有畝許。一把將金鬚奴抓了個結實。撈將回來。慧珠初鳳等人。見道人用玄功。幻化大手。擒轉金鬚奴。知他性命難保。俱都捏着一把冷汗。又想不到什麼解救之策。正自憂急。還未上前。道人噯呀一聲。接着便聽一個生人發話道。好一個不識羞的牛鼻子。挨了兩下屈打。還不知悔悟。專門欺負天底下的苦命東西。你也配稱着三清教下之人。大家尋聲注視一看。道人面前不遠。站定一人。正是初鳳在嵩山少室外面所見的那個矮子。金鬚奴好端端的。站在矮子身後。面有喜容。並未被那道人的大手抓去。心中奇怪。再往道人一看。不知何時。鬧了個滿頭滿臉的膿血。護身紅雲。業已消盡。氣得連口都張不開來。手一指。便飛起七道烏光。直取矮子。那矮子却不慌不忙的。笑嘻嘻。站在當地。眼看烏光。飛臨頭上。也不放什麼法寶飛劍迎敵。祇將小腦袋一晃。立時縱跡不見。衆人並未看出他是怎麼走的。方疑道人不肯于休。必要遷怒旁人。猛聽叭的一聲。矮子又二次在道人身前出現。打了道人臉上一巴掌。這一巴掌。想是比先前兩下。還要利害。直打得道人半邊臉。特別高腫起來。道人連吃

大虧。越發暴怒如雷。也顧不得收回飛劍。手一伸處。一把未抓住。眼看矮子一晃身形。從手臂下鑽了過去。剛暗道得一聲不好。嘩的一聲。背心上又吃矮子打了一拳。拿這樣一個天下聞名的鐵傘道人。這一下竟會禁受不住。好似一柄重有萬千斤的鐵錘。打在身上一般。立時覺着心頭吃一大震。兩眼直冒金星。身子連晃數晃。幾乎栽倒在地。這才知道矮子用的是金剛大力手法。利害非常。幸是自己若換道行稍差一點的人。這一拳。怕不立時打死。情勢不妙。不敢再事輕敵。一面收回劍光。先護住了身子。靜等那柄鐵傘。在空中化完毒砂。魔火飛回。再打報仇主意。矮子想已看出他的心意。也不再上前動手。仍是態度安詳。笑嘻嘻的說道。你這牛鼻子。全靠那柄破傘成名。我今日原是安心領教。你勿須着忙。由那妖將傘火托升靈空。二天交界之處。受乾天罡氣化盡之後。再行回來。與我爭鬥。也不爲遲。你傘如不飛回。我是決不會走的。比時矮叟朱梅。剛剛成道。不過數十年光景。新奉師命下山。積修外功。本領雖高。還未成大名。這一席話。把道人氣得咬牙切齒。當時又無奈他何。明知敵人既會金剛大力手法。必已盡得玄門秘奧。適才見他。那般神出鬼沒。變化無方。就是鐵傘

飛回。也未必能把他怎樣。不過以自己多年的威望。一旦當着人。敗在一個無名小輩之手。如不撈回一點顏面。日後怎好見人。越想越恨。越難受。偏那番僧毒砂。雖能用鐵傘收去。無奈那砂。也是魔教異寶。除將他送越雲空。任乾天罡之氣化去外。無法消滅。但是二天交界之處。距離地面約有數千百里。法寶上升雖快。到底相隔太遠。往返需時。不是片刻之間。可以回轉。祇得耐心忍辱。飽受敵人的冷潮熱諷罷了。待有半個時辰。那傘仍未飛落。這其間祇苦了一個智能。他和嵩山二老同居一山。平時原本相熟。當朱梅剛一現身之際。本想上前招呼。與兩下引見。誰知朱梅一到。便叭叭連打了道人兩個嘴巴。知道道人性情古怪。素來惟我獨尊。從未吃過人虧。萬萬不肯干休。那敢再作和解之想。後來道人雖吃大虧。暴怒如雷。見朱梅直朝他笑。益發嚇得低頭合掌。休說出聲。連人都不敢去看一眼。初鳳等四人。見矮子如此神奇。個個佩服心喜。金鬚奴在奇危絕險之中。憑空救星。自天外飛來。一交手。便看出雙方高下。不禁喜出望外。除智能外。都想看個水落石出。事完之後。上前與矮子拜見。又候了一會。矮子竟倒在一塊山石上面。熟睡起來。人雖矮小。打起呼來。却如雷鳴一

般。趁着山谷回音。甚是震耳。道人料他成心裝睡。不知又用什法兒誘敵。上前定中他的鬼計。一心想等法寶回來。祇將劍光緊護身子。不去理他。又相持了個把時辰。那傘却望不見一絲影子。不禁動起疑來。暗忖。寶傘自將毒砂。托入雲空。先後已有了兩個時辰。怎麼還不見他回轉。看那矮子鬼計多端。莫不是他故意裝作熟睡。却運用元神。升入天空。半路打劫。自己却在這裏駭等。到去中了他的暗算。又一想。那傘經過自己多年心血修煉。別人不知口訣。無法運用。即便被矮子打劫了去。也該有點朕兆才對。剛一寬心。忽聽身後有人哈哈大笑。回頭一看。身後又出現了一個矮子。裝束身量。均與先前對敵的矮子相似。手裏持着一柄鐵傘。正是自己的法寶。道人一見大驚。連忙運用玄功。將手一招。打算將那傘收回。時。那矮子道。牛鼻子。你可認識嵩山二矮。白谷逸與朱梅麼。今日叫你見識見識。你不必鬼畫挑符。嘴裏嘟嘟唧唧。我把這傘插在地下。你有本領的。祇管來拿了去。說罷。便將傘朝地上一擲。石火光濺處。端端正正。插在地上。道人口誦真言。將手連招。那傘好似靈氣已失。不但光焰全無。一任道人施爲。竟是動也不動。道人情急萬分。不問青紅皂白。將手一指。飛出

劍光直取敵人。身子便往傘前飛去。誰知敵人也和先見矮子一樣。並未用法寶飛劍迎敵。身形一晃。便自不見。道人一心顧傘。方寸已亂。竟未想到世上那有這樣便宜的事。見敵人遁走。也沒顧到別的。恰好飛臨傘前。伸手便要拾取。剛一低頭。想將那傘拔起。就在這一轉瞬間。猛的又聽空中呼呼風響。有人高叫道。白矮子。大功已成。牛鼻子法寶。已被我刮到了手。我現在月兒島等你。你打發了他。可去那裏。同入火海。取那好玩意吧。道人情知不妙。抬頭往上一看。一片金霞。擁着一團烏光。先前與自己對敵的那一個矮子。正拿着自己的鐵傘。在光霞圍繞中。疾如電掣。往東南方飛去。再看石上熟睡的矮子。業已不知去向。一時心急萬分。也顧不得再辨別地下那柄假傘。是什麼東西幻化。一縱身形。收回飛劍。駕遁光。便想追去。身才離地。不過丈許。猛的眼前一黑。喊聲不好。想躲已是不及。被人打了個正着。立時覺着胸前一酸。耳鳴心跳。撞出去老遠。才得停止。再看空中。先見那矮子。已然不知去向。後出現的那個矮子。却又手站在面前。朝着自己笑個不住。道人情知法寶已失。再無法追趕。不由把敵人恨到極處。暗忖這兩個矮鬼。雖長於幻化。却始終未見他使什飛劍法寶。每

遇自己放出飛劍。總是運用玄功。隱形遁去。明來不能傷他。就此罷手。留得他日報仇。一則心裏不甘。三則當着智能。面子難堪。心中一橫。頓生毒計。便趁敵人叉手不動之際。裝出負傷難耐。低頭緩氣之態。暗使都天羅刹。赤血搜形之法。拚着自己真元受用。去制敵人死命。默誦真言。左手捏訣。猛一抬頭。右手一指。劍光先行飛起。接着咬破舌尖。一口鮮血。化成無量數豆大火星。滿天飛灑。逕往矮子頭上罩去。道家精血。非同小可。用上一回。至少修煉十餘年。才得將元氣修復。這都天羅刹赤血搜形之法。更是利害。不過深仇大敵。生死存亡關頭。從不輕易使用。鐵傘道人。縱橫一世。極少敵手。與人拚命。還是初次。因是煉就真靈元氣所化。與本身靈元。相爲感應。由行法人。心神所注。專找敵人下落。不得不止。加以化生無窮。不是尋常法寶所破。沾身便攻七竅。勾動敵人三昧真火。將敵人化成灰燼。一經發出。頃刻之間。方圓數十里內。仇人休想避開。任是遁法多快。也難逃躲。道人見自己暗自施爲。矮子毫未覺查。心中暗喜。且先報了這一半仇。日後再找那劫寶的仇人算帳。原打算先飛劍光出去。覷準矮子隱身的方向。再下毒手。比較容易一些。以免搜形遲緩。誰知這次劍光。飛到

矮子身前。矮子並未躲閃。祇一伸右手。便將劍光捉住。似一條烏銀長蛇一般。在手中亂閃亂竄。道人滿嘴鮮血。剛化成火光噴出。見飛劍被敵人赤手收去。才知敵人不但玄功奧妙。還會分光捉影之法。正自大吃一驚。火星已如雨點。飛臨矮子頭上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就在火星將落未落之際。矮子早將左手。也伸出來。捉住道人的劍光。合掌一揉。然後舉向頭上。一口真氣。噴將出去。再將雙手往上一放。劍光立時粉碎。化成成千累萬的烏光銀珠飛起。與空中火星迎個正着。祇聽滋滋連聲。兩下一遇上。便即同時消滅。化爲烏有。道人猛想起自己那道劍光。爲要出奇制勝。乃是採取海底萬年寒鐵。水母精華。千提百鍊而成。不想被敵人收去。毀了不算。還把他化整爲零。用真水剋制真火。使其同歸於盡。自己辛辛苦苦修煉多年。心血煉成的兩件至寶奇珍。一旦遇見一個未成大名的勁敵。把他毀的毀。收的收。更爲報仇心急。用那狠毒毒法術。結果白白損了自己的真元。敵人一絲也沒有受着傷害。這一場慘敗。怎不急怒攻心。痛澈肺腑。加上連中敵人金剛大力手法。又在運用元神行法之際。受了這般重創。立時靈府無主。神智昏迷。怪嘯一聲。暈倒在地。智能連忙上前。將他抱住。滿臉



苦悲。想要回走。矮子將他喚住道。這牛鼻子雖然可惡。却是一向在海外窮荒。欺凌異類。總算沒有爲惡人間。又看在你這冤兒分上。是你焚千年龍腦。引他來此助陣。故爾饒他不死。他真元已破。不久必要走火入魔。仍難活命。我討得有長眉真人仙丹在此。可拿去與他服用。

## 第六回

揮寶扇祥光驅邪肯  
服真水脫骨換靈胎

牛鼻子心腸褊狹。我雖然手下留情。他日後也未必知道改悔。你扶他回寺。救醒之後。加以誥誡。那番僧的妖師。終須尋他報仇。命他早晚仔細。鐵傘朱道友用完。必定還他。他如不服。十年之後。我在衡山嶽麓峯。候他報仇便了。智能知道白谷逸利害。那敢多言。匆匆接過丹藥。扶着道人。自駕遁光走去。智能一走。金鬚奴知道矮子。必要起身。忙和衆人。一使眼色。一同上前。跪倒在地。叩請收錄。白谷逸對大家。看了一眼。哈哈笑道。你們這一羣。都是海怪。矮子門下。那能收容。姑念誠求。相遇總算有緣。且隨我同往。月兒鳥走一回。看你們各人造

化如何。如遇機緣。將來休要忘了我的好處。說罷。將手一揮。一片金光紅霞。將衆人擁起。直往天空飛去。別人還在其次。連初鳳一部地闕金章。雖然還未參入微妙。已然煉會了十之六七。道行法術。也算不淺。這一起身空中。覺着身子被金光紅霞圍擁。用盡目力。什麼也看不見。直和電閃星馳一般。頃刻千里。不消多時。猛覺一陣熱風吹來。光霞收處。身已落地。定睛往四外一看。大家都落在一個寒冰積雪。山形異常危峻的孤島上面。矮子不知何往。那島一面瀕海。想是鄰近北極窮荒之地。海裏面。盡是些小山一般大的冰塊。順着海潮風勢。往來激撞。轟隆之聲。不絕於耳。海中大魚。像一二十丈長的巨鯨。三五成羣。不時昂首海面。呼吸之間。像瀑布一般的水箭。噴起數十丈高下。加以波濤險惡。靠山那一面。紅光燭天。把四外灰濛濛的天。都映成了暗赤之色。越顯得凄厲荒寒。陰森可怕。正不明矮子把大家帶到此島則甚。忽見金鬚奴。在前面山腰上高喚道。主人們快到此島來。初鳳等聞言。連忙扶了慧珠。駕遁光跟蹤過去。落在山頭。往山那面一看。那山高有千丈。下面乃是數百里方圓的一片盆地。中間有一火海。少說也有百里大小。因爲那火發自地。那山又高所。以山那

邊。祇見滿天紅雲。看不見火。這時全景當前。才看了個大概。祇見烈焰飛揚。時高時低。時疏時密。偶然着清一根火柱。由地面往下。看出有百十多丈長短。再往下看。火已混合在一處。熊熊發發。打在一片。連慧珠金鬚奴。生就神目。都望不到底。盆地上石色。近下脚處。比墨還黑。越往前接近火海之處。越紅。彷彿地是鐵鑄的一般。三鳳好奇。嫌相隔太遠。看不甚清。拉着冬秀。硬要往火海邊上飛去。金鬚奴忙喊仔細時。三鳳冬秀。已然駕遁光。往前飛起。才一飛近火海上空。便覺炙威逼人。熱不可耐。祇得升高往下注視。盤旋了一陣。陰火勢時大時小。外並未看見其他異狀。偶一回顧來路山頭。初鳳慧珠俱在招手。喚他二人回去。正待反身。忽見火海中。衝起一道敵許大的烏光金霞。甚是眼熟。定睛一看。正是適才在嵩山所遇的白朱二位矮仙。已從火海中飛出。同執着得自道人的那柄鐵傘。脚底踏着一片敵許方圓的金霞。落在大海岸上。三鳳猛的心中一動。用手朝冬秀。一打招呼。不顧炙熱。便要往下降落。傘下矮子。想已知覺。忽聽一個高喝道。兩個女娃子。要作死麼。二女本覺渾身都似火烤。奇熱難耐。還想冒險下落。聞言剛一停頓。下面烏光金霞。已自飛迎上來。才一近身。立覺

週體清涼。身子被那烏光吸住。一同往來路山頭上飛去。轉眼落下。烏光便自收去。那後去的矮子。說道。這火海中有當年長眉真人的師叔。連蛻大師的遺蛻。當年大師曾發宏願。想將諸方異派。化邪爲正。不惜身入旁門。親犯險惡。不出百十年。居然作了異派宗主。誰知成道時節。萬魔嫉視。羣來侵擾。終至失了元胎。以身殉道。在這月兒島。火海之中。火解化去。未解化以前。用無邊妙法。將遺留下的數十件仙籙異寶。連同遺蛻。封存海底。並留遺傷。每逢五十三年。的今日。開海一次。到期准許各派有緣能手。入海尋珍。祇是此海乃地竅洪爐。非同凡火。每次開海。爲期祇得一日。每人每次。祇准挑選一件。多則必爲法術禁制。陷身火海之內。不知細底的人。算不准開海時期。知道細底的人。又須有避火奇珍護體。方能下去。故此連蛻大師。解化三百餘年。祇有第一次開海時節。長眉真人。因見大師寶物中。有一隻仙劍。是個至寶。恐爲外人得去。入海將他取走。此後幾次。雖不斷有人問津。俱是失望而歸。日前我二人方蒙長眉真人。指示玄機。各人來此。尋取幾件待用之寶。因爲真火猛烈。祇有鐵傘道人那柄鐵傘。可以相助護身。他本人又非善良之輩。才將他強爲了來。且喜一到。便卽

功成大半。一則你們該有這次仙緣遇合。二則此次得那寶傘。也由你們身上引起。三則我二人須用之寶。還差一件。須要借助你們。所以才將你們帶到此間。如想下去盜寶。單使那柄鐵傘。下雖容易。上來却難。你們五人中。如能選出一人向隅。代我們將火海中。黑壁上。連蠅大師遺容下面。那兩個朱環取來。我二人便依次用朝光護送其餘四人下去。憑仙緣目光深淺。各取一件至寶到手。豈不是好。大眾聞言。退下來一商量。金鬚奴首先發言。願爲二位仙人效勞。不要寶物。正打算由他先入火海取那黑壁上面的朱環。三鳳冬秀。忽然同時不約而同。起了機心。私下計議。由三鳳說。那願放棄所得。讓與金鬚奴。自己先下去。取那壁間朱環。等到環取到手。交與二矮。由冬秀末後。取了寶物出來。乘二矮不備。搶了鐵傘。便駕遁光。逃回紫雲宮去。等到下次開海。再一同仗傘來取。豈不可以多得。二女祇顧利令智昏。止着金鬚奴和二矮說了。二矮含笑。點了點頭。好似並沒看出二女心意。三鳳越發放心。高興興的。從白谷逸手上。接過寶傘。白谷逸令他駕遁光。頭上脚下。往海中飛落。然後將手一指。一片金霞。將三鳳護住。往火海中射去。三鳳見身外火焰。雖然猛烈。寶傘頭上。那片烏

光所到之處。竟會自然分開。身子也不覺熟。心中大喜。及至下有千丈。穿透火層。落到地底。一看。地方甚大。也是漆黑。和上面地皮顏色一般。四外空無所有。僅正中心地上。冒起一股。又勁又直的青焰。直升上空。離地百十丈。才化散開來。變成烈火。三鳳更不思索。逕往洞中走去。那洞異常高大。洞外立着兩個高人石人。手執長大石劍。甚是威武。當門而立。正想從石人身後。鑽將進去。那石人倏地自動分開。讓出道路。三鳳本想還在遺容前。禱告禱告。試探着。多取一兩件寶物。一見這般神異。才想起二矮那般本領。何必借助於人。恐怕弄巧成拙。少息了無厭之想。先朝把門石人。行禮禱告了兩句。然後入洞一看。洞內甚是光明寬朗。四壁俱如玉白。光華閃閃。祇盡頭處是塊墨壁。壁當中印着一個白衣白眉的紅臉道人。那一對朱環。乃是道人絛上佩帶之物。暗想這個寶物。祇是畫的。如何取得。方一尋思。忽然一道光華一亮。啞的一聲。那一對朱環。竟自墜落地上。不禁嚇了一跳。連忙拾起。朝道人遺容。跪叩了一番。起身再往側面壁上細看。果然寶物甚多。還有一部天書。心剛一動。猛覺腦後風生。回頭一看。門外石人。而已朝裏。石劍上冒起一道光華。正指自己。不敢怠慢。連忙退出。

準備上升。再看石人。已復原位。匆匆飛升。穿出火外。到了山頭。將那對朱環。交與白谷逸。第二個輪到初鳳。慧珠自知法力較淺。便向二位真人。可否弟子等二人同下。二矮含笑。點了點頭道。火海法寶。俱是身外之物。中有靈丹。不可錯過。慧珠肅至心靈。聞言警悟。便和初鳳接過寶傘。如法下去。到了洞中一看。除法寶仙書之外。果有兩個碧玉匣子。各盛着一粒通紅透明。清香透鼻。大如龍眼的丹丸。二女略一商量。決計不要寶物。各自朝遣像跪謝。將仙丹服了。入口隨津而化。立時覺着神明朗澈。週體輕靈。心中大喜。記着二矮之言。不敢再覬覦別的寶物。一同飛升而上。三鳳見了。自不免問長問短。初鳳慧珠。便將得丹之事說了。三鳳毫不在意。反以爲初鳳慧珠。太不聰明。眼放着洞中許多寶物。不一人取他一件。紫雲宮金庭玉柱。所存靈丹甚多。自己已是仙根仙骨。要他何用。說時金鬚奴。正站旁邊。早留了心。這次本該冬秀下去。末一個才是金鬚奴。冬秀因爲早與三鳳定下詭計。未安好心。便要金鬚奴先下。金鬚奴此次離宮出來。本知必有災風。果然一到嵩山。便和鐵傘道人。狹路相逢。正在危急之間。偏巧嵩山二矮。起來相救。雖說脫去險難。無奈命宮魔蝎。決無如此便宜。所

以逐處都在留心。當衆人未入火海以前。見三鳳和冬秀。這兩個命中註定的對頭。又在鬼祟祟。切切私語。他的耳日本靈。略一潛心諦聽。早明白了個大半。知他二人必難討好。一聽冬秀。讓他先下。正合心意。先謝了僭妄之罪。從初鳳手上。接過寶傘。飛身到了下面。入洞一看。寶物甚多。暗忖身外寶物。不過用以防身禦敵。終不如靈丹駐景脫骨換胎。可以增長道力。而況自己以異類成道。更比別人需要。便先在遺像前。潛心叩說了一回。起身往四壁尋視。別的寶物。全未放在心上。但希冀也能尋他一粒服用。偏偏洞中靈丹。祇有兩粒。已爲初鳳慧珠二人得去。那裏還有。金鬚奴祇顧在洞中細找。不由便就延了好些時候。末後實覺絕望。祇得改取別的寶物。金鬚奴也是審慎太過。因爲這種機緣。曠世難逢。總想尋着一樣特奇的異寶。看這件好。那件更好。終是拿不定主意。末後看到一柄銅扇。金霞閃耀。照眼生輝。懸嵌在洞壁上。隱秘之處。別的寶物。均少註釋。祇有這扇柄上。不但鑄有清寧兩個古篆文。旁邊壁上。還註有宋文的偈語用法。說此扇專爲煉丹伏魔之用。知是一件至寶。便叩了一個頭起來。先用手取。並未取出。後照壁間偈語。將手一招。一道金光。飛入手內。寶扇剛



一到手。那守洞石人。便走將過來。石劍上發出火焰。直指自己。金鬚奴知言。連忙退了出來。飛身上去。這上時原應手持寶傘。撐向頭上。外由白朱二人的飛劍光霞。護住足下。衝破火層上去。與下來時勢子。順逆倒置。越迅速越好。否則那洪爐真火。異常厲害。稍慢一點。縱有劍光護住下身。那樣奇熱。也是難耐。金鬚奴一手持傘。一手持扇。上時心中高興。略一尋思。便顯遲慢了些。猛覺一股奇熱。灼上身來。一着慌。不暇尋思。順手使扇一揮。一片金霞飛起。那火便似狂聲捲亂雲般。成團往四外飛開。同時身子也在寶傘劍光籠繞之下。飛身到了上面。不禁心中一動。又驚又喜。先和衆人一般。去見白朱二人稱謝。二矮見他手上。持着那把寶扇。面上頓現驚詫之容。彼此互看了一眼。冬秀早已等得難耐。怒目微睜。瞪了金鬚奴一眼。接過寶傘。如法飛下。冬秀剛一動身。三鳳便覩向白朱二矮面前。提着心。靜候冬秀一出火海。使卽照計行事。初鳳慧珠。各人服了一粒靈丹。俱覺神志益發清靈。心滿意足。也沒想道三鳳冬秀二人。會有什麼動作。正在談論火海中的奇景。忽見金鬚奴。苦着一張臉。悄聲說道。白朱二位大仙。道行高深。無微不照。適才小奴。聽見三公主。與冬姑商量。等到末

次。在火海中。取了寶物出來。便要乘白朱二仙不備。盜了那柄寶傘逃走。小奴之見。此舉甚是不妥。一個弄巧成拙。大家都不得了。本想事前勸阻。勢必使三公主與冬姑。更恨小奴入骨。如今事已急迫。轉眼就要發生。還請主人。早怎打個主意。站定脚步才好。初鳳慧珠聞言。大吃一驚。一看三鳳。果然站在二矮旁邊。兩眼注定前面火海。面帶焦急。神色甚是可疑。正要飛身過去勸阻。忽見火海中。一片金霞。擁着一團烏光升起。冬秀業已飛身上來。身剛離火。那片金霞。倏地向白朱二矮身旁飛去。冬秀並未朝衆人立足的山頭飛來。一道光華一閃。竟自帶了那柄寶傘。駕起遁光。破空逃走。初鳳方喊一聲不好。正要飛身追去。將他趕回。猛聽耳旁有人大聲喝道。且慢起身。到這裏來。我有話說。同時便覺身子被一種絕大力量。吸住。不能往上飛起。回頭一看。白朱二矮。滿面含笑。若無其事般。站在原處。正用手相招。叫自己。和慧珠金鬚奴三人過去呢。再看三鳳。跪在二矮身旁。正在不住求懇。冬秀盜傘逃走。二矮既未攔阻。又不許追。不知是何用意。祇得硬着頭皮。一同飛身過去。跪下聽候吩咐。朱梅道。你們這羣蠢了頭。快些起來說話。我們見不惜這個。金鬚奴以前在嵩山。嘗過味道。知

二矮皮氣古怪。忙請大家起身侍立。白谷逸先指着金鬚奴道。你雖是個冷血異類。却有天良。你三番大劫。已逾其二。還有一劫。回去便當應驗。那水乃地闕靈泉。不可妄費。用後可將他覓地保存。以待有緣。三劫完後。次年八月中秋。我二人在嵩山少室相候。可持你所得寶扇。前往赴約。事成之後。自有你的好處。說罷。又對初鳳道。地闕三女。祇你一人。仙根深厚。此番服了靈丹。又得了一部天書副冊。不出十年。必有大成。如不妄爲。地仙有望。望你姊妹好自修持。也不枉我成全一場。祇是你那二妹。人較忠厚。雖難比你。將來却也不差。祇你三妹。天性既是涼薄。慣愛使奸行巧。終須弄巧成拙。惹火燒身。十二年後。你們剛有成就。必有異派能人。前去尋事。到時如果緊閉宮門。仗着天籙法術封鎖。來人決難混入。他也無奈你們。否則便是異日一個隱患。我二人奉了長眉真人仙勅。特地傳諭誥誡。須要緊記在心。你們得爲地闕散仙。全仗此行。適才你說了許多感恩圖報之言。有什意思。如能飲水思源。須知火海奇珍。乃是長眉真人師叔。連山大師所遺留。將來峨眉門下後輩。如有人入宮。侵犯你們。須念成道淵源。留一點香火情面。至於鐵傘道人。惡行不多。雖然身在旁門。所殺全是天

地間的害物。今日吃了我二人許多苦頭。靈元受傷。已算懲如其罪。那把鐵傘。原說暫借。正無人與他算還。恰好你的同伴生心。乘機盜走。我二人正好假他的手送還。再待片刻。必在途中的鐵門嶺山頭。與鐵傘道人相遇。他如何是牛鼻子的對手。吃虧原是各由自取。祇是他還在火海中。得有一本天書副冊。關係着你全宮諸人存敗。不可不速去救援。以免落在牛鼻子的手內。你們此番追去。雖然人多。也未必是牛鼻子對手。所幸金鬚奴。新得那柄寶扇。乃是連山大師。煉丹降魔的第一件至寶。此扇被大師另用仙法封鎖。不比別的寶物。懸嵌壁上。一望而知。不遇有緣。不會出現。連我二人。兩入火海。雖知此寶。湊未尋到。大師既得此寶相傳。必然還有深意。應在未來。此去與牛鼻子交手。不可戀戰。乘其不備。暗使仙傳妙法。舉扇連揮。便可將他逐走。你們便即回宮。好好潛修便了。話已說完。即速去吧。初鳳聞言。方知二矮不追之意。因白谷逸說冬秀有難。又氣又急。匆匆拜別二矮。問明方向。正在歸途所經。忙即率衆追去。三鳳弄巧成拙。也是又差又急。痴心還想急速趕上相助冬秀。不使寶傘失去。恨不得舉步便到。才稱心意。偏偏那鐵門嶺。和月兒島。雖然一樣孤懸海中。却是一

東一北。相隔既是遼遠。衆人又從未到過。冬秀已飛行些時。那能一說便到。且不說衆人心  
中焦急。那冬秀原與三鳳商量了一條苦肉計。先由冬秀將傘劫走。三鳳便照預定步驟。向  
二矮跪求說。爲代二矮取那朱環。衆人都得寶物。祇自己一人向隅。冬秀盜傘逃走。必是爲  
了自己打算。求二位大仙憐念。將那寶傘借上數十年。以作防身禦魔之用。一俟遣成之後  
定行送往嵩岳奉還等語。原意二矮答應固好。即使不答應。這一牽纏。冬秀飛行已遠。萬一  
二矮執意不允。再將冬秀追了回來。念在代取朱環之功。也不好意思。把他二人怎樣。二人  
祇顧打着如意算盤。及至冬秀末次下了火海。走入連山大師藏寶的洞內一看。寶物甚多。  
先也不知取那樣是好。後來看到那本玉葉天書。見上面有秘魔三參。天府副冊。八個朱書  
篆文。暗忖別的寶物。儘足防身禦敵。初鳳在紫雲宮。金庭玉柱。得了一部地闕重章。從此道  
行精進。可惜還未學全。便即他去。這書既是天府副冊。想必還要強些。何不將他取回宮去  
修練。豈不必較別的寶物強些。主意一定。便朝連山大師還容。跪視了一番。那書便從壁間  
飛下。連忙恭恭敬敬。接在手內。回見守洞石人。劍上火光。直指自己。不敢貪得無厭。連忙叩

了兩個頭。退身出洞。正要衝破火層上升。猛想起二矮飛劍。何等神奇。自己打算乘機盜奪逃走。怎未想到那片護身金霞。少時飛到上面。二矮賊一變臉。指顧之間。性命難保。不由爲起難來。復又一想。自己奸謀。並未被人覺察。且等到了上面。再行相殘行事。舉動放從容些。如願更好。即使所打主意。成爲畫餅。至多將寶傘還他。也不致有什凶險。誰知飛身到了上面。剛剛離却火層。正自遲疑。腳底金霞。忽被二矮收去。不由喜出望外。暗想此時不走。等待何時。暗運元功。駕遁光電駛雲飛。拚命一般。往歸路逃走。起初還怕二矮劍光迅速。前來追趕。飛行了好一會。忍不住一看身後。竟是一點動靜都無。冬秀人極機智。雖猜三鳳苦肉計成功。還不敢絲毫怠慢。就此停緩。反到越發緊急遁光。加疾飛逃。算計功成頃刻。正自患得患失。憂喜交集。忽見前面海中。一座高嶺。橫亘海中。半山以下。全被雲封。山頂積雪皚皚。長約千里。下面波濤浩蕩。觸石驚飛。越顯山勢險惡。冬秀雖在紫雲宮。從初鳳修道多年。已能排雲馭氣。絕跡飛行。到底根骨太薄。不耐罡風。飛到後來。始終無人追趕。不由把遁光降低了些。一見前面山高。去路被阻。須要飛越過去。剛把遁光往上一升。眼看就要貼着嶺脊飛

過。忽聽一聲斷喝。一道鳴油油的光華。劈面飛來。冬秀一見有人暗算。大吃一驚。也未及看清來人是誰。一面飛劍暫行抵擋。身子早駕遁光。縱避開去。容到飛落嶺脊之上。定睛往敵人一看。對面站定兩個道人。一個生得又瘦又長。黃衫赤足。手持拂塵。那另一個和自己交手的人。正是嵩山所遇的鐵傘道人。明明在嵩山吃了二矮。大虧。被少林寺方丈智能救走。不知怎得到此。知道利害。不由又怕又急。暗忖自己這口飛劍。難說是紫雲宮仙家至寶。但是月兒烏火海藏珍無算。有了這柄鐵傘。將來都能陸續取到手內。想來想去。還是傘合算。儘自籌思。怎樣才能捨劍遁走。忽又聽對面鐵傘道人喝道。大胆賤婢。竟敢盜去我的寶傘。快快跪下。還我饒你不死。否則叫你死無葬身之地。冬秀明知好歹。都難脫身。猛生一計。便激怒他道。你真枉稱作前輩有名的仙長。也不想。你的傘。是我盜去的麼。自己道行淺薄。遇見能手。吃了大虧。眼睜睜被人將寶傘奪去。是我看着不服。跟踪前去。從矮子手內。又將他盜了回來。不過是暫借一用。日後少不得仍要送還原主。你沒本領。奈何仇人。却來欺凌我一個女子。異日傳將出去。也受各派道友笑話。說時。暗從懷中。將這次和三鳳出走。紫雲

宮帶出來的幾件寶物取出。持在手內。原打算乘一空隙。暗算敵人。能將飛劍。同時收回更好。否則便連飛劍也棄了逃走。冬秀人雖機智。畢竟經歷太少。他也不想。自己遁光。怎能  
有敵人迅速。那傘又經敵人多年心血祭煉。與身相合。除了得傘的人。道行勝他得多。否則  
休想據爲己有。冬秀正打算伺隙而動。道人怒罵道。好一個大胆賤婢。明明兩個矮賊。怕我  
日後報仇。命你前來送還。你性敢瞞心吞沒。原想由你親手交還。成全矮鬼面子。你却不知  
好歹。竟敢信口胡說。不令你乖乖獻上。你也不知道我的厲害。說罷。用手朝冬秀一指。冬秀  
立覺手持寶傘。重如泰山。再也擎他不起。傘上光華大盛。喊聲不好。忙將飛劍收回時。全身  
已被罩住。烏光閃閃。冷氣森森。四外光圍。休想動轉一步。道人喝道。賤婢看這柄寶傘。你能  
丟去麼。快快跪下降伏。饒你活命。冬秀萬不料寶傘不在道人手內。一樣聽他運用。好生後  
悔。不該妄起貪心。什盜寶傘。落得身入羅網。知道道人狠毒。逼着自己降順。決無好意。祇得  
運用玄功。將劍光護住身子。以防意外。一心祇盼三鳳。同了衆人回來的時候。也打此鳥經  
過。或再有救。此外除了挨一刻。是一刻外。別無善策。兩下相持。不多一會。忽然聽見黃衫道



人眼道。白朱兩個矮鬼。我們終不與他干休。道友要這虛面子則甚。此女如此倔強。把他擒回山去。交與徒兒他們享受便了。說罷。手中繩梯一指。發出千萬點黃星。直撲冬秀。冬秀眼看那些黃星。風捲殘雲。一窩蜂似。撲到面前。正在危急之際。忽然一片紅光。從來路上飛來。轉眼籠罩全山。上燭霄漢。嶺脊上罡風走起。海水羣飛。似要連這橫亘滄海的千里鐵門嶺。都挾以俱去一般。就這自分無倖。驚惶駭顧之間。那萬千黃星。首先爆裂。比爲黑烟消散。緊接着又聽一聲長嘯。一黑一黃。兩道光華閃過。便覺手上一輕。那柄鐵傘。倏地陵空飛起。抬頭一看。紅光中。飛下三女一男。正是初鳳三鳳慧珠。和金鬚奴四人。那紅光便從金鬚奴手持的一柄寶扇上發出。再看對面敵人。連那柄鐵傘。俱都不知去向。僅剩遙天空際。徽徽隱現。着一點黑影。轉眼沒入密雲層中。不見。驚魂乍定。似夢初回。衆人相見。未說經過。三鳳先暴躁道。都是那矮子促狹。要是少說兩句話。豈不早可快到。如况祇略遲了一步。枉用許多心機。那柄鐵傘。仍被那牛鼻子奪了回真。相是可惜。初鳳看了他一眼。硬問冬秀。那本天書副冊。可曾失落。冬秀忙說不會。把書從懷中取出。外與初鳳。初鳳翻開。看了看。嘆口氣道。昔

日地闕金章。曾載此書來歷。此是天魔秘笈。聽白朱二位之言。我等此後。雖可俸求長生。也不過成一地闕散仙。上乘正果。恐無望了。三妹此行。總算不虛。如今平空。添了一個對頭。異日還有人尋上門來。不可不加緊潛修。我們卽速回宮去罷。說罷。一行五人。同駕遁光。直往紫雲宮飛去。二鳳正在宮外。避水牌坊下面。用海藻引逗靈獸龍蛟。一見大家安然歸來。好生歡喜。連忙迎了入內。金鬚奴看出三鳳冬秀二人心意。不願他在側侍立。便卽託詞避開。好在重劫又脫過了一關。又得了一件至寶。一心記着白谷逸嵩山少室之約。每日除苦心修煉外。靜候到日。取用天一眞水。再往赴約不提。三鳳冬秀。始終憎恨着金鬚奴。回宮以後。便提議那部天府副冊。可是他和冬秀二人。費了許多心血。自己還白丟了一件寶物未要。才得到手。大家空入寶山。祇金鬚奴一人便宜。獨得了一柄寶扇。回宮又不交出。此書不能和他一同修煉。方顯公平。初鳳慧珠。自在火海中。服了靈丹。神明朗澈。白朱所說。料定金鬚奴異日別有仙緣。聞言祇笑了笑。也未勸說。三鳳見大姊不攔。越發逞強。率性與金鬚奴說明。衆人煉習。不准入內。金鬚奴原本志不在此。也未介意。二鳳人較忠厚。看了到有些不服。

因爲初鳳不說話。雖未相勸。由此却對金鬚奴起了憐意。衆人在宮中潛修到了第三年上。金鬚奴功行大進。已深得地闕金章秘奧。這日開觀他師父留的最後一封遺傳。還有數日。便是天地交泰。服真水之期。服後便可脫胎換骨。有了成道之分。忙和初鳳說了。初鳳便告知衆人。定日行法。助他服用。這三年功夫。除三鳳冬秀。仍是與他不睦外。二鳳已是另眼相看。聽說他服了真水。便可換形。真是心喜。照這偈上說。服水那一天。須要一人在旁照應。七日七夜。不能離開一步。初鳳看了三鳳一眼。然後問那位姊妹願助他一臂之力。成全此事。三鳳道。他一個奴才。又是個男的。據說服後。赤身露體。有許多醜態。我你怎能相助。除非叫他另尋一個人來才好。初鳳也知這事非同小可。金鬚奴固是關係着他一生成敗。便是在旁照應的人。因爲當時法壇封閉。不到日子。無法遁出。金鬚奴服水之後。要待第三日上。才能恢復知覺。醒來這三四天功夫。本性全迷。種種魔頭。都來侵擾。不到七日過去。開壇時節。不能清醒。一個受不住他的糾纏引誘。立時壞了道基。自己要主持壇事。別人無此道力。三鳳和金鬚奴。嫌隱甚深。如允相助。金鬚奴素來畏他。易於自制。比較相宜。偏又堅不肯允。聞

言好生躊躇。二鳳見三鳳作梗。初鳳爲難神氣。心中不服。不由義形於色道。助人成道。莫大功德。何況金鬚奴。與我們多年同共患難。他是自甘爲奴。論道行還在我等之上。當他這種千年難遇的良機。和畢生成敗的關頭。怎能袖手不管。我們以前。終日赤身露體。也會在人前出現。都不知羞。現時都是修道人。避什男女形跡。以他功勞而論。便是我們爲他受點罪。叫點虧。也是應該。何況未必。就是等他初次換形醒轉之時。爲魔所擾。有好什不舉動。我們也並非尋常女子。可以由他擺佈。再說他靈性既迷。平時本領。決難施爲。事前我們既知那是應有之舉。而且彼此有害。更無與他同毀之理。如真無人照應。我情願身任其難便了。初鳳一想。二鳳雖然天資較差。沒有三鳳精進。但是這三年的苦修。天書副冊上的法術。已然學會不少。防身本領。已然足用。金鬚奴昏迷中。如有舉動。想必也能制住。除他之外。別人更難。便即應了。仍屬小心行事。不可大意。金鬚奴先參詳遺偈。以爲到時有人作梗。不許他使用天一真水。不想祇是三鳳不肯相助。自信年來。頗能明心見性。但能得水。有人照應固好。真是衆人不肯相助。又無處尋找外人。說不得祇好甘冒險難行事。也決不肯誤却這千載。

一時的良機。見初鳳爲難。正想開口。不料二鳳竟能仗義執言。挺身相助。不由喜出望外。走上前去。朝二鳳跪下道。大公主對小奴。恩同覆載。自不必再說感激的話。不想二公主也如此恩深義重。小奴真是粉身難報了。二鳳忙摻起道。你在宮中。這多年來。真可算是勞苦功高。我姊妹除大姊會救你命外。對你並無什麼好處。今當你千鈞繫於一髮之際。助你一臂分所當然。但盼你大功告成。將來與我們同參正果便了。金鬚奴感激涕零的應謝起身。他平日對人。原極週到。這時不知怎的。心切成敗。神思一亂。竟忘了朝別人叩謝。初鳳慧珠。俱都倚他如同手足。祇有關心。到未在意。旁坐的三鳳。和冬秀。好生不悅。尤其是三鳳。因金鬚奴得道年久。此次換形以後。以他那般勤於修爲。必能修到金仙地步。比衆人都強得多。本已起了憤刻之心。再見他獨朝二鳳跪謝。不理自己。明顯出懷恨自己作梗。好人俱被別人做去。越覺臉上無光。又愧又憤。暗思破壞之策不提。初鳳分派好了一切。法壇早已預定。設在後宮水精亭外。到時便領了衆人前往。由慧珠取來天一真水。交與初鳳。照遺傷上所說。行法將壇封鎖。命慧珠三鳳。守壇護法。二鳳早領了金鬚奴。朝壇跪下。先行祝叩一番。然後

請賜真水。初鳳道。紫雲仙府。深居海底。無論仙凡。俱難飛進。本無須如此戒備。無奈諸天界中。祇有天魔。最是利害。來無蹤影。去無痕跡。相隨心生。魔由念至。不可捉摸。不可端倪。隨機幻變。如電感應。心靈稍一失了主制。魔頭立刻乘虛侵入。因此我奉令師遺偈。以魔制魔。照天府秘冊所傳。設下這七煞法壇。凡諸百魔。悉可屏禦。行法以後。你到了這座水精亭內。立時與外隔絕。無論水火風雷。不能侵入。我用盡心力。求你萬全。你當這種千年成敗關頭。也須自己勉力。挨過七日。大功即可告成了。金鬚奴原本深知利害。聞言甚是感激警惕。忙稱小奴謹領法諭。初鳳便將真水三滴。與他服了。又取一十三滴。點那全身要穴。命二鳳扶導入亭。那真水原是至寶。一到身上。立即化開。敷遍全身。金鬚奴猛覺通體生涼。骨節全都酥融。知道頃刻之間。便要化形解體。怕隨二鳳入亭。亭中已早備下應用牀榻。金鬚奴坐向珊瑚榻上。滿心感激二鳳將護之德。想說兩句稱謝的話。誰知齒牙顫動。遍體寒噤。休想出聲。眼看亭外紅雲湧起。亭已封鎖。內外相絕。同時心裏一迷忽。不多一會。便失知覺。二鳳見狀。連忙將他扶臥榻上。去了衣履。自己便在對面榻上守護。一連兩口。金鬚奴俱如死去一般。

並無別的動靜。第三日上。二鳳暗想金鬚奴。平日入極忠和。祇是形態聲音。那般醜惡。這解體化形以後。不知是什麼兒。正自無聊盤算。忽覺榻上微有聲息。進前一看。金鬚奴那一副入黑又紫。長着茸茸金毛的肉體。有的地方。似在動彈。以爲日期已到。快要醒轉。無心中用手一觸。一大片紫黑色的肉塊。竟自落了下來。二鳳嚇了一跳。定睛一看。肉落處。現出一段雪也似白的粉嫩手臂。再試用手一點別的所在。也是如此。這才恍然大悟。金鬚奴外殼腐去。形態業已換過。知將清醒。忙用雙手。向他週身去揭。果然大肉塊。隨手而起。一會功夫。全身一齊揭遍。地下糜肉。成了一大堆。祇剩頭皮。沒有揭動。猜是還未化完。祇得住手。暗想這般白嫩得和女人相似的一個好身子。要是頭面不改。豈不可惜。正自好笑。忽聽金鬚奴鼻間似有嗡嗡之聲。

## 第七回

本是雙清翻成投懷燕  
劇憐同病難爲比翼鷄

彷彿透氣不出。人中間隱現出一根紅線。漸久漸顯。猛的心中一動。試用手一撕。嘩的一聲。

從人中自鼻端以上。直達頭腦。全都裂開肉。厚約有寸許。心中大喜。手捏兩面皮。往左右一分。竟是連頭連耳。帶着腦後金髮。順順當當的揭了下來。最後才揭向口邊。往上微微使力。一起。一張似分還合的人面皮。便揭了下來。同時眼前一亮。榻上臥的。那是平日所見。形如醜鬼的金鬚奴。竟變了一個玉面朱唇的美少年。正在驚奇。榻上人的一雙鳳目。倏的展開。雙瞳剪水。黑白分明。趁着兩道漆也似的劍眉。斜飛入鬢。越顯英姿颯爽。光采照人。二鳳呆了一會。依見金鬚奴。口吻略動。似要說話。又氣力不支神氣。二鳳問道。你要坐起麼。金鬚奴用目示意。二鳳便過去。扶他起坐。玉肌着手。滑如凝脂。鼻間隱聞一股子溫香氣息。又見他彷彿大病初回。體儻不支神氣。不由添了憐惜之念。及至將他扶了坐起。背後皮殼業已自行脫落。粉光緻緻。皓體呈輝。真是明珠美玉。不足方其朗潤。這時金鬚奴。脫形解體之後。除身長未減外。餘者通身上下。俱已換了形質。祇是起止須人。暫時還不能言笑罷了。二鳳先笑朝他稱賀道。你如今已是換形解體。變了一身仙骨。再有四天靜養。便即大功告成了。金鬚奴將頭點了點。不住用目示意。看向兩腿。二鳳猜他是要打坐入定。運用玄功。便代他將



雙膝盤好。起初忙着代他搗去外皮。一見變得那般美好。雖然出乎意外。因爲一心關注他的成敗安危。還不覺得怎樣。僅止贊羨驚奇而已。及至扶他安然坐起。玉膚相親。香澤微聞。心情於不知不覺中。已然有些異樣。再給他一盤腿。猛一眼望到對方龍穴之下。垂着一根玉莖。丹菌低垂。烏絲疎矮。微微有兩根青筋。從白裏透紅的玉肉之中。隱現出來。更顯出豐潤修直。色彩鮮明。不禁心中起了一種說不出的情況。立時紅生玉靨。害起羞來。忙把金鬚奴。適才所脫的衣服取過。因爲變體以後。肥大太已相差。再加元神未復。不便穿着。祇得先將他腹部上下圍掩。再看人時。已在榻上。緊閉雙目。入定過去。這才退回自己榻前坐好。好生無聊。知道金鬚奴。初次回醒。這一打坐。須等真元運行新體。滿了十二周天。到當夜子時。天地交泰之際。才能言動自如。暫時還不需人照料扶持。閒着無事。便也用起功來。坐了一會。不知怎的。覺出心神煩亂。再也收攝不住。兩三個時辰過去。正在勉強寧神定慮。猛想起金鬚奴入定。已然好久。他現時舉動。須人相助。不知還原了沒有。今日心緒。偏又這般亂法。想到這裏。睜眼一看。金鬚奴依然端坐在對面珊瑚榻上。鼻孔裏有兩條白氣似銀蛇一般。

祇管伸縮不定。知他玄功運行。已透十二重關。再不多時。便可完成道基。正暗贊他根行深厚。異日成就。必定高出衆人之上。猛覺一陣陰風。襲入亭內。不由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。知道這亭業經初鳳行法封鎖。無論水火聲光。都難侵入。那陣陰風。明自外來。說不定要生什麼變故。一面施展防身法術。仔細四下觀察時。什麼跡兆都無。再看榻上金鬚奴。依舊好端端的。坐在那裏。一絲未曾轉動。祇是鼻孔間。兩道白氣。吐吐不休。其勢愈疾。二鳳那知危業已潛伏。還以爲他功候轉深。不久便能下榻。言勤如常。又待了一會。才看出金鬚奴渾身汗出如漿。熱氣蒸騰。滿臉俱是苦痛愁懼之容。神態甚是不妙。不由大吃一驚。暗忖他已是得道多年的人。雖說這次剛剛解體換骨。真元未固。那也是暫時間事。祇要玄功運行。透過十二重關。不但還原。比起往日道力靈性。還要增長許多。適才見他。坎離之氣。業已出竅。復。分明十二重關。業已透過。怎便到了這種難忍難耐的樣兒。越看越覺有異。心中大是不解。看到後來。那金鬚奴不但面容愈更愁苦。雙目緊閉。牙關緊咬。竟連橫身。都抖戰起來。自己沒有經過這類事。雖知不是佳兆。無奈想不出相助之法。再一轉眼功夫。適才所見那般

仙根仙骨的一個英美少年。竟是玉面無光。顏色灰敗。渾身戰慄。宛如待死之囚一般。二鳳平素對他。本多關注。自從解體變形以後。更由贊美之中。種了愛根。目睹他遭受這種慘痛。那裏還忍耐得住。一時情不自禁。便向他榻前走去。這時的金鬚奴。原是在功將告成之際。受人暗算。偷開法壇。將魔頭放了進來。如換旁人。真元未固。侵入魔頭。本性早迷。什麼惡事。都能做出。不由自主。還算他平日修煉功深。當那真元將固。方要起身。與二鳳拜謝之際。猛覺陰風侵體。知道外魔已來。情勢不妙。連忙運用玄功。屏心內視。拚着受盡諸般魔難。挨過七日。那怕誤了自己。也不誤人。恩將仇報。請知一切苦厄。俱能勉強忍受。祇爲感激二鳳之念一起。也和日後寶相夫人超劫一般。這意魔之來。却難驅遣。一任他寧神反照。總是旋滅旋生。二鳳如果不去理他。雖然受盡苦難。仍可完成道基。偏偏二鳳不知利害。見他萬分可憐。走了過去。想起自己身旁。還帶有一些玉柱中所藏的靈丹。那丹原是三鳳掌管。金鬚奴日前曾和初鳳索討。以備萬一之需。三鳳執意不允。自己心中不服。恰巧以前。初鳳交給三鳳時。自己已取了十餘粒。打算背着三鳳相授。後來因自己反正要入亭照料。便帶了來。準

然些。小奴受公主殊恩。此後不但久爲臣奴。上天入地好歹助公主成道。至不濟也要求一個玉容永駐。長生不死。那怕小奴爲此粉身碎骨。在所不辭。二鳳聞言。愈發感愧道。你不要再小奴小奴的。你的道行。本來勝過我姊妹三人。祇爲想要超劫解體。求那上乘正果。才自甘爲奴。平日受盡他們欺侮。如今你道基已壞。還儘自做人奴才則甚。我身已然屬你。如仍主僕。越增我的羞辱。現時且不明言。等我暗向大公主。說明經過。由他作主。作爲你道已成。不能再淪爲奴隸。地闕金章。曾經載明你我二人有姻緣之分。令我嫁你。率性氣氣他們。好便罷。不好我和你便離了此地。另尋一座名山修煉。你看如何。金鬚奴聞言。先甚惶恐。後來仔細想了一想。說道。公主恩意。刻骨難忘。公主主意已定。違抗也是不准。我金鬚奴。以一寒荒異類。上匹天人。雖然壞了道基。也就無足惜了。說罷。互相對看了一眼。不由又相抱痛哭起來。兩人雖不再作尋常兒女燕婉之私。却是互相關憐恩愛。到了極點。似這樣深情偲倚。挨到開壇之時。彼此又把少時出去的辭色。以及日後。怎樣挽救修爲之策。商量了一番。這才分坐在兩邊榻上。靜候開壇出去。也是此二人無這天仙福分。才鬧到這般結局。其實三

鳳並非存心要害二人。祇因第一日見二鳳陪了金鬚奴入內。初鳳鎮守主壇。瞑目入定。更是鄭重非常。本就有些不服。再加之和慧珠冬秀分侍三方。不能離開一步。頭兩三日。還能忍耐。勉強甯神坐守。及至金鬚奴在室中坐到緊要關頭。三鳳因爲動了暗念。同時也爲魔頭所乘。不知怎的。覺着氣不打一處來。暗忖他一個異類賤奴。過了這一關。道基穩固。日後功行圓滿。便可上升仙闕。自己枉具仙根。反不如他。越想越恨。竟忘了當前利害。賭氣剛離了守位。猛又想起。二姊還在裏面。魔頭萬一侵入。豈不連他一齊害了。凡事均有前定。何必忌他則甚。這投鼠忌器之心一起。立時心平氣和。回了原位。且喜初鳳沒有覺察。法壇上霞光仍盛。並無動靜。還以爲沒有什麼。誰知那魔頭。來去渺無痕跡。隨念而至。全仗初鳳等三人冥心內視。運用靈元。代室內之人防守。三鳳念頭一錯。魔已乘虛而入。再一離開本位。祇這剎那之間。便被侵入室中。休說三鳳看不出來。就連初鳳坐守主壇。祇管澄神定慮。反虛生明。直坐到七日來復下位開壇。也以爲自己道心堅定。萬念不生。魔頭決未侵進。金鬚奴大功告成了呢。時辰一到。初鳳收了禁法。將壇開放。一陣煙光散處。看見品亭內。兩邊榻

上。一邊坐定二鳳。一邊坐定一個赤着上半身的美少年。算計他已超劫化解。換了凡體。地下却堆了一攤人皮金髮。好生心喜。連忙帶了三鳳冬秀慧珠等入內。二鳳首先下榻說道。他此時舊衣。已不能穿着。恰好那日我檢仙衣。竟有一套道裝。式樣奇異。不似女子所穿。他沒化解前。因爲大小相差過甚。沒有想到他身上。適才方得想起。待我去與他取來。穿了相見吧。三鳳方要答話。二鳳已然往外走去。一會仙衣取到。放在金鬚奴身側。由他自着。五女便退往別殿。等金鬚奴座功完了。自去相見。三鳳冬秀。見金鬚奴。一旦變得那般俊美英秀。自是又妬又羨。到了別殿坐定。紛問經過。二鳳自是傷心。忍着悲痛。照議定之言。說了經過。初鳳慧珠。俱贊金鬚奴根行深厚。有此仙緣。一會金鬚奴。穿了新衣來見。叩頭謝恩。衆人見那裝束。甚是奇特。上身一領淡紅色的雲荷披肩。長祇及肘。露兩條玉臂。下半身一件金黃色的道裙。長祇及膝。赤着一雙其白如霜的腳。頭上秀髮。披拂兩眉。週身都是彩光寶氣。越顯出仙風道骨。丰資夷冲。初鳳見那身衣服。以前置放在玉匣底層。以爲都是女衣。不會取出檢視。這一穿上。竟是爲他而設。再也無此相稱。可見他本是宮中之人。仙緣早經前定。連

三鳳冬秀。先時還不願意。將仙衣給他。到此也無話說。當時誰也沒有看出異樣。直到金鬚奴告退出去。二鳳才懷着滿腹悲酸。偷偷告知初鳳和慧珠。初鳳慧珠。知是前孽。慨惜了一陣。仔細尋思。二鳳心意已決。除了下嫁給金鬚奴外。別無善法。祇得答應。等金鬚奴赴了白朱二仙之約回來。再由初鳳想好說詞。當衆宣示。以正名分。商量停妥。二鳳又背人說與金鬚奴。不消多日。便從三鳳口中探出受害原故。從此金鬚奴夫妻。便和三鳳冬秀二人。生了嫌隙。以致日後鬧出許多事故。這且不提。等到赴約之日。金鬚奴帶了那柄寶扇。辭別初鳳姊妹。逕往嵩山飛去。白谷逸朱梅二人。已在少室山頂相候。雙方相見之後。金鬚奴先說了化解入魔經過。哭求指示玄機。有無挽救。白谷逸道。月兒島蓮山大師所藏旁門法寶甚多。火海數十年才一開放。難免不爲左道妖人得去。不到日期。想入火海。須要兩件防身寶物。一件是長眉真人修道防魔用的。九戒仙幢。一件便是你所得的那柄寶扇。仙幢可以護身。寶扇可以消滅守洞石人劍上的真火。相依爲用。缺一不可。我二人向長眉真人借寶時。曾聞真人法諭。說紫雲三女。雖然生具異稟。祇是得了一點千年老蚌的靈氣。夙根不厚。修到

地仙。已是微倖。將來能否避却劫難。尙要看他修爲如何而定。到你一個寒荒異類。秉賦天地間至淫奇戾之氣而生。竟能反性苦修。不避艱危。用盡毅力誠心。尋求正果。大是難得。目前道基雖壞。惡骨已換。祇要仍和以前一樣。堅誠苦修。前途成就。尙非無望。並且長眉真人。還有用你之處。應在三百年後。所以特借仙幃。由我二人。與你同入火海。那些旁門法寶。我二人一概不要。俱都贈你。祇內中有一冊連山大師當年的修道目錄。藏在大師的遺蛻之下。須要帶往峨眉。交與長眉真人。此書裝在一個金函以內。非我二人親自下手。不能取出。餘外還有幾粒丹藥。與初鳳慧珠二人。上次在火海中所服。功效相同。俱能增長道力。駐顏不老。那日三鳳。代我二人取那朱環。未得寶物。我本另想酬謝。不料他竟起了私心。唆使同伴。想劫了鐵傘道人的寶傘逃走。我二人故作不知。使其弄巧成拙。此次將各種法寶取出。俱都給你。以酬此勞。爾等俱是旁門。雖說避完災劫。一樣長生。可是異日修煉到了吃緊當兒。一個坎離失了調勻。雖不一定便走火入魔。形神消逝容顏。立時變成了老醜。如得此丹服了。容顏常似嬰兒。亘古難老。我二人俱是玄門正宗。要他無用。你可帶他回去。分給



未服的人。每人一粒。不特你夫妻可增長道力。也可與向日對頭。釋嫌修好。從此永駐青春。爲地仙中留一佳話。豈非妙事。你回宮後。與衆人再在海底潛修數十年。避過一切災厄。那時道行大進。再行分途出海。積修外功。外功圓滿。重返海底。等三百多年後。末次大難。再一躲過。縱然不能修到金仙。也成爲不死之身了。那月兒。島。連山大師。遺留仙法。非比尋常。那本修道目錄。一經取出。埋伏立時發動。利害已極。連我二人。俱是冒着奇險行事。你寶物到手。即要先行逃走。比時各不相顧。故此事前把話與你說明。以免臨時倉卒不能細說。從此一別。你與我二人。須等三百年後。或能再有相見之期。那時的紫雲宮。重重封鎖。與世相隔。不論仙凡。俱難擅入。遠非昔比。紫雲五女。勤習那部天府副冊。魔宮秘笈。必已悟徹魔法奧妙。多半自恃道法。起了驕意。那時如有峨眉弟子。擅入宮內有所營求。你夫妻須看我二人分上。不可使其難堪。相機與以方便。那去的人。雖然年幼道淺。大都具有仙根異稟。此時助人日後也無殊自助。否時地仙也是不足五百年一世。何況五女之中。還有兩三個。平日積下許多惡因。到時收果。勢所難免。災劫未至。先樹強敵。一旦相逢狹路。大難臨頭。悔之晚矣。

金鬚奴一一恭聆訓誨。默誌於心。自谷逸把話說完。又與朱梅商量好了步驟。才同駕遁光起身。金鬚奴隨了白朱二人。飛離月兒島。還有老遠。便見前面濁浪滔天。寒飈四起。愁雲慘霧中。灰沈沈隱現着一片冰原雪山。迥非前一次所見。紅光燭天的樣兒。及至飛落島上一看。昔日火海。俱被寒霜冰雪填沒。不知去向。連山形都變了位置。知道火海業已封閉。正在定睛注視。白朱二人已輕車熟路般。走向一座冰壁前面。祇雙雙將手揚了幾下。便帶了金鬚奴。一同飛起空中。耳聽脚底。先起一陣音如金玉的爆裂之聲。接着便是震天价一聲巨響。那一排座天插雲的晶屏。逕自倒坍下來。立時四山都起了回應。冰塵千丈。海水羣飛。左近冰山。受了這一震之威。全都波及。紛紛爆散動裂。附海一帶。竟是整座冰山。離岸飄去。訇碎排盪。聲勢駭人。半晌方止。冰壁稍靜。三人又同時飛身而下。地面上又換了一個境界。除了到處都是斷冰積雪外。冰壁陷處。現出一個深穴。下面隱隱冒着一縷縷的輕煙。朱梅首先走向穴邊。手先朝金鬚奴一揮。命他留意。然後兩手一掙。朝穴中一放。便見一點紅光。飛向穴底。轉眼之間。下面轟的一聲。一道火焰。倏從穴底升起。三人早有準備。未等火起。早已

二次飛向空中。金鬚奴低頭往下一看。那火勢真個利害。先見地穴。祇有畝許大小。火剛上來。便是萬丈火苗。夾過一股濃烟。直冲霄漢。那穴便相隨震裂。越來越大。所有地面上。如山如阜的堅冰積雪。立時都消溶成水。波濤滾滾。夾着少許碎冰塊。恰似萬股銀流。互相擠奪爭馳。往海中掄去。不到半盞茶時。附近數百里內的冰山雪峯。全都消滅。祇剩下圍着火海的一片石峯。仍回復了當日火海形狀。才略止崩裂燒融之勢。三人見火勢發洩。沒有初出來時猛烈。更不怠慢。按照預定方法。由朱梅手持長眉真人九戒仙幘護身。金鬚奴持着那柄寶扇。當前避火。避過火頭。下到數十丈深。下面已然無火。除奇炎極熱。礮石熱金外。那火的根苗。祇是尺許粗。其直如矢的一股青煙。三人那敢招惹。匆匆下落海底。守洞石人。早手持石劍。迎了上來。劍頭一指。便有千百朵五角火星。直朝二人飛去。金鬚奴早得白朱二人囑付。這石人劍上的火。非同小可。漫說輕易不能抵禦。就是手中寶扇。能够破他。稍一怠慢。被他飛近那根火苗。立刻引燒起來。火頭不向直飛。逕從橫裏燒來。立時到處都被這種烈火填滿。全島爆炸。縱是大羅神仙。也要化爲灰燼。知道利害無比。忙將寶扇連揮。迎頭扇去。

不使火星升起。且喜扇到火滅。如同石火星飛。一閃即逝。約有數十扇過去。石人劍上火星。才行發完。方要近前。石人口中。忽又噴出一股臭氣。觸鼻欲暈。正不知如何破法。忽聽白朱二人。口尊連山師祖。喃喃禱祝了幾句。一道金光。飛出手去。繞向兩個石人。祇一轉。便自斷爲兩截。倒在地上。三人慌忙。越過石人。飛身入洞。先到連山大師遺容前。恭恭敬敬。叩祝一番。這才起立。分頭行事。金鬚奴見滿洞壁上。盡是法寶。心花怒放。連忙上前。摘取石人法術已破。無不應手而得。剛剛取完。便聽白谷逸低喝道。你不快走。等待何時。金鬚奴回頭一看。正當中那面洞壁。忽然隱去。連山大師的遺容。不知何往。却現出一個羽衣星冠的道士。端坐在一個空牀上面。容貌裝束。與遺容一般無二。白朱二人俱跪在道人座前。正在這驚惶駭顧之際。猛見道人身旁。紅光一閃。同時白谷逸。好似從朱梅手裏。搶過一樣東西。又喊一聲。快拿了走。早拋將過來。金鬚奴第一次聞警。業已起立。準備遁走。一看白谷逸。拋過一個玉瓶。猜是那丹藥。連忙伸手接住。也說了句恩容。圖後報。雙足一頓。駕遁光飛出洞去。到了洞外。更不怠慢。連揮寶扇。避開火焰。脫去火海。直升上空。白朱二人。取那日錄。後文金蟬石

生。二進紫雲宮。盜取天一貞水。自有交待。且說金鬚奴。滿載而歸。好不心喜。正自排雲馭氣。往回路進發。暗忖白朱二仙。說那丹藥。共有四粒。恰好除初鳳慧珠。已服過外。正好給宮中諸人。每人一粒。自己費盡辛苦。才行得到。二鳳是患難夫妻。當然有份。自不必說。那三鳳冬秀。平時相待。既是可惡。此次化解。又壞在他的手裏。再將這種靈丹贈他。情理未免說不過去。如不給他二人。祇和二鳳一人。分吃兩粒。一則二鳳。必要盤問實情。知道不肯。二則多服少服。俱是一樣。白白槽掉。豈不可惜。那靈獸龍蛟。心靈馴善。自己以先也和他相差不多。同是水族。何不將餘剩的丹藥。給他服上一粒。另一粒藏好。以待將來之用。又覺與白朱二人之言有違不妥。一路沈思。委決不下。不覺到了紫雲宮上空。飛落海底一看。二鳳已在避水牌坊之下相候。手裏拿着幾片海藻。正與那條龍蛟。引逗着頑呢。一見金鬚奴。帶着滿身霞彩飛來。知道必有喜音。迎着一問。金鬚奴起初。原是想著三鳳冬秀可惱。本不慣於說謊。沒料到二鳳早在宮外相候。丹藥還沒有藏過。不便隱瞞。祇得將前事說了。誰知二鳳。竟和他是一般心理。也不願將丹藥分與三鳳冬秀。金鬚奴經他一說。益發定了主見。就在宮外。揭

開玉瓶。將丹藥先取出三粒。自己與二鳳。各服一粒。又給龍蛟服了一粒。將餘下那粒藏好。這二人一起私心。祇便宜了那靈獸龍蛟。服丹之後。對着二人。不住昂首歡躍。意思甚是感激。二人也覺遍體芬芳。神明湛定。好不心喜。金鬚奴因所得寶物。共有一十三件。有兩件因爲行時匆促。尚沒看清壁間所載用法。件數太多。不及一一取看。打算見了初鳳等人。再行同觀。二鳳道。駭子。那兩個看你得了許多法寶。豈不又要眼紅。他們現時。都在後宮。黃晶殿內。修煉法寶。且得些時才完呢。我因心裏有事。又不願和大家。煉同樣的法寶。才走出來等你。你且把那知道用法的。先交給我。藏起一半。連能用與不能用的。剩下五六件。算計每人送他一件。也就是了。金鬚奴此時對二鳳。自是言聽計從。便將法寶。分別取出。與二鳳解說。藏起七件。那六件中。有一對金連環。和一根玉尺。上面雖然刻有朱文古篆。一件叫龍雀環。一個叫璇光尺。俱都不知用法。二人分配好了寶物。將剩的六件。由金鬚奴拿着。同進宮去。在別殿中。又談了一會。初鳳等人才行走出。金鬚奴仍照前行禮。將赴嵩山經過。約略說了一說。并將那六件寶物獻上。任憑衆人挑選。初鳳先將寶物接過。分別傳觀之後。放在一旁。

且不發付對衆說道。我有一樁心事。藏在心中多年。因未到時。總未說出。想金道友。生具仙根異稟。此時道行。更是高出我等三人之上。祇緣劫難重重。難以避免。這才捨身爲奴。在本宮中。服役多年。勞苦功高。自不必語。他和二鳳妹子。還有一段夙緣。應爲夫婦。同注長生地。闕金章上。早有明示。如今二妹。道行已非昔比。金道友更是真水換骨。化解凡身。一切災厄。均已遊過。我計算仙籙。所載時日。金道友嵩岳歸來。正是他和二鳳妹子。圓滿之期。我平居默坐。體證前因。知道他二人這段姻緣。萬難解脫。爲此當衆說明。使他二人。配爲夫妻。正了名分。大家對金道友。旣成一家。不許再存歧視之心。還有慧珠姊妹。本是恩母轉劫化身。應爲宮中之主。屢經我等請求正位。不但堅執不允。反不許用母女稱謂。令我權作宮中之主。否則便要離他而去。此事衆姊妹業均知曉。無庸細說。這幾日經我熟思切慮。權衡輕重。宮中人漸增多。不可無主。祇得恭敬不如從命。同在今日。改了稱謂。以前我因本宮並無外人。我姊妹三人。同胞敵體。有什高下可分。如今一見。除我略有一線之望外。諸人均難修到天仙。不特道行各有深淺。因爲無人正經率領。姊妹間嘗因細故。發生嫌隙爭執。均非修道人

所宜。像上次三妹冬秀。負氣出走。幾釀大禍。以後我定下規章。共同遵守。我暫爲宮中之長。言出法隨。諸姊妹與金道友。均須隨時在意。共勉前修。勿墮仙業。才是正理。說罷。便命金鬚奴。與二鳳交拜行禮。二鳳在旁聞言。觸動心事。早已淚如雨下。金鬚奴雖與二鳳。有約在先。也是又感激。又惶恐。還待謙謝幾句。初鳳祇說了聲前緣註定。無須再作俗套。便促二人行禮。金鬚奴慨然道。小奴以僕當主。妄躋非分。情出不已。此中因果和苦衷。主人俱已洞悉。不便多言。今承主人深恩。正名當主。仍須無廢主僕禮教。才對說罷。便單獨向初鳳姊妹。慧珠冬秀五人。行必臣僕之禮。然後起身。與二鳳交拜天地道祖之後。再行分別與衆行禮。衆人除慧珠。早經初鳳說明外。三鳳冬秀。俱都蒙在鼓裏。加上金鬚奴。得寶不私。恰好又是六件。正好各得其一。不由減了敵視之心。不料初慧說出一番話。現時初鳳不但道力高深。不由衆人不服。對於衆姊妹。更是言溫理正。身端容肅。儼然表率。三鳳冬秀。本已日益敬畏。再加事起倉卒。初鳳文說出本人已爲宮中之長。言出法隨等語。二人事前沒有商量。一心祇在盤算寶物。聞言雖甚駭異。誰也不願首先發難。見初鳳說時。二鳳滿面淚容。以爲他以主配



奴。必不甘願。料初鳳決難勉強。滿想等二鳳一開口。再行羣起出言阻撓。誰知二鳳祇流了兩行珠淚。竟是一言不發。就隨了金鬚奴。交拜起來。幾次想發話。不好出口。未後想要勸阻。已是無及。祇得隱忍過去。初鳳等二鳳金鬚奴。與衆人分別行禮之後。又對衆人道。後苑之中。已由慧珠姊姊。設下酒食。那酒也是慧姊。從人間學來方法。用宮中異果製的。我們雖不必效那世俗排場。禮節總不可廢。加以妹夫多年勞苦功高。今日總算劫難完滿。又新得了許多寶物。正好給他夫婦二人賀喜。就便大家也嚐嚐新。我還有許多話。且到後苑落坐之後。再說吧。衆人便隨初鳳。到了後苑。三鳳見一張珊瑚案上。早排滿了酒果之類。怪不得適才黃晶殿煉寶。初鳳慧珠。俱不在側。這才知道初鳳慧珠。固是早有安排。便連二鳳。也久已承諾了。所以初鳳一說。便無異辭。祇瞞着他。和冬秀二人。越想越氣。祇是不好出口。不住朝冬秀以目示意。陪坐在旁。一言不發。初鳳明白二人心意。不願大家日後還是犯心。祇想不出用什法兒。給雙方釋嫌修好。二鳳見初鳳歡飲中間。忽然停杯尋思。偶想起那六件寶物。尙在前殿。便問初鳳。怎樣分配。初鳳聞言。猛想起適才金鬚奴獻那六寶時。三鳳神氣。甚是

垂涎。祇把他一人感動。冬秀自無話說。便命三鳳去往前殿取來。大家看了。再行定奪。三鳳巴不得自己先挑選一番。便笑道。那些寶物。件件霞光閃閃。想必不是尋常。如要知道用法。豈不更好。金鬚奴便將得寶時。壁間所載用法。大半俱是記下。祇龍雀環。璇光尺兩件。原嵌在一處。剛取到手。便聽白真人示警。匆匆遁走。沒顧得細看壁間符偈用法等語說了。三鳳好以小人之心度人。暗忖白朱二人。既以金寶相贈。怎便忙在一時。偏是自己愛那柄短尺。他却不知用法。那有這種巧事。分明知道這兩件寶物最好。故意不肯說。以便別人不要。據爲己有。少時分配。定和冬秀。要這兩件。豁出去自己再破些時苦功。重行祭煉。也是一樣使用。主意打定。推說要冬秀相陪。以便取携。拉了冬秀。逕往前殿二人走後。金鬚奴不敢瞞着初鳳。便將寶物實數說了。祇靈丹一層未說。初鳳正覺寶物。乃金鬚奴所得。他雖謙讓。分與衆人。於理不合。又想借贈寶給大家解隙和好。一時難以委決。聞言甚喜。一會三鳳和冬秀各捧三寶回席。交與初鳳。初鳳重給大家傳觀之後。說道。妹夫親身犯險。跋涉一場。此寶又經白朱二仙。指明贈他一人。論情理原不該分給大家。一則今日妹夫二妹。嘉禮之期。二則

妹夫情意殷殷。定要分給每人一件。過於謙謝。反到不似自家人情分。家庭私誼。俱是以大讓小。不比修道守法。以長爲尊。這些寶物。俱是新得。我等俱未用過。莫測高深。且由妹夫說。明用處。再由冬秀三妹。慧珠姊妹。依次挑取。我與寶主。殿後如何。三鳳冬秀早已在前殿商量好。要那兩件。正愁初鳳分配。不能隨心所欲。此舉正合心意。高興自不必說。別人知道初鳳用意。更無異詞。便由金鬚奴。取寶在手。一一解說。試演除那兩件。不知用法以外。其餘四件。以一件名爲鍊剛柔的。看去最爲利害。此寶形如一個鷄心。祇有鵝卵大小。顏色鮮紅。表裏透明。中有許多芝蔴大小的黑點。通身細孔密佈。其軟如棉。也不知是什麼東西煉成。一經使用。便飛出一片脂香。萬縷彩絲。另有那針眼細孔中射出。一種又粘又膩。顏色清明。香中略帶腥鹹之味的汁水。敵人法寶飛劍除了一種西方太乙純金之精煉成之寶。是他的尅星外。餘下祇一沾上。立時百鍊鋼化爲繞指柔。墜落地上。另四件一名銷魂鑑。一名煩腦圈。一名遁形符。是兩面竹筒。可以分合。俱有妙用。且待後文詳叙。三鳳冬秀等金鬚奴說完。仍是取那預定之寶。三鳳取了那璇光尺。冬秀取了那龍雀環。慧珠到取了那鍊鋼柔。初鳳

取了遁形竹筒。將剩下的銷魂鑑煩騰圈。仍還給金鬚奴與二鳳。重新開懷暢飲。衆人取完寶物之後。金鬚奴見三鳳。祇管拿着那璇光尺擺弄。霞光閃閃。幻成無數連環光圈。與別的寶物不同。暗忖此寶取時。最後嵌在龍雀環的後面。甚是隱秘。正看偈語用法。便即開警遁走。彷彿壁間有璇功萬象幾字。起初沒打算將寶物隱起一半。適才在宮外。和二鳳見面。匆匆挑選。祇檢那名好和自己略知深淺的藏起。不會細考。因爲這尺。不知用法。沒有在意。及至出了手。才覺出珍奇有異。偏又落在三鳳手中。不由便對那尺。多望了幾眼。三鳳原就留心。這一來。更以爲不出自己所料。兩下嫌隙。始終仍未解除。初鳳在席上。又提說據自己連日暗中參悟。衆人祇能修到散仙地步。既有這樣好的珠宮貝闕。等白真人所說的敵人。尋上門來以後。大家可分頭出海。將那有根基的女孩子。渡些入宮。以充宮中侍女。一面傳授道法。創立宗教。一面積修外功。等外功圓滿。使用天魔遁法。封鎖海底。大家祇在宮中潛修。享那仙府清福。再不出宮。干預閒事。靜俟最後一劫過去。便與海同壽。豈不是好。衆人俱都稱善。席散後。慧珠仍想從俗禮。送金鬚奴二鳳回房。二鳳還未及開口。

第八回 犯珠宮一妖授首  
遊少室二女尋真

初鳳道。妹夫二妹婚姻。實由前緣註定。豈同世俗兒女。一切浮文。俱用不着。二妹所居錦雲宮。原有五間。從此妹夫。便移居在二妹所居室外面。夫妻二人。同在一齊修道便了。二鳳明知初鳳。怕他夫妻。又由情欲。亂了道心。特意提醒。便看了金鬚奴一眼。見他滿面俱是愧恨之色。不禁淒然。當日無話。由此大家。俱在宮中潛修。杜門不出。二鳳夫妻。也在暗中。煉習那些寶物。光陰易過。不覺多時。這日初鳳正和大家。在前殿聚談。忽聽宮外靈獸龍蛟。長鳴不已。聽出聲音有異。三鳳首先奔出。初鳳猛想起昔日白谷逸之言。算計已到時候。知三鳳素來恃強任性。忙率衆人。跟踪出去。才到外面。便覺炎熱非常。地闕清涼。怎得有此。好生奇怪。頭抬往上一看。避水牌坊上面。海水業已通紅如火。正和那年往救二鳳三鳳。安樂島火山崩陷時的海水。情景相似。那靈獸龍蛟。正在牌坊下面。昂首怒嘯。不時往下竄起。俱爲初鳳封鎖法術所格。旋起旋落。一見主人到來。益發嘯個不住。初鳳知事不妙。一面禁止龍蛟吼

嘯。吩咐大家。不許造次。忙使窺天測地之法。將手往地下一指。地面平空起了一個鏡子一樣的圓光。衆人定睛往圓光中一看。祇見滔天紅浪中。隱現着一個道人。和一個頭梳抓髻的幼童。道人一手執劍。身背鐵傘。類似金鬚奴以前對頭鐵傘道人的裝束。容貌却又不同。後頭那道童。騎着一個渾鐵雪白。雙頭六翼。長約五尺的怪魚。手中拿着一個兩尺來長的口袋。頭朝下。底朝上。祇準紫雲宮上面的海眼。發出一股和烈火相似的紅焰。海水被他照得通紅。炎熱異常。紅焰所射之處。那些深水裏的魚介之類。禁受不住。恰似沸水鍋裏煮活魚一般。先是在熱水中亂奔亂竄。漸漸身子一橫。肚皮朝上。便即活生生的燙死。三鳳大怒。這廝如此殺害生靈。待我上去。將他除了。初鳳連忙拉住悄聲說道。你忘了白真人別時之言麼。這廝正想用妖法煮海。使我們存身不住。和他爭鬥。這時出去。恰好中了他的道兒。且不要忙。我自的道理。說罷。收了法術。命慧珠約束衆人。金鬚奴隨了自己。用那兩面隱形符。偷偷上去。看看來人虛實來歷。再行下手應敵。衆人在避水牌坊下等候。見上面海水越來越紅。下面越發炎熱不可交。初鳳金鬚奴上去已有好一會。毫無動靜。初鳳又預先將那

圓光收去。衆人不知上面情形。莫測吉凶。有的忿怒。有的焦急。各人有各人的心事。三鳳幾次要開了封鎖上去。俱被慧珠阻住。平日冬秀。總是愆愆。三鳳出頭。這次見初鳳面帶驚疑。知道利害。也都不敢造次。衆人正在紛紛議論。交頭接耳。忽見一道細如遊絲的青光。從身後飛出。電駛星奔。直射海面。回身一看。偌大一座紫雲宮。覺是隱得沒有踪跡。慧珠知道初鳳已回宮內。佈置好了法術。二次飛去。與敵人交手。便和衆人說了。三鳳一聽。又要上去。衆人勸阻不聽。慧珠一把未拉住。三鳳已然行法。破空而上。同時覺着熱滅了好些。三鳳一走。冬秀二鳳。也要上去。慧珠無法。祇得再三囑付。如今紫雲宮。已然隱形封鎖。除初鳳回來。休說敵人。連自己也無法回宮。初鳳如此施爲。敵人必然利害。上去時節。須要見機而行。千萬不可造次。二人應了。便自飛身而去。慧珠正打算跟去。靈獸龍鯁。忽然奔到面前。不住昂首長鳴。慧珠道。你要我騎你上去麼。龍鯁點了點頭。慧珠剛騎在龍鯁背上。依見上面一片紅光中。猛飛起萬點銀流。映着四圍蔚藍的海水。頓成奇觀。心想初鳳等人。平時并無這種法寶。敵人定是猖獗異常。正在斟酌進山。坐下龍鯁。已時幾番騰嘶欲上。知道此獸靈異非

常必有原因。衆人俱已上去應敵。如有不測也難獨免。祇得開了禁法。騎着龍蛟。飛出海眼。一看。初鳳不知何往。金鬚奴獨鬥那騎着怪魚的童子。二鳳三鳳冬秀三人合戰道人。劍光法寶紛紛飛起。星飛電閃。銀雨流天。正自相持不下。那龍蛟原有辟水之能。又在海底潛修多年。服過連山太師遺藏的靈丹。本領更非昔比。水一飛到上面。四外的海水便疾如奔馬。紛紛避開。露出方圓數里的一大片白沙海底。雙方本在水中交戰。經這一來。二鳳金鬚奴等人。知是龍蛟功能。看慣無奇。那騎魚道童與金鬚奴敵鬥方酣。正自一心專注在法寶上面。猛覺身子一空。近身海水突然消逝。那條六翼雙頭的怪魚。倏地失水。往下一沈。幾乎將自己翻跌下去。幸而那怪魚也非凡物。忙將六翼展開。飛將起來。才得隱去。不禁心裏一驚。神微一闪。早吃金鬚奴乘機放起一件法寶。一道白光閃過。一任道童逃避得快。眉頭上早着了一下。立覺奇痛非常。忙又使法寶抵禦時。金鬚奴何等機警。知他利害。早已收了回去。祇氣得道童罵不絕口。慧珠這時方得看清那道童。看去雖然年輕。却生得獅頭環眼。凹鼻闊口。獠牙外露。赤髮批肩。生相甚是凶惡。那道人雖與鐵傘道人一般打扮。却要年輕得多。



生相也較清秀。并非本人。因金鬚奴是一個敵一個。二鳳等人。却是三打一。道童似比道人利害。便想相助金鬚奴。剛把龍蛟一拍。飛上前去。忽聽金鬚奴喊道。這小妖道。扎手。有一個破口袋。已被大公主。用玄功變化收去。還有這一個撈什子。圈兒。堅利非常。飛劍遇上便折。傷了我們好些法寶。祇我這件波密刃。能够制他。適才又被我打了他一喪門鋼。已受重傷。少時便要成擒。慧姑還是去助三公主他們。除那妖道吧。同時那道童也怒喝道。你這羣不知死的孽障。命你好好將金鬚奴獻出。紫雲宮讓我免却一死。竟敢仗勢人多。與大仙交手。我那歸藏袋。乃仙家至寶。豈是容易收的。如今雖然被那賤婢。用鬼計搶去。怎知其中妙用。此時必然作法自斃。化為灰燼。我這仙環。乃百煉精鋼。千年修煉。任你什麼法寶飛劍。也非敵手。少時除去你們這些孽障。奪了紫雲宮。此寶仍是我囊中之物。誇甚大口。說時。好似益發忿怒。將手連指。那一個帶着九個芒角的白光圈子。光華愈盛。將金鬚奴用來抵敵的一道黃光圍住。琤琮之聲。響成一片。慧珠聞言。不禁心中一動。想起金鬚奴所贈煉剛柔。專破堅剛之寶。難得這廝。自己將法寶來歷說出。正好一試。想道這裏也不再向金鬚奴回言。一

探法寶囊。將煉剛柔取將出來。依法行使。往空中飛去。金鬚奴原因和道童一照面。便連損了兩件從月兒島得來的寶物。末後將波羅刀放起。才得敵住。心中痛惜非常。這時初飄。仗遁行符。用玄功變化。將敵人用來煮海的歸藏袋奪去。一直未曾現身。不知是什麼原因。不敢造次。再用別的寶物。僅乘道童疎神之際。打了他一喪門鋼。惟恐被傷。佔了點小便宜。急忙收回。見慧珠騎馱上前。恐又蹈前人覆轍。方在警提。忽見慧珠并不使飛劍迎敵。逕自將煉剛柔放出。這才想起此寶妙用。心中大喜。恐波羅刀又被波及。連忙收回。那道童見自己的九宮仙環。光華越盛。正自心喜。忽見對面飛來一個騎着分水異獸的女子。放起一團。夾着無數黑點銀星的粉紅光華。帶着微微嗚咽之聲飛來。同時敵人的波羅刀。便自收去。那光華與自己法寶。剛一接觸。鼻間微微聞見一股紛香。那光華中又飛起許多極淡紅的水珠。自己法寶。立時光焰漸散。知道不妙。想要收回。誰知那光華。竟將九宮環吸住。一任自己用盡玄功。休想動轉絲毫。眼看環上九個星角。光華由大而小轉瞬之間。芒彩全消。才行墜落。這一驚非同小可。心裏痛惜已極。強敵在前。竟自忘了利害。一拍坐下怪魚頭頸。飛上前去。

想奪那金鬚奴。正相機待發。怎肯失此機會。沒等敵人的九宮環落地。早二次將波羅刃放起。道童這時連番失利。神智已昏。一面想接寶物。回去重煉。一面祇防到對面的慧珠。却想不到金鬚奴來勢如此迅疾。催着怪魚上前。剛一伸手。忽見一道黃光。疾如電掣。從斜刺裏飛射過來。再取寶行法抵禦。均所不及。忙將兩足。一夾魚背。往下一沈。滿打算怪魚飛騰甚速。拚着殘寶不要。且先避過危機。再想報仇之策。誰知兩下相隔已近。慧珠坐下龍蝦。何等靈異。見了那條怪魚。早已眼紅。存心縮着長頸。待機即動。一見飛臨切近。又想往下逃避。那裏容得。就在怪魚將落未落之際。猛的一伸長頸。兩個大頭。同時張開血盆大口。恰好將怪魚雙頭咬住。祇一下。便身首異處。那怪魚名爲雙首銀鰲。也甚通靈。見着龍蝦。原有幾分畏懼。祇爲受了道童法術駕馭。不得不聽命上前。白白的送了性命。道童正落之間。眼睛一花。兩個血盆大口。捷如風翻。突在面前開張。再想鴛魚後退。已是不及。身子一頓。一雙魚頭。已被怪獸咬住。同時敵人的法寶飛劍。也從四面襲來。情知道人非死。卽帶重傷。再不逃避。性命難保。祇急得把獠牙一挫。就着怪魚尸身下沈。血光崩現之際。將身在魚背上一扭。竟自

化道赤虹。怪嘯一聲。直往海上飛去。饒他遁光迅速。還被金須奴的波羅刃。斷了一條左臂。又吃二鳳用銷魂鑑。照了一下。終至性命難保。祇爲一念之貪。受人蠢惑。把多年道行。付於流水。這且不言。衆人等道童逃走後。見地下橫着一條左膀。那波羅刃傷人。祇一見血。便心發甜酸而死。除了瀚海中的千年苦泉。不能救治。知道童已受重傷。逃得又快。便也不去追趕。那同來的道人。早已爲二鳳等人殺死。慧珠坐下龍馱。自從咬死怪魚。幾番騰蹕。似要擺脫慧珠。慧珠知他心意。縱身下來。龍馱便啣了那怪魚的頭。往海底鑽去。大家聚在一起。才想起這會功夫。怎的不見初鳳。起初都以紫雲宮。根本重地。初鳳收了敵人歸藏袋。恐敵人又有別的花樣。回宮坐鎮。不疑有他。又見敵人死亡逃散。龍馱回宮。海水重合。上而無可留戀。各自從海眼中飛回。誰知到了海底一看。除一座避水牌坊。依舊矗立外。偌大一座紫雲宮。竟然不知去向。有一片青茫茫的光霧。籠罩前面。衆人向以爲初鳳。定在宮中駐守。同聲呼喊。不見應聲。連進數次。俱被一層軟棉棉的東西攔住去路。無門可入。金鬚奴猛想起。適才在上面。聽那道童說起。那歸藏袋。妙用無窮。雖被初鳳收去。定要弄巧成拙。化爲灰燼等

語。當時祇說是恐嚇之言。初鳳道行。今非昔比。既能收去。必無妨害。沒有在意。此時看出情形蹊蹺。知道有些不妙。方自驚疑。忽聽龍鯨嘯聲甚厲。仔細一聽。竟在往日宮牆後面龍鯨棲息之所。心中一動。也向青霧層中。光射處。前面光霧。便如狂風之掃殘雲。成團成絮的紛紛分散。不暇和衆人說話。拉了二鳳。循聲而往。走到近前。仍爲光霧所隔。祇聽嘯聲。無法進入。急迫中二鳳忽道。大姊也不知在宮裏則甚。現在光霧阻隔。走不進去。我們那些法寶之中。不是有一件能够分光撥影的麼。一句話把金鬚奴提醒。忙喊快些取出。試他一試時。二鳳早把一面透霧分光寶鏡取出。運用玄功。照連山大師所傳用法。一口真氣。噴向鏡上。立時從鏡上。現出一道冷氣森森的白光。照散。二人便照龍鯨嘯聲。尋去一看。地方正是宮苑後面。又前行了幾步。光霧消處。猛見龍鯨長尾擺動。轉看現出全身。才看出龍鯨橫臥在地。盤住一齊。懷中抱着一團赤紅色的光鏡。正照在上面。光華隱隱中現出一個人影。定睛一認。正是初鳳。橫身俱被那團赤黃色的光華圍繞。手中却抱着那怪魚的頭。從魚口中發出一片銀光。護住前胸。臉上神氣。甚是苦痛。二人一見大驚。金鬚奴救主情殷。首先撲了上去。

剛一起步。那地下臥着的龍鯁。忽然一尾掃來。將金鬚奴攔住。金鬚奴驟不及防。幾乎吃他掃跌了一交。知道龍鯁攔阻。必有原因。明知是那歸藏袋作怪。投鼠忌器。又不堪用別的寶物去破。祇得仍用二鳳的分光鏡。去驅散那團光華。誰知竟是無效。眼看光山中初鳳。面容益發慘痛。正在急苦悶愁。忽見面前未散的青霧中。無數五彩光圈。旋轉不停。颯輪談轉般衝將出來。光照處。青霧冰消。比從適才分光鏡所照。還要來得迅速。頃刻功夫。飛到面前。正是慧珠冬秀三鳳三人。那光圈便從三鳳那柄璇光尺上發出。二鳳迎上前去。方要述說初鳳遭難之事。三鳳已然一眼看到初鳳在赤黃光華中掙托。更不答話。竟自飛到初鳳面前。手中尺。往光華中一指。便有無數大小圓光圈子。飛上前去。金鬚奴以爲彼此都不知璇光尺的用法。縱知分光尺一樣。有分光撥霧之能。也未必能將歸藏袋的陰火破去。正自提心吊胆。那些大小光圈。一經飛入赤黃光華裏面。祇一旋轉。赤黃便如紅雨飄灑。金蝶亂飛。發出一陣極細緻的嗚咽之聲。接着又和皮囊破氣般。蒲的一聲。光華消盡。無影無踪。地上却橫着一條軟棉膩脂脂。長約三尺。似布非布。似肉非肉的無底口袋。初鳳業已昏到在地。衆

人連忙扶起。各將身帶靈丹取出。分給初鳳龍蝦口中。塞了進去。三鳳一眼。看到怪魚頭口中。銀光閃閃。一手接過。看了看。心中大喜。伸手一拍。將魚腦拍開。取出一粒珠子。才不與衆人觀看。逕自揣向囊內。衆人都關心初鳳安危。也未在意。匆匆把初鳳扶起。由後苑回轉宮去。這是封鎖全宮的光霧。因初鳳被困。失了主宰。又被三鳳拿着璇光尺。到處一照。差不多消散道盡。毫無阻隔。衆人扶着初鳳。回到黃晶殿。安置在白玉牀上。待有好一會。初鳳漸能起坐。言動自如。祇是元氣受傷。還未復原罷了。衆人才放了心。互相談起經過。原來初鳳起初。本打算封鎖海眼。閉門不出一任敵人。在上面猖獗。反正不會攻將進來。及見敵人妖火益發利害。海水被他燒得奇熱。海眼上面。成千成萬的魚介之類。活生生結成隊的。被他煮死。不禁動了惻隱之心。暗忖敵人。如有爲而來。決不輕易退走。地闕仙府。縱脫攻進。那些水族生命。何辜遭此慘死。這才同金鬚奴商量。二人合用那兩面遁形符。先上去窺探了一番。看出兩個敵人。祇是法寶利害。道行并不甚深。因他任意殘害靈生。無故尋上門來。欺人太甚。這才決計將他除去。同時想起嵩山白谷逸朱梅二仙之言。不敢造次。當時並未現身。

動手。忙和金鬚奴一同回轉宮中。命金鬚奴將所有法寶。一齊帶將出去應敵。再由自己行法。封鎖全宮。準備敗路。一切停妥。二次同了金鬚奴。飛身上去。打算借遁形符隱身。暗中先將那用法寶煮海道童除了。又因那符不能分用。便命金鬚奴現身上前。和來人對敵。自己暗中下手。誰知那道童。頸間戴着一個圈兒。初鳳飛近身前。剛把飛劍放出。打算行刺。誰知那圈兒異常靈應。逕自動飛起。九道芒尾般的白光。圍着一圈光華。繞着初鳳那飛劍。祇一絞。把初鳳在金庭玉柱中。所得來的一口寶劍。絞得粉碎。銀光如雪。紛飛飄逝。不由大吃一驚。連忙退下身來。見那道童。也在張皇四顧。似在尋找敵人踪跡。知是他的法寶功效。本身並未看出有人暗算。猛一眼。又看他手上所持的那條口袋。赤紅光華。時幻五彩。所照之處。海水和開了鍋的一般。同時那光圈。已朝金鬚奴飛去。不禁心裏一動。恐道童還有別的靈應寶物。便興了行刺之想。忙運元功。飛上前去。暗使天府副冊中。大搜攝法。一把將那口袋劈手奪去。道童覺着左手虎口奇痛。手一鬆。法寶忽然脫手飛去。這一急非同小可。定睛一看。那條歸藏袋。赤紅光華。已然銳減。隱隱看見一個少女。從光華圍繞中。往前急駛。忙和道



人追時。金鬚奴的法寶。已接二連三發出。容到自已九宮環。將敵人法寶破去。少女連人帶寶。俱都不知去向。加上對面這個少年。並非弱者。法寶連傷。毫不後退。未後又放一件法寶。敵住九宮環。一任道童和同伴。任意施爲。竟估不了一點便宜。就在這時。二鳳三鳳冬秀三人。相繼出敵。金鬚奴恐他們蹈了自己覆轍。見那道人似乎稍弱。便指揮三人。去敵道人。由自己獨戰道童。三鳳冬秀。見初鳳不在。本不願助金鬚奴。自去和道人交手。二鳳見道童猖獗。丈夫不能取勝。那肯袖手。才一上前。飛出劍去。金鬚奴連止不住。一照面。飛劍便被九宮環吸住。一絞兩斷。這才知道利害。又見金鬚奴舉手連揮。祇得捨了道童。與三鳳冬秀三戰道人。那三鳳冬秀。先見道人飛劍。不甚出奇。祇說無甚本領。誰知那道人。正是鐵傘道人的心愛門徒樊暈。不但好色如命。而且凶狡異常。起初見金鬚奴。法寶甚多。不肯試險。祇用一口飛劍助戰。打算敷衍一時。由道童去與他拚命。等把來人虛實深淺看清。再行下手。反見對面飛來兩個美如天仙的少女。不禁色心大動。便不問青紅皂白。除那柄身後措的鐵傘。因初得到手。用法不精。尙未急於行使外。所有身帶的飛劍法寶。全都施展出來。三鳳冬秀

發覺。施展用法。益發難取。仗着玄功奧妙。連忙運用玄功。先將心神護住。連人帶劍。飛入宮中。可是陰火照處。遁形符已漸失功效。微微現出一點形相。被道童言破。祇無法分身。追趕罷了。初鳳到了海底。恐陰火燒了仙府宮廷。不往正門走進。想起那天一眞水。正與此火相尅。自金鬚奴用過後。曾將餘水。埋藏在後宮苑內。便直往後苑飛去。走離藏水之處。還差一半的路。眞靈漸漸抵禦不住陰火。因身炎熱欲燃。知道再也不能勉強前進。一個失閃。元氣一破。全身便要化成一堆灰。祇得盤膝坐倒地上。將本身元氣。運調純一。死命與火支撐。也不知受盡了多少苦痛。還算初鳳年來道行大爲增進。修養功深。早從靜中參悟。姊妹數人。祇自己和慧珠。收場尙好。蹤不能修到金仙。也不致失去地闕散仙之位。這種災厄。修道人在所難免。一任毒火侵燒。心神未亂。所以元氣始終未破。挨過好些時候。越久越覺不支。漸漸本身靈光。被陰火煉得益發微弱。正在危急萬分。那靈獸龍蛟。忽然啣了魚頭趕來。這東西已有千年以上道行。知道主人有難。一落海底。便嗅着氣味。一路狂嘶亂闖。初鳳在危迫中。聞得龍蛟嘯聲。以爲衆人得勝回宮。無法進入。雖知他們道力不如自己。入到快要絕望

之際。總存萬一之想。又知金鬚奴有許多法寶。也許能够破去妖童法寶。雖然有了一線生機。一則自己須用全神。去敵陰火。再想將全宮封鎖收去。力有不逮。二則還恐萬一衆人並未獲勝。引寇入室。勢更不妙。就在這存想之間。眼看火勢愈盛。危機頃刻。不容少懈。祇得死中求活。拚命運起一口真氣。去敵住妖火。抽空行法。將宮中封鎖。剛微微開出一些門戶。神一分。靈光被妖火壓得儘剩絲微。轉瞬就要消滅。恰巧龍鮫。正從那開處衝將進來。見主人爲陰火所圍。連噴兩口靈氣。火仍不滅。便奮不顧身。沖進火中。將初鳳盤了起來。這龍鮫厚秉純陰之精而生。又是千年靈物。雖然道力尙淺。不能滅火。一時却傷他不了。初鳳見祇龍鮫獨個衝進。不見衆人。以爲凶多吉少。剛在悲愁。猛覺奇火極熱中。忽然身上透來一絲涼氣。定睛一看。龍鮫已將全身環抱。口中還啣着一個魚頭。魚口內銀光閃閃。那涼氣也是從魚口之中發出。暗忖這魚。正是妖童坐騎。既被龍鮫咬死。衆人未必便敗。許是爲了自己封鎖所隔。闔不進來。不由又生了希冀。便伸手從龍鮫口中。將魚頭接將過來。抱在懷中。護住前胸。那歸藏袋與魚頭。竟是相生相尅。當初鳳初將袋得手時。見袋口陰火利害。連忙

撒手一扔。沒有扔掉。反被魚口將左臂吸住。祇管發出陰火焚燒。初鳳也運行全身真氣去抵禦。及至魚頭接到手中。魚口陰火。好似磁石引針一般。一個勁朝往魚頭圍燒。那魚口中也放出一團銀光敵住。初鳳身上。才不似先前燒灸得難受。雖然苟延殘喘。周身骨軟筋麻。和散了一般。更無出困之策。直到金鬚奴夫婦。與三鳳等。相次來救。巧用璇光尺。破了歸藏袋。勉強脫身回宮。服了許多靈藥。仗着根基甚厚。還養息靜修了好多日。方得復原。那龍鯀原是水中靈物。當時救主情急。雖然受傷不輕。好得甚快。初鳳全愈以後。便在黃品殿中。召集全宮人衆。說道。此次妖人來犯。一見面。就交手。連仇敵名姓。俱未問明。來歷更是不知。看三妹所得那柄鐵傘。雖然不知用法。頗似當年鐵傘道人之物。來人必是他的徒黨。那道童既然逃走。必不干休。早晚終須捲土重來。頭一次已然這般利害。二次約了能手。如何抵禦得了。我們這座仙府。好處還不僅在貝闕珠宮。乃是因他深藏海底。不爲外人所知。利於潛修。不致引起外人覬覦之故。倘被傳揚出去。雖說我們有法術封鎖。不易攻進。畢竟各派高人甚多。一個抵敵不住。不特此宮難保。便是大家多年苦功。也都付於流水。爲今之計。莫如

乘敵未至。先發制人。由妹夫二妹出去。先往嵩山少室。尋着白朱二位。一探妖人來歷。問明除他和抵禦之法。卽速回宮。大家商量妥當。尋上他的門去。將他除了。省却這一樁心事。好在我們此時道力。出海已差可應付。事完之後。率性分頭出海。先期積修一點外功。然後回轉宮中。從此閉門不出。潛修正果。豈不甚好。衆人大都靜極思動。聞言無不稱善。祇不過三鳳另存着一付私心。堅持同往。以便尋見白朱二人。暗探月兒烏寶物。是否應爲金鬚奴獨得。還是他私吞起來。初鳳近日。已聽他背人和自己說過幾次。不准他去。疑團難解。勢必與金鬚奴夫婦。嫌怨日深。又知白朱二人。性情古怪。既不喜他。去了無益。祇得再三囑付小心恭謹。不可大意。三鳳自是隨口應允。當下便隨了金鬚奴夫婦。同往嵩山少室飛去。到了嵩山少室一看。古洞雲封。那裏有嵩山二友的踪跡。三人尋不見白朱二人。又不知雲遊何處。恐出來久了。妖童去而復轉。初鳳等勢孤。祇得趕回。本想回宮。見了初鳳。另商妙策。行至中途。南海岸側。忽見下面有一座荒礁。高祇離地數十丈。上豐下銳。孤立海邊。礁頂平圓如鏡。大有數畝。中間放着一個大鼎。鼎前立着一個和尚。形貌古異。頭頂絕大。左手拿着一面銅

鏡。閉目合睛。面朝着海。口中念念有詞。先用右手一指那鼎。鼎中便冒起了一片彩煙熱氣。分佈開來。飄散海面。三人在空中聞見那股氣息。彷彿鼎中煮着什麼異味。甚是香濃。令人食指欲動。細看那和尚。全身雖隱隱有光華圍繞。却又不似妖邪一流。覺着奇怪。不由略一停視。依了金鬚奴。本不願多事。三鳳執意要看個究竟。二鳳也以爲隱身雲空。並不望下降落。看看何妨。金鬚奴見二鳳也如此說法。祇得應了。見離礁石不遠。還有一個礁石。雖然形式不佳。却甚隱秘高大。可以藏身。便引了二女。往礁上飛去。剛一着地。忽聽三鳳道。二姊快看。這是什麼。原來三人往隣礁上落下時。鼎中熱氣。已化作無量數的彩絲。稀疏疏的將近海岸一帶。數十里方圓的海面佈滿。根根似長虹吸水一般。一頭注向海中。一頭仍在鼎內。千絲萬縷。脉脈分明。一毫也不散亂。映着日光。鮮艷奪目。同時和尙口中誦咒越急。雙目仍自緊合。臉上却帶着盼望焦急神氣。不多一會。忽聽海中無風浪吼。恍如萬馬千軍。在海底騷動了一陣。轟的一聲。海水羣飛。波濤山立。浪花中湧現出無量數的怪物。三頭駢生。形如人面。藍睛閃閃。宛若羣星。半截身子。露出海面。個個俱和鐵塔也似。成千累萬。排着整齊隊

伍分波逐浪。疾如奔馬。直朝和尚存身的荒礁上來。海面上陰雲四合。狂風大起。這些怪物。轉瞬到達。紛紛狂嘯。聲如兒啼。頂上三頭。一齊張開。噴出一股銀箭也似的水。往上射去。接着身子。往上便起。三人見怪物這麼多。和尚又露着手忙脚亂神氣。正替他毀一把汗。忽見和尚。左手鏡往前一舉。那一面漆黑的鏡子。頓放光明。宛如一輪明月。寒光凜凜。直照波心。右手連放。雷火連珠也似發出。怪物口中射出的水箭。盡被鏡中光華攝去。祇是怪物仍然未退。前一排的。已快縱到礁上。這時看清全身每個張着三張血盆大口。獠牙森列。身長有十丈。鱗身魚尾。形相瘳惡。和尚見怪物不退。好似也有些手忙脚亂。倏地濃眉緊皺。一聲長嘯。聲如龍吟。左手仍持着那面鏡子。右手往下一伸。竟將那大約丈許的一座鐵鼎。舉將起來。朝着前面一掄。鼎中也不知是什東西。一團團帶着彩烟熱氣。灑向海中。那股香氣。益發濃厚。怪物更不顧性命的。飛搶上來。口一張。啣了兩三個便走。來得也快。去得也速。前爭後擠。聲勢益發駭人。再看和尚。已不似先前驚慌神氣。手中鼎祇管下倒。滿臉俱是笑容。三人才看出那怎怪物。不是與和尚爲難。乃是爲了鼎中之物。祇不知和尚如此施爲。是何用意。

正自猜想。猛聽空中一聲大喝道。賊禿驢。你還要這些無辜生物絕種麼。隨說便緊跟着一個震天价的大霹靂。帶着百丈金光。從天直下。一閃即逝。祇震得山岳崩頽。三人存身的大礁石。那搖搖欲倒。同時陰雲盡散。海面上萬縷彩烟。全都消盡。嚇得那些黑色怪物。紛紛亂竄。齊往海心中忘命一般鑽去。轉眼功夫。全都沒了影子。再看荒礁上。那大頭和尚。業已扒伏在地。將那面鏡子。頂在頭上。體似節糠。嚇的直抖。過有半盞茶時。三人見適才那雷聲金光雖盛。祇是突如其來。並沒看見一個人影。這時雲淨天空。風息浪靜。怪物也都散盡。祇剩和尚一人。在荒礁上掙命。無什可觀。正想飛身走去。忽聽左側。有人顛巍巍的說話道。三位道友休走。快請救我一救。日後自有報答。仔細一聽。語聲逕從荒礁上發來。三鳳生性好奇。想知究竟。本不願走。便停了步。往荒礁之上飛去。金鬚奴夫婦。料知無什亂子。祇得跟往。落在荒礁上一看。那大頭和尚。已勉強站起。顛聲說道。我吃天乾山小男。無意中給我一先天神雷。將我元氣震散。幸我有這一面寶鏡護身。防備得快。沒將全身震成粉碎。目前已是飛行不得。須要經過三天兩夜。方能復原。離開此地。偏我又有一個生死仇敵。知我在此。採取



三星美人蟬的陰精煉這一而水母玄陰鏡去破他的陰火。恨我入骨。偏巧他正值害人沒害成。反到受了重傷。新敗之後。我又在這荒礁四外。設下埋伏。事前並沒敢前來尋仇。可是他所居離此甚近。我適才鼎中所焚。乃是千年毒蟒之肉。內中放有極毒之藥。奇香異味。傳出三百里內。俱能聞到。他既知我用毒蟒爲藥。去招引深藏海眼寒泉中的三星人蟬。豈肯就此善罷干休。必乘我寶鏡尙未煉成之際。乘我人在行法。不能分神之際。前來暗算。適才聽得雷聲。決已料出我行法太狠。有人於我與難。少不得要乘機加害於我。這荒礁周圍。法術已爲神雷所破。無計可施。三位道友初來之時。我還有戒心。後來看出是路過好奇。祇作旁觀。忙着行法。甚是失禮。如今我在危難之中求助。自知不合。務乞三位道友。念在我行法雖然狠毒。也是爲那無數萬萬的水族生靈除害。務乞助我一臂之力。在此小住三日。我本身元神雖傷。法術法寶還在。如那厮來犯。祇須代我施爲。依然抵禦。萬無一失。如承相助。事後必有重報。金鬚奴聽他說起陰火。不禁心中一動。便問道。老禪師法力。適才已曾領教。想必見聞廣博。這善施陰火的人。現今共有幾人。可知道麼。和尚道。道釋兩家。三昧真火雖然

各依道力而分高下。人人俱煉得有。無什出奇。魔教中一種魔火。固是利害。還不如這陰火。乃由地肺中千百萬年前遺留下的。入獸骨骸中。採出的一種毒憐。凝煉而成。常人遇上。固是化成飛灰。便是有修行的人。如被火圍燒。暫時縱能抵禦。久了也要將元陽耗盡。骨髓搜竭。燒成一堆白粉。真是利害已極。能尅制的人甚少。以前有一位月兒島的連山大師。煉了兩件法寶。能破此火。後來大師化解成真。許多寶物。俱都埋藏炎山火海之中。聽說玄門中。有兩位能人。前往火海。探索過兩次。那寶物始終未聞使用。不知可曾取出。此外便是現在。峨眉派的開山祖師。長眉真人。煉有兩白寶劍。和一件採太陽真火煉成的赤烏球。可以破得。這世上使用陰火的。除我仇敵外。還有赤身教主鳩盤婆。此他更凶。竟是隨手可發。無有窮盡。但是鳩盤婆。隱居西方。人不犯他。他不犯人。不似這厮。逞強任性。倚勢豪奪。罷了。其實這厮和我俱是海島中散仙。他在南海。我在東海。風馬牛全不相干。以先從無嫌怨。一樣無拘無束。可消遙自在。度那清閒歲月。他偏於心不足。想爲羣仙盟主。創立教宗。三十年前。忽然發帖。遍邀天下散仙。往南海赴會。席終說明居心。隱然迎執衆仙牛耳。比時那真有道行。

本領的。接着他的請柬。全都付之一笑。沒有理他。所去的人。不是道行淺薄。想藉此攀附。以便日後有相須之處外。便是像我這樣。因聞他那裏景物奇麗。慣產聖藥。一則觀光。二則到底看看他有什麼驚人法力。他在席上將話說完。有那道力較高的人。雖然不服。還未張口。我不合首先發難。要當筵和他一一鬥法。比時他陰火。剛剛採集到手。尙未煉成法寶。吃我和一位姓姜的道友。用法寶飛劍。連傷他夫妻二人。因此結下仇怨。他在南海。杜門十載。將陰火用千年鱷魚肚。煉成一個袋子。又在海底得了一部邪書。學成了不少妖法。到處找我尋仇。有一次他在黃妙城外。尋着了。我已吃了大虧。險些喪命。多蒙東海釣鼈磯神僧。苦行頭陀走過。因與我有過一面之緣。將我救走。他氣仍不出。非將我置諸死地不可。我萬般無奈。才展轉設法。向鳩盤婆求救。傳了我這破陰火的法術。我明知鳩盤婆。也因這種三星人蚘的內丹。是被他陰火的一個硬敵。想借我爲名。用惡毒之法。將這些東西滅種。但是爲了報仇。和自身利害。也不能不允。先時雖學了許多防禦法術。因那三星人蚘。巢穴就在他所居的近處。他雖知道人蚘內丹。是玄陰水母精華。可以滅他陰火。這千年人蚘。爲數甚多。

又極通靈。一則沒法除去。二則這東西。鎮年潛伏海眼之中。與人無爭。也不會和他爲難。所以平時沒有在意。如一旦知道我要來此採集。決不干休。萬一到時。鳩盤婆所傳法術。爲他所破。豈不自送虎口。爲此遲疑多年。靜等良機到來。再行下手。這日鳩盤婆。忽派一個女弟子傳話。說那厮新近受了鐵傘道人門徒蠱惑。前去侵犯幾個海底潛修的散仙。打算強奪人的珠宮貝闕。交手時弄巧成拙。受了人家重傷。有好些日將息。催我急速下手。眼看功成。便遭毒手。我那仇家。名喚甄海。乃是南宋末年。一個福建的舟子。載客人飄洋浮海。遇風雷舟被浪捲向南海一座島上。那裏天生各種靈藥甚多。雖然得了活命。無有食糧。便以島中草果爲食。有一天。無心中吃了一枝迷陽毒草。原是極熱之藥。爲採補中的聖品。被他誤服下去。立時慾火燒身。忍受不住。仗着食了三年草果。內中不少靈藥。體健身輕。力大無窮。因爲無從發洩。便在海水中泅泳解熱。遇見一支母海豹。被他擒住。這舟子一沾生物肉體。越更興發如狂。當下將那海豹擄上岸來。交合了三日三夜。雖然洩了慾火。人已從此癱倒。不能行動。那海豹居然還有良心。每日給他啣些小魚蝦。與他挨命。同時海豹已有了孕。到第

九年上。生下一子。海豹隨卽死去。舟子因是海豹所生。取名甄海。此子幼稟異質。不但生而能言。而且出沒波濤。行動如飛。由舟子教導。埋了他母親。照樣去採魚蝦草果。與乃父度命。又挨過了十餘年。舟子方才老死。甄海在南海流蕩。忽然遇見異人。愛他質地。傳了他許多道法。才有今日。正說之間。三鳳便接口。將日前來犯紫雲宮的道童形像。和所騎的怪魚說出。問和尚可是此人。和尚答道。正是那厮。不知三位。怎生認得。三鳳又將前事說了。和尚狂喜道。照此說來。我們同仇敵愾。更是一家人了。難怪連日我在此行法。並無絲毫動靜。鳩盤婆明明盡知此事。仍想借我之手。將三星人虜除去。好滅却異日的對頭。害得我差點沒被神雷震死。用心也太機巧了。那厮歸藏袋已破。同黨已死。別的我都能制他。諸位既還不知他的姓名。想必恐他捲土重來。想知他的來歷踪跡。何不伴我三日。等我復原後。同去他的巢穴。將他除了。以免後患。豈不兩全其美。三鳳聞言。首先稱善。金鬚奴見那和尚。貌相雖惡。還不似藏有奸詐。打算趁這三日閒暇。分一人回轉紫雲宮。與初鳳送信。就便看看妖童甄海。日內可會二次來犯。再將初鳳邀來。同去報仇。和尚却力說妖童。自受重傷。尙未全愈。必

俟傷愈。另約能人報仇。此時決不會所有妄動。自己所畏者。祇有歸藏袋。如今此袋既失。已不是自己對手。祇要三人伴他。過了三日。一到便可將他除去。無須再約他人相助。金鬚奴終是持重。起初還當他受了震傷。不能起飛。故此需人相助。後來又說他法寶法力仍在。甄海歸藏袋已失。既是毫無足畏。何以又非三人伴守三日。似乎先言後語。有些矛盾。當時也不給他說破。祇說初鳳是全宮之主。縱然得知妖童踪跡。也須稟命而行。不容不回宮請命。和尚聞言。方自默言不語。金鬚奴又問了他法號。才知那和尚。便是東海孽龍島長風洞的虎頭禪師。在未入紫雪宮前。從初鳳姊妹時。聽人說過。他原是異派中一個有名的散仙。生而禿頭。所以着了僧裝。並非佛門弟子。雖不似別的旁門。專作惡事。手段却也狠辣。因所居與苦行頭陀相近。不知因何事。做得過了一些。被苦行頭陀。制服過一回。適才聽他說起。與甄海狹路相逢。險遭毒手。還多虧了苦行頭陀解救。才得保全性命。大約業已改行歸善。知道根柢。略覺放心。暗和二鳳。做了個眼色。囑他留意。便即起身告辭。往紫雲宮飛去。到了一看。宮外封鎖甚嚴。到了牌坊下面。便難再進。幸而冬秀隱身宮門入口。見他獨自回來。以爲

出了亂子。忙着出接。才得走進。也以為有事發生。一問初鳳慧珠二人何在。說是因為前車之鑒。正任黃晶殿中。同煉天府副冊中所載的一種極利害的魔焰。要三日後。方得完功。當日恰是第二日。法未煉成。不能出殿。如今全殿封閉。誰也不能進見。初鳳行法之時。曾留有話。算計金鬚奴等三人。見了嵩山二友。往返也得一二日功夫。回來如有動作。不過祇隔一日。多一件法寶禦敵。畢竟強些。應用之物。早經採集。起初初鳳。因這種魔法狠毒。沒有急需。不願煉他。自從吃了陰火大虧。恨那妖童入骨。特地煉來報仇。如三人回宮。可少候一日等語。金鬚奴原想。一到便拉了初鳳同走。不想這般不湊巧。偏在這時。煉那魔法。須要候上幾日。這在虎頭禪師。原約三日之後。也不忙在一時。便在宮中暫候。等初鳳魔法煉成。再商奪行止。誰知初鳳行法時。差了一點時候。幾乎白費心力。又遲了大半天。直到第三日子正過去。才將法術煉成。開殿出來。金鬚奴忙即上前相見。說了經過。初鳳自是心喜。因時間太促。不能再延。略談幾句。便留下慧珠冬秀二人。看守門戶。從宮門牌坊前起。直達海面。都用法術。層層封鎖。與匆匆同了金鬚奴。起身前往。到了那座荒島一看。虎頭禪師和二鳳三鳳三

人己都不知去向。金鬚奴回時。虎頭禪師。又未明說甄海所居之處。而且違約先走。其中難免不有差錯。不由大吃一驚。二人一商量。甄海巢穴。既相隔那荒島不遠。除了在附近海中。搜尋外。別無法想。仗着二人都是慣於水行。狎波濤如履康莊。那一帶的島嶼。又不多。尙易尋找。二人在海中。行未多時。忽見前面。有一座大島。近前一看。滿島都是瑤草琪花。珍禽異獸。景物幽秀。形勢雄奇。頗似仙靈窟宅。因水上沒查見什麼異狀。猜是到了地頭。忙卽飛身上去。那島地面不大。方圓不過百里。高處望去。彷彿一目了然。二人分途搜尋。不消頃刻。便走完了一半。一點朕兆俱無。初鳳暗忖。二鳳等。如果來此。必與妖童對敵。絕不會沒有一點蹤跡。就說地方不對。這裏花草。有好些都經過人工佈置。怎的沒個人影。正在焦急。忽見金鬚奴。在左側面山麓之下。用手連招。忙着飛身過去時。金鬚奴已不等人到。逕往山下面的。一個大湖之中鑽去。飛近一看。那湖位置。正當島的盡頭。三面俱有山峯圍繞。寬有十里。深約百丈。清可見底。水中養着許多海豹。正圍着幾道光華。張牙舞爪。欲前又却。已有幾個橫尸湖底。初鳳一見那光華。業已認出是自己人。不暇誰觀。正待飛身而下。金鬚奴已將那兩



道光華帶起。飛上岸來。放在地上一看。正是二鳳和三鳳兩個。被許多形如長帶。又白又膩的東西。綑了個結實。連試了許多法寶飛劍。俱斬不斷。初鳳看出那東西。是純陰之質。恐湖中敵人尚在。不便迎敵。祇得挾了二人。駕遁光先回紫雲宮。與慧珠金鬚奴三人。圍定二女。運用玄功。施展三昧真火。連煉了三日。才將那東西燒斷。所幸二女。神智尚清。服了點丹藥。便即還原。言動自如。一問原因。才知又是三鳳。招惹出來的禍事。原來金鬚奴走後。三鳳便不住朝虎頭禪師探聽甄海虛實。除歸藏袋外。還有什別的寶物。先時虎頭禪師本無機心。便照直說。甄海曾得異人傳授。所煉法寶。俱無足奇。自己此番前去。一則爲了報仇除害。主要還有別的原因。暫時不能明說。三鳳知他必還覬覦甄海的法寶。便和二鳳以目示意。想是被虎頭禪師看出。恰巧金鬚奴和初鳳。又去遲了一步。虎頭禪師在第三日之前。人便復原。他起初不願人多。本是既要需人相助。又恐到時反臉。和他要那朝夕夢想欲得的一部道書。一見三鳳神色有異。起了急智。故意裝作入定。忽然失驚。說甄海已將離島他往。去請能人。時機一失。不但制他不了。日後彼此俱有大禍。自己祇得冒險前往。與甄海拚一死活。

請二女在荒島上。等了金鬚奴。約了初鳳回來。再行同去接應。二鳳因守金鬚奴之戒。還在將信將疑。力持等金鬚奴到來。再行同去。否則便請他說了地方。隨後與他接應。三鳳却是利令智昏。明知其中有詐。偏猜他祇須守過三日。便無用人之處。想一人前去獨吞。再三力說。既是妖童將要他去。你一人勢單。彼此都爲報仇。無須再候大姊。非一同前往不可。虎頭禪師。裝作無可奈何。才行應允。二女也未看出。二鳳知三鳳性拗。攔他不住。又恐三鳳有失。祇得同往。因虎頭禪師說。如能三人同去。手到成功。連催起身。什麼都未顧及。一到海島上。果是日前妖童。出來應戰。二女更是深信不疑。誰知剛和敵人一交手。虎頭禪師。忽然隱去。甄海已自覺察。狂吼一聲。大胆妖僧賤婢。竟敢用誘敵之策。前來盜我仙書。說罷。也不再和二女交戰。逕自飛入湖中。二女當然緊追下去。三鳳聽出虎頭禪師。果有私心。那仙書必是異寶。越發動了貪念。及至追落湖中一看。虎頭禪師已將湖水許開。左手拿着一個玉匣。另一手放出一道烏光。已和一個女子對敵。那女子已受重傷。兀自不退。見甄海飛落。祇喊得一聲良兇。帶水走了。受了這賊禿重傷。且去那邊等你。切莫戀戰。改日再報大仙罷。說完一

道白烟冒過。便即不見。虎頭禪師還想追趕。甄海已紅着雙眼。殺上前去。將他攔住。三鳳見虎頭禪師。手中拿着一個玉匣。也不知他那部道書。到手也未。因為還在爭鬥。便恨不能早些將敵人殺死。好問個明白。偏那甄海。雖在紫雲宮。受傷慘敗。失了重寶。依然還有全身本領。玄成奧妙。幻化無方。不似上次輕敵。一時半時。不易取勝。同時又因那裏是他巢穴。根本重地。不捨丟失。祇管拚命相持。并無退避之意。鬥到後來。忽從身畔。取出一個透明晶球。一脫手。便連人化成一團黃光。直往三人頭上飛去。二鳳三鳳的法寶飛劍。竟失功效。祇能圍在黃光之外亂轉。不能抵禦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黃光業已罩臨頭上。那虎頭禪師。一味敷衍應敵。原為誑他這粒身外元丹。一見誘敵計成。心中大喜。忙將長袖一抬。飛出千百道細如遊絲的紫光。往那團黃光射去。二鳳三鳳。見黃光臨頭。方覺一陣心慌神迷。那紫光業已射入黃光之中。祇聽浙浙連聲。黃光立時縮小。祇如碗大。接着又聽一聲怪嘯。一道青光。直往那座宮內之中飛去。虎頭禪師。早已防到。手一抬。先將那團下落的黃光收去。也化作一道青光。從後追趕。轉眼同入宮內。容到二鳳三鳳。心神稍定。想追時。那座宮門。業已緊閉。將二女

關在外面。不得入內。惱得三鳳興起。連忙指揮空中法寶飛劍。上前攻打。那座宮殿。也不知何物製成。異常堅厚。二女飛劍法寶。攻上前去。眼看光華飛繞中。黃沙如雨。祇管破碎。却是不易即時攻破。待了一會。宮門自開。虎頭禪師。笑容滿面。飛身出來。二鳳便問妖人何往。虎頭禪師道。仇敵已誅。大功告成。全仗二位道友相助。異日有緣。再圖重報吧。說罷。便要走去。三鳳本恠着那部道書。此時又見他胸前袈裟鼓起。猜是又得了什麼寶物。便沒好氣攔道。禪師且慢。適才我見你。得了一個玉匣。是那部道書。可容借我一觀麼。虎頭禪師早已看出。三鳳心懷不善。祇爲人家相助一場。如無二女。怎能分身入宮盜寶。不願恩將仇報。打算就此別去。見三鳳不知進退。滿臉俱是怒容。料知善說無效。再加適才見二女法寶。也頗利害。念頭一轉。猛生巧計。便對三鳳道。道友要觀此書。這有何難。說罷。一面裝作取書。一面暗中行法。三鳳眼巴巴看他將玉匣取出。正要去接。猛見虎頭禪師。把手一揚。數十道光華。劈面飛來。二女方知不妙。想用飛劍抵禦時。身子一緊。便被那數十道光華。將身纏住。倒於就地。耳聽虎頭禪師道。道友起心不良。我不能不先發制人。早晚你那同伴。必會尋來救你。且

在這裏安臥一時吧。說完便即遁去。甄海因是海豹所生。原養着許多海豹。宮門一開。便即紛紛擁了出來。看見生人。如何肯捨。還仗二女飛劍。沒有收起。雖然身子被綁。不能言動。神智尚清。一心還想用飛劍。斷綁脫險。那些不知死活的海豹。上去一個死一個。餘下的不敢上前。祇在左近咆哮。直等到初鳳金鬚奴到來。才將二女救回宮去。那逃走的女子。正是甄海的妻子。鬼女蕭瑋。本領雖不如甄海。却極知進退。起初甄海去犯紫雲宮。曾經再三攔阻。說自己在南海修煉。烏宮水闕。仙景無邊。大家同是修道的人。何苦貪心不足。侵害人家。一個弄巧成拙。豈不求榮反辱。甄海受了鐵傘道人門徒的蠱惑。執意不從。及至在紫雲宮海面慘敗。失了重寶回來。蕭瑋越知不妙。力勸甄海斂跡。閉門不出。甄海那裏肯聽。這日見虎頭禪師。帶了二女。前來叫陣。仇人尋到。分外眼紅。立時出去迎戰。蕭瑋頗有機心。算計仇敵來者不善。善者不來。他夫婦除這座水闕外。附近島上。本還有一座洞府。甄海一出去。忙將那部道書。從玉匣中取出。交與兩個幼子。帶往別洞。以免事敗。爲仇人所奪。剛打發走了二子。正要準備出宮助戰。虎頭禪師。已抽空潛入宮中。盜了那玉匣便走。蕭瑋將那玉匣。留在

宮內本爲誘敵。使來人心願既達。容易退去。當時故作不知。直等虎頭禪師。出了宮。才行追去。原想與丈夫會合一處。再行應敵。誰知虎頭禪師。心辣手狠。因爲以前吃過甄海苦頭。這次前來。煉了好幾件利害法寶。盜書之時。因恐二女祇能絆住甄海。未必能是對手。所以急速退出。一見蕭瑋追來。忙卽回身應戰。一交手。便用飛鉢。斷了蕭瑋一隻右臂。接着又打了他一菩提釘。蕭瑋雖受重傷。因上面敵人還有兩個。結局不堪設想。心中愜記二子。當時逃遁。又恐引鬼入室。玉石俱焚。祇得咬牙忍痛。勉強支持。幸而爲時不久。甄海便發覺敵人鬼計。捨了二女。趕回。蕭瑋料知甄海性情剛暴。不會就退。自己委實不能再支持下去。便略爲誥誡了幾句。隱身遁去。痴心還想甄海。真個抵敵不住。總不會知難而退。他又長於玄功變化。逃走不難。回到別洞。略用了一點丹藥。忙卽忍聲行法。將全洞封鎖。準備甄海回時。萬一敵人追來。也好敵禦。誰知甄海。劫數已到。急急攻心。竟將身外元丹。放出去與敵人拚命。身遭慘死。連元神都被虎頭禪師。用誅魂收魄之法消滅。蕭瑋待了一會。傷處毒發。越更沉重。連服靈丹。終不見效。望着二子垂淚。等了一日。夫妻情重。冒險出視。回到宮中。見了甄海。

遺體。一慟幾絕。祇爲二子尙幼。終日忍着痛。苟延殘喘。傳授那部道書。祇傳了一多半。實在痛苦難支。精血業已耗盡。祇得自行兵解。臨終以前。再三囑付二子。將道學成以後。必尋了虎頭禪師。與紫雲宮一千男女。報仇雪恨。那二子便是現在被困在凝碧崖。六合微塵陣內。本書七矮中的南海雙童。甄良甄兌。因了這一場因果。三方面結下不解之仇。以致日後七矮大鬧紫雲宮。金蟬石生。全仗雙童相助。巧得天一真水。才能融化神泥。開闢五府。這且不提。初鳳姊妹。回轉紫雲宮後。又修煉了多年。道法越更驚人。便分別出海雲遊。積修外功。起初打算建立一點天仙基業。用意原善。誰知衆人福命有限。祇初鳳和金鬚奴努力。不能挽回運數。加上所學道法。又非玄門正宗。三鳳冬秀。常時在外惹事。任性胡爲。有過無功。金鬚奴二鳳。又早失了元陰。諸多阻滯。二鳳三鳳。更記着虎頭禪師前仇。屢次前往報復。仇未報成。反展轉結下許多冤家。中間也不知經過多少險難。初鳳爲助二妹。無心中也鑄了兩件大錯。這才知道仙業無望。凡事難以強求。於是翻然改計。決心祇作一個海底散仙。便誥誠衆人。從此不准再問外事。專一整頓珠宮貝闕。把一座紫雲宮。用法力重新改建。又從十洲

三島神仙聖域。移植來了無數的瑤草琪花。收服馴養了許多的珍禽奇獸。在宮前設下魔陣。海面加了封鎖。以防仇敵侵入。另由後苑宮門。開了一條長逾千里的甬道。由地底直達一坐海島的地面。一層層俱有埋伏。無論仙凡。莫想擅入一步。並將昔日在外面物色來的弟子。一一派了執事。分任煉丹。馴獸。鋤花。採藥之責。初鳳自爲全宮之主。更是不在話下。滿意以爲海腹潛修。別有世界。長生不死。誰知天下事。往往微風起於蘋末。出人意料。一輕種因。終必收果。任你用盡機心。終是徒勞無功。如照當時的紫雲二女。閉門不出。全宮深藏海底。佈滿天羅地網。勝過鐵壁銅牆。是也。侵犯不了他們。偏巧又在閉中。生出事來。紫雲宮那般警備森嚴。衆人意猶未足。這日初鳳升座。按察全宮諸仙史的職司。偶想起那條上通地面的甬道。本質多半原來石土。雖經法術祭煉。無殊玉石。到底尙欠美觀。又聞人言。甄海二子。甄良甄兌。立志給他父母報仇。從一位散仙門下。學了地行神法。透石穿沙。如魚行水。雖說這兩人。曾說要找虎頭禪師尋仇。這原禍始。難免不來侵犯。縱不足畏。這般堅固的甬道。被人侵入。也是笑話。見近宮一帶海底。所產的珊瑚鐵晶彩貝之類甚多。打算採集了來。用



法術煉成一種神沙。將那條甬道重新築過。那甬道長逾千里。縱是玄門奧妙。築起來也頗費心力。算計宮中執事人等不少。異日甬道築成。各層埋伏。均須派人主持。恐到時不敷使用。便命金鬚奴夫婦。三鳳慧珠冬秀五人。分頭出海去。各自物色一個有根器的少年男女。度進宮來備用。五人領命之後。初鳳便率了宮中諸仙史。儘量採集應用之物。建下五行鐘鼎。等去人一回。便即開始祭煉。不消三月功夫。二鳳慧珠冬秀。每人俱尋了一個有根器的男女。回宮覆命。祇金鬚奴和三鳳。因為選擇太苛。並無所獲。恰巧這日。二人在雲貴交界的深山中。無心相遇。彼此一談經過。才知打的是一個主意。因未出家而有根器的少年男女。尋覓不到。想在名山勝境中。尋一個已經學道未成之士。收伏回去。正在互商如何進行。忽見一道光華。擁着三個少女。慢騰騰。從前面峯側飛過。似要往上升起。二人一見。知是業已成道的元神。如能收了回去。勝似常人十倍。見他飛升遲緩。看出是脫體未久。所以覺着費力。祇要飛行些時。不遇見外人侵害。一經掙扎。升出雲層。便憑虛上升。直入靈空天界。完成正果。二人存身之處。本已甚高。這光華中的女子。更高離地面。不下千丈。再升千餘丈。便無

法能制。這類事如被正派中仙人遇見。不但不去害他。反要飛身上去將護。助他脫險上升。三鳳爲人任性。自私之心太重。那管對方多少年辛苦修持。把容易脫體飛升。完成正果。一見時機瞬息。也不和金鬚奴商量。手一揚。劍光先飛出手去。打算逼迫那光中少女降下。那少女見有人爲難。知道是命中魔頭。益發奮力上升。三鳳見飛劍飛近少女面前。爲獲身靈光所阻。無所施功。眼看少女。又飛高了數十百丈。知此女道力不淺。稍縱即逝。眉頭一緊。頓生惡念。口喊一聲那女子。還不投降。休想逃走。接着便將所煉魔砂取出。朝少女打去。這魔砂乃近年三鳳在外雲遊時。曠了初鳳。也不知費了多少心力。才得煉成。與初鳳昔日爲報頸海之仇所煉。大不相同。除善於污毀敵人的飛劍法寶外。差一點的仙人。被他沾上。重則神迷昏倒。任人處置。輕則也要打落多少年的道行。那少女平時法力。雖然高強。這時一個甫行脫體飛升的嬰兒。如何禁受得住。還算那少女。見聞廣博。知道這種魔砂。利害無比。一被打中。不但一樣身落人手。異自再想飛升。又須借體還原。再行轉劫。受諸災劫。把這多年石中苦修。付於流水。豈非更加不值。明知敵人。逼迫歸順。不懷好意。無奈已萬分緊迫。再不

當機立斷。所受更慘。莫如拚着再受數十年辛苦。把所煉護身靈光毀去。以免損及元嬰。想到這裏。三鳳的魔砂。已變成萬千團黃雲紅焰。風捲而來。少女一見不妙。眼含痛淚。把心一橫。運用玄功。把那護身光華。化成一。道。徑天彩虹。迎上前去。將來的雲焰攔住。口裏連喊道。友高抬貴手。容我下來相見。說時。那護身靈光。一經脫體。少女的身子。便不似先前遊行自在。飄飄蕩蕩。御着風降落下。三鳳見魔砂飛上前去。竟被一道長虹攔住。正暗驚少女僅是一個甫行脫體的嬰兒。竟有這般神奇的道力。仍聞少女已在答話。離開光華。自行降落。才知他是恐怕毒砂。傷了元嬰。見有降伏之意。不由動了惻隱之心。連忙飛身上去。將他捧住。接了下來一看。那少女降至中途。回望空中彩虹。爲魔所污。業已逐漸減退。即使敵人應允放行。已不能即時飛升。心裏一陣慘痛氣憤。業已急暈過去。金鬚奴見三鳳行爲。如此可惡。委實看不過去。知道這種初脫體的元嬰。一任他平日道力多高。此時也是至爲脆嫩。什麼災害。都禁受不起。恐不知怎樣調護。再傷了他。先取出一粒玉柱中所藏的靈丹。與少女塞入口中。然後輕輕喚道。道友莫要驚恐。我等並非異派中的惡人。要借道友的元神。去煉

什麼惡毒法寶。乃是宮中需用幾位根骨深厚的男女。相助辦一件事。我同這位三公主。奉命物色。因喚道友降落不聽。一時情急使用神砂。原想逼着道友降落。並無惡意。道友胆小。喪了護身靈光。如今再想上升仙闕。已非當時所能。不如隨我等回轉紫雲宮海底。同享散仙奇福。宮中現有固元靈膠。道友無須借體。便可復原。須暫助我們些時。祇不過遲却數十年飛升。異日遇見機緣。道友仍可成仙業。豈不是好。少女聞言。猛想起昔年師祖曾說。自己福薄緣慳。雖仗性行堅潔。向道虔誠。可以人定勝天。但仍有兩次重大災劫。經過之後。還要多立外功。始能飛升。後來冤遭無辜。在石壁中。幽閉多年。一意苦修。微倖修就元丹。脫體飛升。當是因禍得福。誰知仍會遇見這種天外飛來橫禍。可見是有前定。無法避免。想到這裏。心略一寬。睜在雙目一看。自己備一個女子託住。旁邊還立着一個仙風道骨的美少年。正在慇懃勸問。這一男一女。離是一路。那男的。却是一臉正氣。反不似那女子。一望而知是左道旁門中人。身落人手。祇好聽其自然。一切委之命數。便答道。這也是我仙緣淺薄。命中該有這一場劫難。此番隨了二位道友回宮。祇在修道人本分以內。爲奴爲僕。俱所甘願。不過

事要約定。此劫不過五十年。日後機緣到。多由我自去。不得強留。如今我護身靈光已失。原來軀殼又燬。本打算借體還原。未必能尋着好的廬舍。適才道友所說的固元神膠。也須賜我一用。否則既遭羅網。祇好任憑二位。寧可形神消散。也不能奉命了。三鳳見那少女元嬰長才三尺。光彩照人。說話不亢不卑。委屈盡致。不盡心折。暗忖五十年期限雖短。祇他肯相隨回去。有宮中那般好的景物享受。還怕羈縻他不住。況且他本身軀殼已失。又不願借入形體。雖有固形靈藥。難道除元神之外。又煉成第二元神不成。樂得買個慷慨。應允了他。便答道。我一時莽撞。誤發神砂。壞了你的靈光。歉悔無及。我那紫雲宮。深藏海底。在三十六洞天以外。自由自在。享受無窮。珠宮貝闕。仙景非常。既願相隨同歸。足見明識大體。至於五十年後。任你自己去之說。雖非我等所願。有了這五十年功夫。宮中新收諸人的道法。想已煉成。留固可喜。去亦無妨。適才祇說你舊日廬舍還在。既已失去。想已火解。宮中不但固元膠甚多。還有天一真水。和各種靈藥異寶。此去定然有益。祇管放心便了。那少女聞言。含愁謝了。仍不下地。就再三鳳懷裏。

這後面如將相書  
意失去無不送押金

版權  
所有  
不准  
翻印

蜀山劍俠傳 第十四集

民國廿五年七月出版

實價大洋六角

(外埠酌加匯費)

編輯者 還珠樓主

印刷者 天津文嵐簃印書局

北平總發行處 新華書局

天津總發行處 大華書局

法租界

福竹斜街

天津發行者

萃

方

軒

桂林書局

大業書局

夢花室

南洋書店

天津書局

東亞書局

博古書局

記書局

世界圖書局

天風報館

廣益書局